

域外文人日記抄



\$.70

麻蟄存編譯

域外文人士日記抄

天馬書店印行

域外人文日記抄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月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再版

實價大洋七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編譯者 施 蟄 存

發行者 韓 振 業
北江西路三六八號

印刷者 天馬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北江西路三六八號 天馬書店
分發行所 各省特約所各大書坊

序

自從文學革命運動以來，我國新文學的第一個成績是新詩，其次是戲劇，又次是小說。在這十六七年的時期中，這三者都有了很好的發展。而美文之被重視，則是最近一二年間的事。這個現象，據我的愚見看起來，是自然的，並且是好的。

這裏所謂美文（*Belle Lettres*）即我們普通所謂散文，隨筆，小品之屬的文學作品。在文學的範圍內，美文常常與詩同處於凌駕一切的地位。這並不是由於一種傳統的觀念，以為詩是戲劇的前身，而美文是小說的前身，所以尊重牠們的。這實在是因為第一，在創作的技巧上，詩與美文比戲劇與小說更需要精緻（*Delicacy*），第二，在本質上，詩與美文又比戲劇及小說更是個人

的 (Individual)；所以從文學的藝術價值這方面看起來，美文與詩是應得有牠們的崇高的地位了。

日記是美文中的一支，並且是最足以代表美文的特色的。其他的文學作品都是預備寫給別人看的，而惟有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其他的文學作品大都是寫別人的事情，而日記則完全記的自己的言行思想。其他的文學作品是宜於早日印出來的，日記則最好是永遠沒有印行的機會，否則，宜於在作者死後儘可能延緩的時期中印行出來的；從這幾點上看起來，日記豈不是一種最最個人的文學作品嗎？

因為是最個人的，所以牠的寫作技巧也與其他的文學作品不同得多。我們在寫論文的時候，所要注意的是闡釋 (Exposition)；而日記是不需要闡釋的；我們在作小說的時候所要注意的是刻劃 (Description)；而日記是不需要刻劃的；我們在寫其他一切散文的時候所要注意的是文體之明白暢達，辭藻之風華典雅，而這些又不是作日記時所必要的。

可是雖然不要闡釋，不要刻劃，但是我們在中外名家的日記中，往往看到寥寥的數語，實在

已盡了闡釋與刻劃的能事，對於文體及辭藻也一樣。雖然作者無意於求工，然而在那些簡約質樸的斷片中，往往能感覺到卓越的雋味。所以，從這幾點上看起來，可知日記的寫作技巧是與戲劇及小說之類完全不同而更需要一些精緻的。

寫日記的動機也與寫戲劇及小說之類的文藝作品的動機不同。倘若必須要斷言一種寫日記的動機，那麼最適當的還得歸之於「習慣」。是的，寫日記完全是一種習慣，除了「習慣」這個理由之外，我們對於寫日記還有怎樣好解釋呢？

憑着這種習慣，人們每天寫着他的日記。在晚上，臨睡之前，隨意地寫幾句，把一日來的行事思想大略地作一個記錄。因為並不是預備給別人看的，所以文字不必修飾，辭句不必連貫，而思想也毋容虛偽了。所以日記這種東西，當作者正在繼續寫記的時候，是祇對於作者個人有價值的；必須要作者死後，為人發現，被視為作者的文學遺產而印行之，牠才成立了文藝的價值。

因此，我們可知，日記是不能由作者當作文藝作品似地隨時發表的。可以發表的日記，大多不是真實的日記。但是，因為人往往有一種好名之心，所以不發表的日記也未必一定是最好的。

記錄。如我們讀曾國藩求闕齋日記及李慈銘越縵堂日記之類，總感覺到他們在寫記的時候，早已注意到將來的讀者了。所以，在這些日記中，我們非但在技巧上找不出日記的特點，並且在所表現的思想裏，也很可懷疑這是作者的虛飾。這種日記，無論牠在別方面的價值如何之大，但在文學上的價值是很低微的。

本編選譯了歐美日本七個近代文人的日記，就是注意於上述的標準而選定的。在這七個人的日記中，讀者顯然可以看得出，託爾斯泰是完全將他的日記冊當作備忘簿用的，他每天將他預備要寫的論文材料及小說結構都順次分段地記錄下來，以爲應用時的參攷的。曼殊斐兒則純然以一個女性的藝術家態度來忠實地記錄她的文學上的感想及她的肺病時期的心理，喬治·桑的這份日記則完全是熱情而忠誠的戀愛苦之自白了，所以這七個作者對於寫日記的目的雖然不同，但是他們都是爲自己而記的。

因爲日記純粹的個人的作品，牠不需要連貫的字句，所以日記之特點往往就存在於牠的許多斷片之連續處。自來選錄日記者往往忽略了這一點，他們在選錄一個斷片之後，常常因爲

下文所記錄的事情不在選錄對象之內，或不免枯燥無味這無理由而刪節了。這就是不能表達了原作的特點。我們往往需要在這種不相關的兩個斷片的連續中，看出作者在寫記時的思想轉移的痕跡。所以本編所選譯的七個人的日記，完全照原本選譯，一點也未刪削，以存其真。

日記的體裁，約有兩種：一是排日記事的，一是隨筆式的。但是排日記事的當然是日記的正體。所以本編中除選錄果庚日記一種以代表隨筆式的日記之外，其餘都選錄了排日記事的日記（喬治·桑日記一種其實也是例外，不過因為牠既繫有年月時日，姑屬於此）。

域外諸國近代文人，有日記遺世者，非常之多，可惜譯者一則見聞有限，二則藏書未富，所以祇在這裏選錄了七種。其他如法國茹爾·核那爾的日記三大卷的原文迄今尙未買到，不能選譯一部分編入本書，殊爲遺憾，因為這乃是近年來出版的最好的一部日記文學也。譯者很希望他日能有將牠全譯問世的機會。

二十三年八月十九日施蛰存記

目次

序	一
曼殊斐兒日記	一
倍耐脫日記	二七
託爾斯泰日記	六七
喬治·桑日記	一〇一
果庚日記	一四一
洛克威爾·肯脫日記	一六三

有島武郎日記

.....

曼殊斐兒日記



影 小 者 作

曼殊斐兒 (Katherine Mansfield 1886—1923) 現代英國女作家；批評家

佐

墨雷 (John Middleton Murry) 之妻。她的短篇小說有俄國柴霍甫的作風而更加以女性的纖細，是充滿了藝術氣分的作品。小說集有「德國公寓」，「祝福」，「園舍」，「鴿巢」，「稚氣集」等。日記一卷，係死後其夫墨雷爲之整理，印行於一九二七年者。今茲所譯即其中之一部分。

一九二〇年

一月一日 J（註一）預備動身了，火爐邊烘着服裝，爐櫃上烘着那白色的短襪。盤裏盛着橙子和雨水晶瑩的葉兒——桌子上放着一盒紙牌。天在下雨，可是還暖和。水仙花正是含苞未放。我們在門邊逗留着，L.M.唱着歌。

一月二日 J到倫敦去了。屋子裏很空，很靜，我整天的害病——精力消損了。下午竟伏在我的工作上睡熟了，以至錯過了郵差。我心裏實在不想睡啊。今日無信。晚上那幅貓畫顯得怪可怕的。

一月三日 一個沉重的木材的擔荷。寄發評論。寒天。S小姐來——興致索然。她打着呵欠又復元了。風雨甚狂烈。夜夢魘見了，他與我「分離」了。S小姐講到鬱金香花，但她的聲音總老是那麼大驚小怪的；她的靈魂的線索全都抖亂了。

一月四日 寒冷，潮濕，有風，可怕的天氣。整天的抵抗着這種壞天氣。精神萎頓極矣。D來飲茶；但這亦沒有什麼好處。工作了一些了。來了兩個電報，這是他約好了的。我不能寫作，水仙花開了，怪柔弱而慘白的。天上的黑雲推開去了。

太陽光立刻照了進來，我便復元了——我的煩躁又發作了。我恨那海。除了寫文章以外，簡直沒有事情好做。但這可怕的孱弱使我舉起筆來也好像舉起一個行杖一樣的重，我怎麼能寫作呢？

一月五日 白茫茫的夜色。上午三時決定D是一個殺人狂。確定了這個主意。開始我的小

說「晚春。」今日天氣悽寒。譯柴霍甫竟日，然後寫我自己的小說至晚十一時。安娜來。我們用英語當着她的面談論她。無信件。郵局罷工。安娜的鞠躬及天鵝絨外衫。

一月六日 今日昏冥，看不見一點青空；海濤奔躍；空中發着沸騰似的喧聲。夢見那些死於
Anipneuvonia 的貓。上午八時，心臟跳躍。可怕的日子。一刻兒都不能安寧。不能寫作。晚上，把我的床換了一個方位。五時我以為我正在大海裏被拋擲着——永遠地。N. B.

一月七日 在廊下偃息。我不需要一個上帝，使我向他祈禱或懇求，但我需要一個上帝來分享我的幻象。今日下午，雨後看櫻草。我不要什麼人跳舞起來，揮着他們的手臂。我祇要能感覺到他們也看見就是了。

一月八日 天色昏黑。全日如在地獄中。什麼事都不能做。飲白蘭地酒。決心想不哭的——

而竟哭了。孤寂之感真是可怕的啊。倘若我不能有所逃避，我真將死了。憂傷來襲，遂致嘔吐，暈眩，寒冷。唉，我必須設法掙扎過牠才好。

一月九日 又是一個昏黑的日子。下午，福斯脫來，贊成我必須離開此地才好。斷斷續續地竟寫成了一段文章。打碎了錶面的玻璃。晚上，L.M.和我覺得有數年來未嘗有過的友愛。我不能休息或睡覺。大海的喧吼聲真是不易禁受的啊。

一月十日 費了一晚的工夫，又寫了一段。幫助我，上帝啊！L.M.入室，說我已遲睡了半小時。其實寫文章正該在這時候。與L.M.談我們的友愛已經回復了——與回復到從前的老樣子。想出了一篇「流亡者」。(註二)可怕的憂鬱之夜啊。

一月十一日 作文，從九點半到夜半後一刻，除了因喫東西而停止以外，未嘗休輟。把小說

寫完篇了。然後就枕，興奮得睡不熟，直到五點半。大海中，沉溺者的亡魂終夜嗚咽着。我想起平生一切瑣事，而這些事情都很生動地顯現在目前了……這些都是我畢生最壞的日子啊。

一月十二日 寄出小說，並發一電報。甚疲懶。海濤終日澎湃不已。這個苦惱之杯什麼時候才會離開我呢？啊，苦痛啊！我睡不熟。我躺着，回想着以前的生活……

一月十三日 今日天氣很壞。海岸上籠罩着一陣怪奇的煙霧。下午，緩步園中。我覺得非常衰弱，永遠好像是要偃仆下來似的。曾試想作文，却竟不能。六時即上牀。夜夢魘甚可怖。

一月十四日 福斯脫來說我的肺部顯然已好了些，但必須絕對休養兩個月，並且不能散步。我已得到一個「較大的機會」。午夜鐘聲大作。眼痛，不便移動。夢見B，她將她的孩子交給我照顧。

一月十五日 坐室內終日，靜看白晝移換爲暮夜。爐火如金黃色之牡鹿。常常沉思於既往，夢想之不已。木棉樹已轉黃了。今夜，大海甚寧靜。郵局罷工，沒有信。

一月十六日 作評論，即送發之。倚坐牀上，作文。今日就浴。天氣甚可愛。我應該工作得勤奮一點。晚間開始寫我的新短篇「一個奇怪的錯誤。」（註三）郵局仍罷工，信件電報均不通。通宵未入睡。我的在倫敦的生活好像是很遼遠的，而且全部像個夢。I. M. 講談着她兒時的生活。

一月十七日 郵局仍罷工，無信件，無電報。把舊信撕毀及整理了一回。當「我的愛人我的妻！」這些字飛進了一個人的胸中的時候，不由的感覺到一陣苦痛。啊，何等苦痛啊！牠會不會永遠是這樣的呢？晚間靜臥，獨聽萬籟。似有二男子謳歌聲——一作次中音，一作上低音。接着那些沉溺者開始作聲了。

一日十八日 無信件。郵局仍繼續罷工。天氣甚好。但於我有何好處！我是一個殘廢人。我的生命全消度於病榻上了。晨讀莎士比亞。我覺得我今天真擔受不住這樣的寂靜。我給種種思緒所縈擾了。

一月十九日 無信件或報紙。V來；V太太及S小姐均衣白色。「我真麻煩你了，墨雷太太，還有那些花費使我——比你倘如死在那裏更着急的。」（註四）女人們面對着花真是怪可愛的——即使是S小姐。我有一種對於「喧嚷與清淨」的煩躁。這真是可怖得很。

一月二十日 洗髮，L. M.外出終日。我一人在家——天氣好極。我在園中遊散……有一舟，揚白帆，儼然行水上。外衣忽失去。室內爐火及晝夜的交光，一切都非常美麗。「再見。」現在才相信我們要走了，而且這是平安的。

一月二十一日 終日如在夢中。V之髮，手杖，短褂，牙齒，領帶——都該記着。「用一句土話來說，我實在厭倦了。」旅程——花——這裏的女人們，琴妮的黑緞子圍巾和珠別針。這異常的清淨使我變成爲一隻貓。

（本日曼殊斐兒離去喀賽達，而遷入曼通城中一私立病院中。）

一月二十二日 見到醫生：乃是個蠢人。喀賽達被遺棄了：微風吹着，百葉窗關着，木棉樹變黃了。今日早晨甚疲倦，心跳，甚苦之。下樓喫飯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這裏的人倒是很誠樸的。

一月二十三日 看了兩個醫生——一個是驢子，還有一個也是驢子。在窗邊消磨了一日。天氣非常晴朗可愛。但我終日在想工作一些，而終於不能動手。晚上又觀可怕之夢魘。

一月二十四日 表親已來看我，帶了一頭小狗——一個叫人怪歡喜的畜生。今天仍舊有那種失望的希望，想工作一些，但不能工作。我想作一篇批評「」的文章已經有九次或十次了。結果終覺得身子很疲倦，攔了下來。

一月二十五日 這裏的喫飯真是一樁可怕的事。我好像在那裏坐了好幾小時，那些人又這樣醜。然而，感謝上帝，我現在才在這裏有了存在，在火車的聲音中，在郵件寄遞到的時候。

一月二十六日 覺得不舒服，疲倦，發冷，肺部痛楚。這是因為我不工作的緣故。因此一切都顯得如在夢魘中。我的脾氣這樣壞！我覺得我是很可憎厭的，而且我竟改不好。這是一種很壞的感覺。

一月二十七日 那施行按摩術的婦人一點也沒有什麼好處。我在這裏的生活是很奇詭

的。我愛我的寬大而通氣的房間。但要動手工作却又如此之難，在我的意志的背後，我是很悲慘的。但這些時以來，我總是思索着我的哲學——個人的失敗。

一月二十八日 我將不會記得今天經過了些什麼事情。這正如一片空白。在我生命之終盡時，我將需要這樣，我將渴望着這樣。今天有一個新月，這是我所記得的。但今天有什麼人來，或我做了些什麼事情，——這一切全都忘掉了。這祇是失去了一日；鈎消了的一日。

一月三十日 我整天的想工作，可是總覺得疲倦已極。說不定這是按摩的關係。琴妮來看我，帶了她的小狗來送給我。

一月三十一日 換到這個房間裏來了。我看中這個房間。這裏比較的更舒服些，而且祇有一張牀。

二月一日 我這房間真是可怕的。聲音很繁不停的聽到喃喃喋喋的聲音。好像這是一個沒有門的房間。法國人一點不留心他們的說話多麼繁響，這一點我真恨他們。躺在牀上覺得很不舒服，但我並不爲此而有所掛念。這裏的食物實在太悽慘了：沒有好喫的東西。晚上想起老喀賽達，真像發了瘋。種種聲音與說話與那些似真似幻的朦朧中的印象啊！

二月二日 孔妮借琴妮來，帶來一段關於我的書的短評。（註五）我又去採了許多花放在房間裏。看戀愛的掌紋。祇要我緊守着不放棄，戀愛總會勝利的。牠會得排除一切而得到最後之勝利的。

二月三日 小步園中，看見那些憔悴的紫羅蘭。棕櫚樹真是美極。我覺得戀愛一株樹了。山茶花是一種可愛的花，但人們却永不對牠表示滿意。

二月四日 可怕的日子。我整天的躺着，半醒半睡地在這新方法中消磨時光——聽着種種聲音。

二月五日 坐了車到外面去溜了一趟。一路上都很高興。那房屋和那女孩子不能工作。又睡了。骨節痛楚得很。可怕的聲音煩雜的屋子啊！看見一株橘樹，顯現在青空中的一個很精美的形象啊！當菓子成熟了的時候，菓子便變成枯黃色了。

二月六日 今日決定寫兩本書的批評，並開始寫「第二次救助」。今日看了一個蠢醫生。Diddle-dum-dum-dee！他唯一的吩咐就是鱉魚！擲！揄諂！媚！阿諛！簡直是匹蛙！Vons Ponvez Vons Promener（你不妨去散步一下。）說謊的傢伙。棕櫚樹。批評沒有寫完；但沒有關係；隨牠。

二月七日 滿屋子的喧聲。神經衰弱得可怕。裁縫和她的送花給我的小學徒同來。今日洗

浴——但這一切都在非常匆遽中過去了。做了一個怪夢。「她是一個蒙着月光的人。」喬治·桑（註六）——*Ma Soem*.（我的姊姊——法語。）

二月八日 到花神別墅。在園中，和那不幸的女人同躺在堅硬的長櫬上。那西班牙錦緞的衣服——那日光治療器。琴妮主張我搬到那裏去住。歸來後，就把這些事情愉快地寫信告訴了。我是第一次想到我該加入天主教禮拜堂。我必須得到一些東西。

（此後不久，曼殊斐兒即離去私家醫院而遷居花神別墅，與其表姊蒲香女士及其好友福婁頓女士，此兩人之悉心調護，使曼殊斐兒之病狀大有起色。）

煩 憂

郵差遲來了。她按着鈴問着那句老話 *Deja Passé?*，（已經過來了嗎？）於是聽見那句老話「*Pasencore, Madame.*」（還沒有來，太太。）後來阿爾芒終於拿了一封信和一些報紙

進來。她看着那封信。於是這情形又發生了，她又覺得好像有一陣可怕的震動和顫抖。她底心跳躍着。她倒在牀上。她開始哭泣起來，不能自止了。

第一次鐘聲鳴了。她起身來，穿衣服了，啜泣着，而且覺得冷。第二次鐘聲響，她坐下來，打硬了心腸；她底喉嚨痛着，痛着。她厚厚的敷了粉，於是下樓了。在電梯中：「阿爾芒，給我雇一部車，兩點鐘。」於是她在燈燭輝煌，人聲鼎沸的大廳中留駐了一小時又一刻鐘，飲着酒，以遏止悲哽，同時看着那些動物誇獎着食物。那些侍者到處的替她拖椅子，送食物。這都不中用，她離開了那裏，走上了樓，但這也天數。她可曾有一個家嗎？她有過一頭小貓嗎？她曾做過什麼人的妻子嗎？這一切可是都過去了嗎？

她穿著停當，下樓去走進那可怕的大廳中，因為在那裏，許多人飲着咖啡，她不敢哭了。一個老御人駕了一輛小馬車來了。她坐進了車：「到郵政局去！」啊，這些小馬車啊，在這車子裏她曾經過了些什麼事情啊！那用鈕扣扣住的藍色的夾裏，那藍色的羈繩和象牙的流蘇，這一切的東西啊！她向後靠着，揭起了她底面網，揩乾了她底眼淚。但這也沒有用處。郵政局裏擠滿了人。她只

得擠在一長列的人羣中，在許多從她肩膀上高聲地叫喊着可憎的人羣中，等候電報。現在，那裏去呢？到藥房裏去買一劑揮發鹽。當那醫生配藥的時候，她交叉着手，在那鋪子裏很快地來往。往地漫步着。那是一盒固齡玉牙膏。因此想起了他，他在她底房裏講到泡沫，他說他要離家了。四
法郎七十五生丁。

她買了那混和劑，當時就服下了，現在，那裏去呢？她坐進車裏——那老人倚着車的——她說不出什麼話來。忽然從對面的路梢頭上，法郎雪思在走過來，好像很嚴肅的樣子。她穿過街來，握着她底手說道：Doro Crutias。她沉默了一會兒。於是她忽然說道：「去，現在去看看墨克拉侖罷。我們現在就決定了罷。」她們在一間很靜寂的，陳設着許多書籍與顏色黝黑了的古畫，和髹漆得很高貴的木器的屋子裏等候着。法郎雪思出去作了一次預備談話，於是回進來和她一同走進了那醫生底房間。他是個很矮，很枯瘦的老人，養着兩撇截齊的鬚子，兩個眸子發着棕色。房間裏生着一爐火，到處都是書，也是些德國書。當那時間很長將很長的很仔細的習慣了的診視又在舉行的時候，法郎雪思一直等候着。那醫生表示着無窮的痛苦。當他診視完了，吩咐她穿著

衣服的時候，法郎雪說：「醫生，這是我生命中的希望，要醫好這位——我的小朋友。你必須給我保全她，你必須讓我和她在一處。」停了一會兒，那醫生沉思了一下之後，說道：「我想這是最理想的了，她不能和你在一處的。她是不能禁受一些聲音，也不能永遠地看見他所憎厭的人的。她的神經非常之銳敏，而她底病——這樣長久的交情，使她的病加重了一千倍呢。」他很沉靜，嚴肅，又溫雅。啊，祇要他們能夠知道或看見她的心是如何的刺痛就好了。但他却不得不做作着微笑，向醫生道謝，於是法郎雪靠在車裏，決定了她必須在一星期後離去。

整個下午，她看着那些牆上的花。倘若她有一所花園，讓她永遠沒有一枝牆花罷。啊，人生之煩憂啊！啊，苦痛，苦痛的人生啊！這使她想起那些牆花，和莎士比亞來。是的，在冬之故事中，彼迷達怎樣不要紫羅蘭生在她的園中啊。「他們稱這些花是自然底私生子」她回到房間裏睡了。這又像巴伐利亞了，但更壞，更壞啊——現在她連得藥，或是任何東西，都不能喫了。她祇能忍受着，拖延下去。

閃光

然而人都有這種「閃光」在這光前面，人所曾寫過的一切（人曾寫了些什麼呢？）——人所曾讀過的一切（是的，一切）慘白了……那些波浪，當我在今天下午乘車回家的時候，和那些高濺的泡沫，當牠們墮下來以前，牠們是怎樣地高懸在空中的……在那懸空的一剎那間，遭遇了些什麼呢？這是永久的。在這一剎那間（我的意思是指的什麼？）靈魂底全部生命都存在着。人是被拋擲起來的——失去了生命——人是「被掌握」着的，於是——跌下來，很光輝，破碎了，在石礮上閃着白光，再激回來，成爲潮汐的漲落中的一部分了。

我不願意成爲很感傷的。但當一個人懸空着，被掌握着的時候——當我看見那些浪花的時候，我就給人生設想到那張着一個灰色之網的白茫茫的天；那悠然而遊的大海；那塗抹在峽上的深黑色的樹林；那我正在經過的樹木上的花卉；還有——我還想到那龐大的山窟，在那兒，我的自我（她正如古代的採集海蘆管的人）咕噥着，顯得很熟識而隨便……這另外一個

自我在車中分離出去，抓着她底傘的冰冷的捏手，懷想着一隻船，懷想着那些被白油漆和水所浸僵硬了的繩索，懷想着水手們的在風中鼓撲的油布……人能夠永遠自己安分着嗎？永遠很安靜——沒有苦痛——與所愛的人同住在一處？這可是要求得過分了嗎？

二月二十九日 啊，要做一個著作家，一個真的著作家就祇是耽誤於這一點！我今天覺得失敗了；我回轉身去，我從肩膀上回看背影，我立刻覺得我也被打倒了。這時，日子好像度得寒冷而昏暗，好像是在倫敦的夏季的黃昏時分，好像他們關花園時的門響，好像那勾繪高屋子的深黑的光，好像木葉和塵土的氣味，好像燈光，好像那感覺底顫動，好像黃昏之倦怠，她底呼吸吹在人的面頰上，好像那一切的（我今天覺得）已經永遠離去我的東西……我今天覺得我就要突然地死去了；但決不是死於我的肺病。

狄根司有許多時候也是被這種著作力所佔有着的；他是被感動了的。這是一種天福。現在的著作家顯然不能分享到這種福氣。啓特爾（Cheedle）之死：曙光降下在夜的邊沿上。人很

準確地知道這位著作家底氣分，並且知道他如何爲他自己而著作，但這並不是他的志願，他便是那降下來的曙光，他便是那走近被告席去的醫生，而且當那……

Le temps des lilas et le temps des roses

Ne reviendra plus ce printemps-ci,

Le temps des lilas et le temps des roses

Est passé-le temps des oeillets aussi.

Le vent a changé-les cieux sont moroses

Et nous n'irons pas conper et cueillir

Les lilas en fleurs et les belles roses;

Le printemps est triste et ne put fleurir.

O joyeux et dous printemps de l'année
Qui vint, l'an passe, nous ensoleiller;

Notre fleur d'amour Ist si bien fânie Las! que ton baiser ne pent l'éveiller.

Et toi, que fais-tu? pas de fleurs écloses point de gai soleil ni d'ombrage
frais; Le temps des lilas et le temps des roses

Avec notre amours est mort a jamais.

(意譯：丁香的時候和玫瑰的時候不再到這裏的春天來了，丁香的時候和玫瑰的時候已經過去了——丁香花的時候也過去了。風已經變易了！這天空是愁憂的，我們不能再採擷丁香花，和美麗的玫瑰了；春天是悲慘的，而且不能再繁華了。啊，在去年，快樂而溫和的春季照耀得使我們快樂，我們的愛情之花凋落得這樣地好，啊，你的親吻也不能使她覺醒轉來，你做什麼呢？沒有開放了的花，沒有一絲快樂的太陽，也沒有清涼的幽陰；丁香的時候和玫瑰的時候，和我們的情愛，都永遠地長進了。)

人生真是一樁奇怪的東西。今天我讀這首詩，心裏彷彿聽見牠在用一個很純潔的聲音向着鋼琴歌唱，我覺得牠好像就是青春之愛戀底偉大的苦痛之一部分了。

邪惡

我吻了她。她的面頰很冷，很白，還有些潮潤。這正像吻着一支教堂裏的蠟燭。我凝視着她底眼睛；很蒼白，閃爍着呆滯的，遙遠的光。她孱弱地嗅着香味。她的裙子擦縐着，圍起在腳膝上。

「但你怎麼可以用這些話來說聖處女呢！」她說。「這一定會使她很傷心的。」

於是我看見那聖處女拋掉了她的 *je ne parle pas français*，說道：「真的，這位曼殊斐兒就是她所有的朋友們對我說起過的。」

雄鷄與雌鷄

在晚上及天清早，我喜歡聽那雄雞從孤寂的場地上互相啼着。每一羽雞有一種不同的聲

調：我從來沒有聽見兩羽雄雞啼出相似的聲音來。但那些雌鷄呢，從她們的谷谷谷的聲音中聽起來，好像是整天地在下蛋，而啼聲相像得正如……在這些聲音中實在尋不出什麼差別來。[M]說她們並不都是在下蛋。有幾羽是因為震懾了，驚駭了，興奮了，或者竟是——玩耍而已。但在我看來這却使這事情更爲……可恥了。

四月四日 復活節彩蛋盛在卷褶的食巾裏。一個愉快的復活節。我們爲遠離的朋友們飲酒祝福，但是不經心地不知道鞠躬了沒有。

四月九日 天寒有風。窗外扭曲着的棕櫚樹——飛揚的塵埃——戴玄色面網的婦人。我覺得我必須孤獨地生活着，孤獨地，孤獨地——與那些祇是碰碰門的藝術家在一處。每一個藝術家割了他的耳朵，把牠釘在門外，讓別人叫喊進來。

四月十一日 我永遠不會記住一切所遭遇的事情。那是雜亂得沒有線索的。每一個「昨天」沉沒到那照例的陰暗中去了。但一個人在回顧從前的時候總覺得那是些奇事似的。我永遠記得且小姐伸張着她的手臂，向着那大膽的大蚊蟲——用一種呻吟的聲音叫喊着——「啊，親愛的！」這是永久地存留着在我心中的。還有人總永遠忘不了那獲得兒童們全部的愛的狗。「再會再會呀，我的小阿花！」

四月二十日 參觀摩那哥的魚類博物院。不能忘記那些當人們把釣竿投入水槽中時所起的水泡。那小姑娘，多麼嬌好！年青的姑娘使我感覺到已經有四十歲光景了。不錯，人當然不願意看到二十一歲的。那在蒙德的帶着三個小孩子的婦人……

（在四月底，曼殊斐兒即回到英國漢普斯蒂的她自己家裏去了。）

（註）J 即指其夫墨雷（John Middleton Murry.）

(註二)此篇後改名爲「沒有脾氣的人」收入短篇集「祝福」中。

(註三)此篇後改名「錯誤的屋子」收入短篇集「稚氣」中。

(註四)這是曼殊斐兒心中猜想着太太的意見。

(註五)即指短篇集「祝福」。

(註六)法國十九世紀女作家。

倍耐脫日記



影 小 者 作

倍耐脫(Frnoch Arnold Bennett 1867-1920) 現代英國大作家，小說戲劇爲

其著作中之大多數。他創造了五鎮小說，描寫 Turnhill, Baysley, 等五個鎮市
中的人物風俗。他的長篇小說即冠以五鎮小說這總名。短篇集也有五鎮短篇集三種。日
記兩卷起一八九六年至一九二一年。方於一九三二年由其友人紐曼·弗勞浮訂正
出版。今茲所譯即第二卷最後之一節。

九月二十六日。星期日。格拉斯戈。

昨天我們乘了李區蒙的敞車上海區·洛蒙的西邊，行過洛卿海特，歇在史得令，約行一百三十五里。差不多整天駛行於雨霧中，因此我們得以在一種特有的景色中看到了蘇格蘭。十時，在旅館中午膳後，我們就同出去遊覽街市。輪田街和蘇豈廳街擁滿着人，大多是年輕人。街上有許多畫店。在輪田街和蘇豈廳街旁邊的冷靜的小路上，我看見有一羣一羣的人聚集着。我費了些時候去考察他們究竟在那裏做什麼。最大的一羣人圍聚成一個密密的圈子；人圈中有一個年約三十二歲的男子正在很快地散賣小冊子。他的演講早已完了。他正和人羣中的一個有所爭辯，但他很抱歉地說他不願意對什麼人有失敬的舉動。終於我才知道他是一個節制生育的宣傳人。他一定是很有成績的。

在較小的一羣人中，有一個男子正在演講關於選舉權的話。他和他的少數的聽衆討論着，這些聽衆中最貼近他的人的臉離開他的臉還不到一尺。還有少許人則伸長着頸頸傾聽着。他們的議論的社交的口氣真是值得景仰的。這條街上的現象似乎就表現出了蘇格蘭人如何地好辯，在這些人羣中沒有一個婦人。隨即有兩對頰長的警察從兩個方向中擠進這兩個人羣中，很速地把他們解散了。

旅館中咖啡間裏的侍者不懂得 *Pin de Veau* 就是甜麵包，還固執地說不是這意思。侍者們常常根本不知道他們所賣的是些什麼，而且也並不去留心。他們必須人家每天仔細地告訴的。

九月三十日。星期四。愛丁堡。

星期日，我們搭車抵因浮奈思。星期二，我們雇了一輛汽車沿着道諾區河灣而達道諾區。一個人口七百，禮拜堂一所，大鐵道旅館一所的小村莊。昨日，乘車返因浮奈思，下午啓行赴愛丁堡，九時三十分始抵此不列顛之北部。這旅館雖不像格拉斯戈中央飯店那樣的壞，但還是不很好。

的，不應當讓鐵路公司來開旅館，或者無論如何也得不許讓鐵路公司建築部來打樣。他們化了太多的錢，而有太多的舊習慣。

十月二日，星期六。寶漢姆。

昨日十時二十分離愛丁堡，在新堡趕那到寶漢姆來的快速接車，沒趕上。新堡是一個很大，很髒，很亂的車站。這好像並不特別是屬於某一個人的。這偶然的到寶漢姆來的地方火車中有着一種廣漠的嫌厭情調。在我們這車廂中有幾個 Left Beagins（我想）這些是很習慣於慢車旅行的厭悶的人。我睡熟了，直到車駛進寶漢姆境的時候才醒。在車站上，那站長問我不是達萊郡的伯爵。這時達萊伯爵和他的夫人接着就到了。他的確有點像我，不過稍微蒼老一些，肥胖一些。我們雇了一輛馬車，把行李送到旅館裏，自己就直接到那教堂去。

這教堂却很使我們失望。牠並不是一個均等的完善建築，祇有好幾部份是偉大的。引導我們參觀的那個知客是很尊嚴而有時常常是不自知地很可發笑的人物。他對我們講了許多話。

這教堂是一個龐大的工程，我以為從北面看起來，那景色是很準確地顯出了那些高塔的不相稱。從江面上看過來的景色便顯然是透納公司的設計了。

十月九日。星期六。倫敦。

昨日下午，我到岡橋去與李浮思盤桓了一夜，並且在克萊爾學院裏參觀李却特的就職典禮。車中滿是大學生和他們的親戚。在李浮思家喫茶。然後再到克萊爾學院去看李却特的房間。

與李浮思在聖·約翰堂午飯。一次短促的午膳，太短促了，而教授們等等，很乏味。太謹慎小心了，太教育味了。那兒有一個教授，研究農業的，我忘記了他的名字，他最大的趣味似乎是大麥的歷史。我與他同到李浮思家裏，那裏早已有了一個剛才拜訪了弗羅乙特回來的心理學家（心理分析家）在着了。弗羅乙特講英國話很好。談話極少。親自去找些「病人」來分析心理，據說一個好的心理分析家每次給人分析索價三百個幾尼，這種分析需費時一百小時云。就睡時腹中甚飢，在三點一刻的時候就醒了，挨到五點鐘我餓得祇好起來尋覓點心喫，與三個大學生

及李却特同喫早點。但這些人中間祇有達惠蓀（詩人）講話，他很健談。李浮思的得意門生李却特的工作似乎都已支配好了，所以他沒有一個下午能從事於運動了。每天下午都有實驗課，連星期六下午都有。岡橋真是很美麗的。我們到皇家學院的禮拜堂裏去聽了一會唱詩班的練習。

十月十八日。星期一。倫敦。

今日煤礦工人開始罷工，但社會秩序異常安定。上星期我每天都從事於寫我的小說。皮佛索羅及馬思透曼於星期五來午膳。麥克思以偉大的談話形式和歷史的滔滔之舌，講談了許多關於內閣裏面的歷史。

十月十九日。星期二。倫敦。

因了齊格弗里·沙遜的提議，昨晚我們去聽了一處室內音樂會。演奏着海頓、悲多汶、許曼等人的樂曲。我寫下了一些記錄，給我新寫的小說裏的一章作材料。人似乎很稀少，而且地方也

太小了。總之我很覺得厭了。奧安玲·莫萊兒也在那裏。出衆的美貌。她倒實在是一個人物。在聽了悲多汝以後，她同我們一塊兒走了。麥格弗路聽得正在起勁，不到散場不肯走的。

十月二十一日。星期四。倫敦。

星期二，李浮思來，在革新館午膳。他與許弗爾鮑散談論了一些礦工的眼病等等問題。李浮思說神經系的危險因素還不曾確切地有所記錄，許弗爾鮑散說他已演講了這個問題好幾年了。許弗說你常常可以在工人上早工的時候分別出誰是礦工誰是鑿工來的。礦工有着一種擔心的神氣，而鑿工大都在上工去的路上吹着口哨子。礦工決不會吹口哨的。有人在時報上指示出，倘使你把那些礦穴依着發生慘劇的多少排列起一個表來，再把那些礦穴依着罷工次數的多寡排列起一個表來，這兩個表是相符合的！這些自然都是一種下意識作用。許弗說，自然，孩子們也投票贊成罷工的，他們還沒有時間去習慣於這種危險，而本能的反動是很強的。

昨天我對於我的小說「普洛哈克先生」的開端很有些害怕。但在讀了一遍之後，我想牠

十月二十三日。星期六。倫敦。

星期四，喬治·山浦遜來。午膳於革新館。沙遜借提琴名家賈思夏·海斐茨及其鋼琴家同來。海斐茨有些地方確是很出衆的。他很年輕，御一枝金質的領針和一枝珠子的圍巾針。下午三時，我與他們三人同赴喬賽夫·霍夫曼家的音樂會。他們說他是全世界獨步的鋼琴家，而且還沒有人當得起做他以下的第二名人物。這是他在美國的名譽。（他們倆——海斐茨和他的伴侶——都顯然地很有些美國氣。）霍夫曼果然演奏得很好，但那個節目却並不很好。我心想邀請他們三人來這裏茶敘，但旋即決定取消了，因為我的興致還在讀自己的小說上。

昨日M及我偕F·史溫納頓午膳於皇家咖啡館，以會見聖·約翰·愛耳文思。這一次會晤非常之好。我又與李武·史密思在知味飯店晚膳，以會見夏褒·諾爾遜。諾爾遜博士之為人顯然是比他的著作更好。

十月二十四日。星期日。倫敦。

昨夜在愛普盧戲院看萊琴那爾·柏凱萊的“French Leave”，這據說是他第一本戲。很呆板的，舊式的，錯誤的，個性的，滑稽的題材。但對於一個初編脚本者是可以算得成績很好的了。全劇以最後一場爲最好。

讀雷品頓的日記（第一次世界大戰紀）。這是對於自信力的一種不可恕的侮辱，但顯然地這是一種「商品」。

海特公園中有三個演講者。一是一個摹樣工人，年紀已老，講着政治問題。聽衆很多。非常無聊。二一個英語講得很流利的，把R這字母滾得特別圓轉的東方人，在替回教傳道。非常無聊。三一個年青人，不知在講些什麼，我聽了好幾次也還是聽不懂。姿勢也很單調。非常無聊。四一個宣傳福音者。一個生着挺大的鼻子的侏儒，還有一羣隨從，中間有五六個蠢笨的女人，很壞地唱着很壞的讚美詩。非常無聊。而且，他曾經說：「當我住在鄉下，在我的農場上工作的时候，那姑娘走

出來吶喊着（很高聲的）「衛先生，」「什麼，」「喫晚飯了。」啊！那是一個很好的時光。可是上帝的晚飯比這更好了。在農場上，我每天要一頓新鮮的晚飯。而上帝的晚飯却是永遠有的，「諸如此類的妙語。

十月二十七日。星期三。倫敦。

昨日晨，我寫定了「普洛哈克先生」的第五章。下午把「E. A. 列卡茨雜記」的校樣統校了一遍？——他們要求有許多地方得改正。當他們改好了之後，我忽然覺得我很疲乏了，我的頭涔涔地重下來了。賈思夏·海斐茨在皇后大廳開音樂會。M的唯一想頭就是當音樂會一開始就走。我想海斐茨確是一個卓絕的演奏家，他有一個可愛的調子，但是他對於 César Franck 的 *Sonata* 的解釋却並不能使我興奮。

十月二十九日。星期五。倫敦。

與海玳·雷特、浮農和阿萊克·利亞在一處晚膳。海玳很喜歡「紀程碑」的第三幕，也還喜歡第二幕，大概都是對於人世的壓抑和挑剔，雖然她從英國的演出中看到了一種足以解嘲的文藝復興精神而很為滿意。她是一個強烈的「震顫的」（正如人們所說的）人物，常常是很有興趣的。你隨時都可以看得出，為什麼海玳·雷特是一個偉大的女優。從她身上常常有一些東西滲出來。她很靚艷，很敏感，又很謙遜。但是她心裏却又常常留神着她是藝術界中的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十月三十一日。星期日。倫敦。

星期六下午，我寫完了我的新著小說「普洛哈克先生」第一回稿（凡一萬四千五百字，在計劃表之前兩天。在十月份中間，我所寫成的東西比我所希望着的更多了些。星期六晚，與列武、瑪格萊特、萊格洛斯和我一同到鐵匠舞場去。這是我第一次在公衆場所跳舞。可是却並不怎麼窘。我甚至還同M同舞，她對於跳舞是比我懂得更少了。全場都充滿了強烈的莊嚴的空氣。

那些女導師都有着一種嫵媚。

昨日我與M到萊琴街的狄金斯及瓊思的新鋪子裏去。對於那緞帶部覺得非常高興。我又照常地很驚異於那些女買主和女店員之間的假殷勤了。這些女店員，我想是有着一種外交和忍耐的習慣的。她們必需有這種習慣。女孩子們必須懂得的一句話是：「你注意到了沒有，太太！」那衣服部的主任（一個端淑的，瘦弱的，外交的人物）顯出了她的了不得的材幹，當我們爲了一襲我們毫無買意的衣服而麻煩了她許多時候之後，她說：「或許你會得高興在星期一再來看看的。」

十一月二日。星期二。倫敦。

昨晚，在花了大半天時間麻煩着計劃和支配人物，預備重演「紀程碑」之後，在五點一刻至七點一刻這時候，我在街上想出了一個電影腳本的情節。這個故事，我第一次聽到是在上星期三，是愛列克·昂克在電話中告訴我的。他才祇聽到；但埃第和勃拉哀脫（他代表諾·李洛克

兩人却早已在開談判了。我不贊成讓埃第做發行者，我要打電報去叫諾李洛克來。可是，奈爾小姐從電話中得知了諾李洛克並沒有地址留下着，但勃拉哀脫却有着一個委任狀，而且勃拉哀脫也已經同意了讓埃第做發行者。於是我也同意了。

星期五晚，伊東來訪，他對我擔保埃第會得把這個劇本演出得很好的，因為這是我所懷疑着的事。他還給我看了一封他寫給埃第的信的覆本，在這信中，他以爲在支配演員這方面希望沒有什麼麻煩，而且應該正式地和我商量一下。星期一，我去看他們的時候，品克告訴我勃拉哀脫和伏漢已經在星期五那天討論過一次演員的支配問題了。爲什麼他們不邀我參加，我不知道。於是我囑愛列克·品克派人到伏漢那裏去要了他們的演員表來。昨天下午三點鐘，他把那張表送來了。這裏的唯一的姓名却是埃第的人，還有些是哈本的人。我告訴他去說一聲，我主張讓海玳·雷特擔任裘羅這個角色。我說這一次公演如果失敗下來，就得使這個脚本損失十年了。而且大多數演員都不是倫敦人所熟悉的，一切事情都集中於明星，而在「紀程碑」中却從來沒有一個明星，所以我要對於明星有一些均衡的支配。把最重要的婦人這個角色讓第一

流的女優來擔任。我說海玳生生着一副好姿色，她一定能把第一幕表演得至少像埃第一一樣年輕，而在其他幾幕中，她一定能表演得十分完美的。

昨日星報打電話來要求我給他們在星期五的報上寫一篇亞絲玳思夫人的自傳的批評文。我很奇怪他們這更改日期的緣故，後來看見晚報上登着挺大的預告，才知道邱吉爾也要給每日郵報寫這書評了。顯然這兩家報紙是想以此作為使人喫驚的特色的。我便拒絕了。

十一月三日。星期三。倫敦。

昨晚在阿爾威區戲院看美國優人哈刻脫及派屈立·甘裴兒夫人主演之「馬克倍斯」。他的臺辭尚佳。大體上看來是平庸的，大部分很壞。甘裴兒夫人的聲音幾乎聽不到。鬼魂很可怕。音樂亦然，此外，又嫌太慢。還有，因為在黑暗中演，也不大好。

十一月八日。倫敦。

倫敦與外省大有不同。我曾有好幾次在外省的戲院裏和音樂廳裏注意到那些聽衆當演奏國歌的時候並不肅立起來。他們甚至連帽子（或便帽）也不除下。在極西部的戲院子裏，對於原稿的遵守還是絕對的嚴峻的。

十一月十一日。星期四。倫敦。

昨晚裴蒂·蘇利文和我合請哈利·普萊思東喫夜飯。湯姆·馬爾洛（每日郵報）賽摩·赫克司和李武·史密思（知味飯店）均來。赫克司講了許多很好的故事，有幾個真的很出色，但是湯姆·馬爾洛却講到最好的一個故事。哈利·普萊思樂得很得意而很安靜。赫克司是一個大機智家。他的雋妙的辭令幾乎連接着不會斷絕的。當我們講着那黑布丁，和牠的成分，又談到香腸，燈光這等事情上去的時候，他說：「這些東西都該當放進小槍的聖誕特號裏去的。」

十一月十七日。星期三。倫敦。

星期一，著名演員會之馬克阿拉奈君來訪，與我討論我的一個影劇計劃。大體上他都很贊成。他對於影劇的性格表現及心理含蘊都顯得有深切的了解。（不——不是星期一，總之是上星期中的一天。）我昨天就該開始進行那個電影劇本了；但因為身體疲憊和種種約會，終於做不了多少。我祇計劃了一些。今天早上，在街上很明亮的時候，我却完成了一大部分。實在是差不多第一部都計劃好了。

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日。倫敦。

星期四至星期五曾預演了兩天「紀程碑」。昨夜第一場公演。我與裴蒂·蘇利文及萊格羅斯回去看了。很有些真正的熱心。但到了昨晚我已經看厭了這齣戲，沉悶地回了家。昨天我介紹萊格羅斯到英國俱樂部裏去了，他非常高興。在那會員們互拍戲耍的茄立克裏，他用法語說道：「多麼有味的生活啊！」

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三。倫敦。

整個上午都從事於寫作我的電影脚本。與品克、史溫納頓進午膳於革新館，飯後到許弗爾鮑散處為我的電影脚本徵詢一點關於私立病院的智識。晚上巴雷、哀爾茄、馬星漢、海特及沙遜來赴宴，稍後李浮思亦來。馬星漢忘記了日期，故打電話去邀後始來，已遲四十五分鐘了。在這一次晚宴中，大家說了許多很有趣味的話。有幾位直談到十二點二十五分鐘才去。我吸煙太多，但我很能抵抗牠。巴雷說他除了每年一度來和我喫夜飯之外，從來不出門的。哀爾茄真是一個妙人，雖則今天來的這幾位都是。

十一月三十日。星期二。倫敦。

星期五我又到李拉哀脫林西去看那艘遊艇，我又決定了幾種內部裝修的更改。

我讀了勞倫思的新著小說「夫去了的姑娘」。倘若這部書能夠有一個清晰的中心主題和容易看得懂的結構，牠是絕對的一部偉大著作。牠沒有結束；牠祇是就此停止了下來。但這部

書的確很精細，不愧爲一種天才作品。牠使我不忍釋卷。我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就看完了牠。

十二月四日。星期六。倫敦。

今天我又開始寫電影劇本及其他的工作了，雖然缺乏睡眠。下午，偕M到不列顛博物院去看日本印刷品展覽會，比第一次去時印象更深。自然，當M走過那陳列着木乃伊的屋子的時候，那些木乃伊使她很注意。她想到牠們也曾經生活過，戀愛過，這種種事實的時候，她就不免窘怖起來了。實則，她在看見那些希臘雕刻的時候，也顯現了同樣的興趣。我們又重新驚異着不列顛博物院的宏大了。這是一種很有用的事情。參觀的人很多，尤其以女孩子爲最多，其中有一半都是不能十分看得懂的。那些熟悉的人便給他們講述着。

十二月八日。星期三。倫敦。

昨夜赴埃狄思·雪脫惠爾女士及海倫·羅珊女士之宴。兩間小小的房間，充滿了人及煙。

但並不無聊。我在那裏一點不感到厭倦。

昨日在革新飯店，有人告訴我，蕭伯訥說曾經有一家公司肯送他每一底片一萬鎊的酬報。要他每年寫兩種電影脚本。我想他會得接受這條件的。

十二月十日。星期五。倫敦。

星期三晚上，皇宮大戲院初次公演瑞典跳舞班。這事情很不錯。尤其以「愛爾格萊戈」——「聖約翰之夜」——「狂處女」諸節爲最妙。但報館裏有許多傻子却在昨天早晨的報上以很冷酷的謙卑對付這事情，說俄國的舞跳班已經把一切都是第三流的東西侮辱了我們！那「愛爾格萊戈」實在完全是表演得很不錯的。

十二月十一日。星期日。倫敦。

昨天與湯麥司·伏漢同喫中飯，這位伏漢先生，是祇有上帝才知道他是多少家戲院子的

股東。M及吉爾倍脫·密勒均在座。這一頓飯總得花了伏漢先生十鎊錢罷。只是那牛排却不高明。

昨晚阿爾倍脫·羅叟頓請喫夜飯，給聶蓋爾·普萊費送行，因為他要到美國去籌演「乞丐的歌劇」。米爾納也在座，他作了一次很好的演說，祝賀聶蓋爾的健康。席間談話太少，太簡短，所以後來就漸漸地冷靜下來了。

今晨十二時三十分，我寫畢了我的第一個電影脚本。我暫時給牠題名為「婚服」。一共費了二十五天工夫，在這二十五天中，生了七天病，此外一點別的事情都沒有做。我計算原稿約共一萬字。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日。倫敦。

前幾天，送出了電影脚本，我把我的「普洛哈克先生」第一回稿重讀了一遍，於是計劃着第二回的寫稿了。我讀了喬治·麻亞送給我的他的精裝本的劇本，「迦李烈爾之來」。思想很

古故事也很簡陋；但是在對話中間却有着非常出色的東西；那確是值得一讀的。

我曾答應萬人戲院表演「蜜月」。關於演員支配，佈景，演出這些問題，他們絕沒有和我商量。我所從這戲院裏得到的第一封信便是送了兩張第一夜的戲票來。我退還了他們。一則，我本來也沒有心緒想去，二則我想這也正如他們那樣不要臉地不理睬着我。一直到第一夜上演。這齣戲在明天的倫敦公演之前，早已在曼却斯透及哈洛蓋脫兩地表演過了。我祇在報紙上看見了才知道。

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二。倫敦。

昨晚，海倫·羅珊的朋友，那塞爾比亞人，梅侖諾維克來訪。他於九點四十分來，至十一點四十分才去。我與M已預先喫了中飯。他說他已在倫敦住了六年，可是一個人也不認得，他又說他曾獨自個思索着宗教問題。他這個人好像是很深奧博學的，充滿了雋妙的思想，可是這些思想總有大部分是須要在一世紀以後才能實現的。我實驗地告訴他如何去開始實現他的夢想。

星期日，萊格洛斯來此晚膳。膳後同到鐵匠舞場去看舞台劇社的表演。H. O. 梅里狄斯的「先驅者」却是我所曾在舞台上看到過的最纖弱的東西。於是弗蘭克令·岱爾把我介紹給作者。我對他說：「你已寫了一個非常奇怪的劇本。」後來我又說：「你已寫了一個要遭天罰的奇怪的劇本。」這是我所能說的話。

一九二〇年聖誕節。倫敦。

連接兩個很壞的日子，滿是響着教堂裏的鐘聲。可是在三天之內，在許多心神不定之中，還給我的小說寫了四千多字。

十二月二十六日。星期日。倫敦。

昨晚，我在克拉列琪飯店請聖誕宴。M. 萊格洛斯和洛娜·萊維思，她告訴我，他是二十歲半，是威爾思人。來客甚衆。增加了兩排椅子。有許多都是闔第光臨的。不把這景象與現在的金融緊

急作一個對比，那是不可可能的。自然這是一個淺薄的對比。但想到這些客人們心中各人懷着的一種憂慮，却是很有趣味的事。煙火，紙炮，還有許多人投擲着紙摺的飛箭。

十二月三十日。星期四。倫敦。

雖然聖誕夜後很疲倦，但我還在下午給我的小說寫了一些。昨天，我獨自個在家午飯晚飯，寫了二千一百字，也是我的小說裏的。晚飯後，我出去致謝了一次表演「紀程碑」的演員們。埃第很不高興。恩蒂拉·璣恩·阿達·巴爾頓和其他二人，是最高興的人。恩蒂拉問我能不能告訴她，當那長着鬍鬚的老紳士洗澡的時候，應當把他們的鬍鬚怎樣。

那戲院經理在一座破陋的屋子面前表示着他的照例的不合邏輯的樂天主義了。這一晚很可怕，聽的人也很少很冷淡（據埃第的意見。）或許這是由於化粧室裏的空氣原是如此的。我想在這一羣人中，哈本要算是唯一的實行家了。

一九二一年

一月一日。星期六。倫敦。

星期四，星期五，及今日，M出外午膳，我亦到革新飯店午膳，與史溫納頓同喫了兩餐。星期四，W. W. K.來喫晚飯，討論透第亞的投資問題；但大部分時間都化在瑪格萊特來討論她的朗誦工作上。昨夜，請人在知味飯店喫年夜飯。我給我的小說記了一些隨錄。這是一大羣各式各樣的客人，共費約二十七鎊。我們通邀請了奧列武，愛斯蒙特，霍格，惠農，和丁尼遜，璣思小姐。

從星期二到星期四，我寫成了五千多字，但因為缺少了睡眠，昨天或今天就不能寫了。去年我出版了「The Log of Velsa.」和「Our Women.」「Sacred and Profane Love.」是寫成於美國及印度的。

我去年一共寫了十四萬五千一百字。

在去年一年中，我的脚本上演者約有六百次以上，或至少總有六百三十次。屬地和外省的報告還沒有全算在內；一切的愛美家的公演也不算在內。

一月十日。星期一。倫敦。

今天我在喬治·麻亞家裏午膳。愛褒耐街一百二十一號，是一座精美的倫敦房子，屋內裝飾着名貴的畫。一幀出色的克勞特·馬奈的畫，和一幀狄多·康思泰勃爾。我說：「你有了兩幀馬奈的畫了。」他說：「我是倫敦唯一的有兩幀馬奈的作品的人。」實則，這句話可靠不住。屋子裏佈置得很整潔，但是在那扶梯角上的裝飾得很好的窗凹中，我看見有許多帽子匣之類的東西堆藏在一個角落裏。

麻亞說，即使我，有時也不免在文章中用了些法文，他是表示反對的。我說我從來沒有用過法文。他舉出「Flair」這個字來。我對他說這已經是英文了。他却不願意英文中有這個字。他對於文藝作品的經濟方面很有些奇怪。正如別人一樣，他不相信我不能把我的劇本公演出來。

他說，當朋斯泰因有一部劇本在貨棧裏的時候，他就跑到一個經理那裏去：「那劇本將於某日完成了。你得付我多少錢，我得有多少錢爲布景等等用度。我要你允許我約定若干星期的

演員。我將自己來指導預演。在最後三場試演的時候你可以來參觀。」他對我說這是確實的事。那經理會得到底還一點不知道這劇本的事情（至少是不正式地知道。）麻亞不贊成哈代和康拉特，他說：「那哈代，那個鄉下人，康拉特，那水手，」諸如此類。

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四。倫敦。

星期一，在新戲院看馬賽遜·蘭主演叟斯頓的「流浪的猶太人」，乏味的一夜。非常老式，而且醜惡，不過他的表演却很不錯。蘭想買我的「唐番」，可是他要用他自己的布景及演出，況且他又祇肯付我所要求的價錢的一半，所以我對愛列克·品克說還是作為罷論好了。

星期二我們帶了約翰·戈台李基到跑馬場的阿拉亭總會裏去。還不錯。在那裏碰見哈列·普萊斯東。在兩分鐘之後，他請我吸了一枝雪茄，請我去一同喫夜飯，又請我去看比拳。

星期三，諾曼·馬全納爾來飲茶，依照了我的條件買了「愛侶」去。他要求我去請請葛拉玳·柯褒看，要她擔任女主角。我立刻就發了一信給她。

一月三十日。星期日。倫敦。

昨天，我又爲這屋子買了一部柴霍甫全集。再沒有這部書，我真要不能工作了。

二月十四日。星期一。倫敦。

身體不舒服了整個星期。但當我開始感覺到好些了的時候，我又立刻開始感覺到我不會有時候完成我那擲什子的小說了。

三月八日。星期二。倫敦。

星期六，我到岡橋去看希臘古劇，覺得在星期日必須給新政治家寫一篇關於這事的文章，不能休息了。

星期日晚上，我們到勞爾芙·漢謀斯萊夫人家裏去應酬了一次很好的敍會。那裏演了兩

個短劇，食物也很不錯，後來還有跳舞。在這次敘會中一切都是最講究的。昨夜海尼曼公司請客，目的是將他們的新股東配琪介紹給英國的作家。到者共約三十五人。我坐在平內羅及弗蘭西斯·福勒勳爵之間。霍爾·甘納起來作了一次怪傻氣的演說，在這場演說中，他偶然提起那選定配琪的父親為美國駐英大使這事情，他是有責任的。配琪也作了一次很好的演說。最後，感謝那麥酒，我晚上睡得安穩得多。

三月三十日。星期三。倫敦。

星期六晨，我到皮浮溪去了一次，昨晨方歸。麥肯娜絲也在那裏。我與她伴奏了好幾次音樂。還有B夫人的妹妹海侖·特羅萊，我與她也結識得很有友誼。星期一，弗萊第·蓋斯脫舉行了一個七位客人的小宴會，有裴爾褒夫人，有那著名的美麗的諾頓夫人，和洛伊絲·史透脫，阿令頓爵士的令愛，也是芳名甚噪的。我們很盛大地跳舞了一晚。

四月十七日。星期日。倫敦。

我給「婚服」這電影脚本麻煩得太利害了。今天把這脚本的完全重寫過的新稿寫成了，共二萬七千四百字，才覺得輕鬆下來。

在M到法國和意大利去的時期中，我跳舞了好幾次——每星期三，就睡亦遲了，結果是，就全體而論，却是很好的。

四月十九日。星期二。倫敦。

今日下午，我讀完了史屈萊采的維多利亞皇后傳。這祇是一部筆記，講到皇后的寡居時期的一段（約四十年）實在不免太是綱要式的了。文體似乎常常是很藝術的，但其渲染處却失敗了。可是就全體而論，這本書還是好的，很值得一讀。書中充滿了真實的想像，而評論也都很適當。作者對於連接的嘲諷之有節制，尤其是非常之有力的。總之，這部書真是一頭偉大的雲雀。

四月二十一日。星期四。倫敦。

昨日下午。赴克拉克第二次演奏會。在伊渥林堂。人甚衆，座爲之滿。我很厭聽「史卡拉蒂的牧曲」及「莫札爾的霍夫納夜曲」。這兩曲據我想來一定是導奏得不好之故。在近代音樂中，勃拉哀斯及伏漢·威廉都要使法國的作曲家如戴萊斐爾，布朗克，和密爾烏這些人拜服的。勃拉哀斯的談話很有趣味。密爾烏的爵士樂前奏曲或交響曲真是一種雲雀，但是一個太長的雲雀。我後來並沒有工作，雖然我從音樂會中趕早跑了回來，想寫一點東西。

四月二十三日。星期六。倫敦。

我把最初四回寫成的「普洛哈克先生」全稿看了一遍，很使我覺得高興。我好像主人公已變成爲另外一種新的人格了。而這故事又使我自己失笑不止。聖約翰·愛耳文思夫婦和史溫納頓來晚餐，十時四十五分，愛耳文思夫人與我同出，到格拉夫頓跳舞。十二時五十五分歸，他們倆還在談話。我把「愛侶」的前三幕原稿借給愛耳文思去看。今天他告訴我他看了之後很

有良好印象。

四月二十六日。星期二。倫敦。

昨日全日寫作，爲「普洛哈克先生」寫一千五百字。海尼曼書局之伊文思於四點三十分來訪。他說T. J. 槐愛思之藏書值二十萬鎊，彼已完全公諸國有。又講了許多關於槐愛思及他人的奇妙逸聞。

阿區第恭·惠克福出乎意外地，對於他的姦淫罪的裁決的上訴竟失敗了，因此害我損失了二鎊。

四月二十七日。星期三。倫敦。

昨日最後一次郵便遞來製樣者雜誌中發表之「普洛哈克先生」第一回稿的校樣。使我
很不高興的，是我發現他們把我的文章刪節了。因爲這小說的分節之長短是依照了編者的意

見而寫定的，所以這絕對使我不高興了。我已寫信給品克說我不願再校改什麼校樣了。

晚上，我把新出版的柴霍甫全集第十卷看完了。除了那唯一的較長的「六號病房」之外。我想這一卷中最好的一篇要算「霜」了。在重讀「六號病房」（第三遍了）的時候，我覺得這一篇與這集中任何一篇都不相像的，就是在任何一個柴霍甫的集子中，也沒有幾篇小說像這樣寫法的。有幾處地方，這篇小說又似乎很受了英國的影響而寫成的。這是一個最可怖的故事。也是柴霍甫對於俄國人的疏懶和腐敗的偏見的最狂氣的例子。

四月二十八日。星期四。倫敦。

法官與康納勳爵昨天來家午膳。他到倫敦來還是爲了談判一個協定。他似乎很樂觀，困難點是在要兩方把一切都寫定了下來。在他未來之前，我已經寫了一千一百字，精神已完全消逝了。晚間，偕裴浮萊·巴克叟·海倫·特羅萊，及X（著名的女優）同到皇后舞場。午夜後滿場都給各種敲擊聲，喇叭和汽球騷亂了。十二點三十分才離開那裏。今晚我很高興，但並不絕對是爲

了。區，她是太生硬了，她說她有一種幽默的感覺，那是當一個人說了出來就證明其並不幽默的了。

五月三日。星期二。倫敦。

我們在讀麻亞的「哀洛伊絲及阿倍拉」很慢。有些地方很好，但大體上是太支蔓了。

五月七日。星期六。倫敦。

昨日想了許多「普洛哈克先生」中的瑣屑的材料，但到晚上我才得到了主意。今晨起身甚早，在八時十五分以前寫了約六百字，在十時三十分以前寫了一千字。今日，我們到曹泊去了一次。星期一我將到船上去。

五月二十日。星期五。倫敦。

昨天就是法律上所謂一全日。在統夜的跳舞之後，我在七點鐘就用早茶，並且工作了。給M一些關於她的「英法詩學會」的事情的勸告，招待了勞伯脫·皮洪（他是在星期三從巴黎來的。）直到十時四十五分。我出去作了一次聚集思想的散步，在十一時三十分回來。到十二時三十分，祇寫了三百字。M和我必須在二點四十五分動身到羅伐·菲萊散家裏去赴一點鐘的午膳。并會見勃羅絲及卡莎文娜。卡莎文娜有一種非常出色的嬌容。她很羞澀，而且很端靜。穿着很好的顏色的衣服。這一次午膳很好，一點沒有無意識的舉動。我很喜歡勃羅絲。

午膳後我們還到克拉列琪去參加愛列克·品克的婚禮；我們於三時二十分到那裏。愛列克及其兄弟都顯出很好的風度，那新娘：一個年輕的寡婦，很美麗，而又很緘默。這是我所喜歡的。音樂隊和跳舞。我看見了褒玲夫人和阿豈巴爾·馬夏爾，又認識了斐利泊·渥本漢，一個興致很高的中年人。（他與他的女兒及M一同跳舞着。）

五月二十二日。星期日。倫敦。

喬治·麻亞來午膳，他很有些偏見，尤其是對於一些老人物，如詹姆士、康拉特和哈代。但是雖則他的話冗長的很，却是很有趣味。他說他願意我們的友誼能夠繼續下去。他說克列絲丁（註：倍氏小說「美麗夫人」中之主人公）是文學中最精細的峪峪（Orcutt），他說我一定曾與她同住過，而且一定會同擊了星期日下午的廚房中這一節情事等等。我想他一定不會相信我對於這種推測的否認的，他決不相信我所說的連那克列絲丁這個人都是杜撰的。我沒有告訴他，當我正在替我的克列絲丁尋覓一個體格的時候，我在一個音樂會中看見了R夫人伴着她的丈夫，於是我立刻就將R夫人的體格用在我的克列絲丁身上。——呈着憂愁，柏緊蹙着雙眉……麻亞告訴我他正在寫五篇關於獨身女子的小說。他告訴了我其中的一篇的完全的故事，那似乎是很好的，而且是麻亞式的。他坐到三點三十分才去……整個下午閒過了。沒有思想。我到柏林敦俱樂部，沒有人再到革新飯店，沒有人！但在革新飯店我却看了康拉特的莫泊桑論，又看了「伊葳狄」（註：莫泊桑的小說）的第一部，這使我很有好處。

五月二十三日。星期一。倫敦。

今天，在疲乏地開始寫了二千六百字之後，在七點三十分完畢，正如開始的時候一樣地感覺着疲乏。晚膳後，M和我在海特公園中散步了一小時，看着那些山躑躅，那些情侶，那些林木間的小徑，那些鷓鴣，又聽着那音樂會。這是一個很美麗而有味的黃昏。

六月三日。星期五。倫敦。

昨日寫「普洛哈克先生」一千九百字，倒並不覺得疲乏。我的身子曾經是第一等的健康。現在我開始有點懷疑，因為有時常常懷疑着，說著作家在有點不舒服的時候反而能工作得很，這理論難道真有點意思嗎？

今日我上了船。

六月十五日。星期三。倫敦。

昨日從三點五十七分開始寫「普洛哈克先生」之最後一章，至六點三十分寫成一千二百字，雖然寫得很容易，但却完全疲乏了。正如我的老例一樣，當一部作品寫完畢的時候，我的健康完全不對了。阿列思泰·泰勒來晚膳，我們（還有瑪格列特）同到哈列脫·高痕的音樂會去演奏甚佳。近代音樂的演奏亦好，不過並沒有第一流的節目。我對於任何事情從來不會真的注意過一刻兒以上的時間。我今天是應該到皇后廳裏去參加戈斯達夫·霍爾斯脫的「行星座」的。但到這裏來的緣故，卻爲了高痕體格及她的演奏。

六月十七日。星期五。倫敦。

昨日下午三時五十七分，我完成了「普洛哈克先生」。昨晚高區蘭與我同晚膳，十時，我們同去看彼特羅區卡。晚膳時我們所談的乃是給他寫一篇關於羅卡思的批評的我的意見。

十月三十日。星期日。倫敦。

我於十月一日離船來此。我很有規律地記了我的航遊日記。但是，因為伉儷間的煩惱，我不能保留這份日記了。在本月十八日，星期二，我好像處於戰時狀態似地與李拉倍（他的律師）商議了一次。我決定在本月十九日M赴史董絲玲夫人家宴會之前，決無什麼舉動。這是我與她共同生活的最後一晚。李拉倍在星期四那天請了她去開談判。她在當天晚上就寫了一信給他，贊成離婚。可是在星期五晚上，她來要求我同赴一次音樂會！我把這事情告訴了李拉倍，於是他又寫信給她，主張請她離開倫敦到別處去住。

在本月二十二日，星期六早晨，我到戴得院去，以為離家之計。當我回來的時候，她已經走了，但我直到第二天才知道她走！

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三。倫敦。

今天，我妻和我兩方面的離婚據已由我們的律師交換好了，這手續已經完畢了。

託
爾
斯
泰
日
記



影 小 者 作

託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不僅是俄國大文豪，也是近代世界文學的巨匠。他的人道主義的宗教觀，在近代思潮中，是成爲一種哲學的。其作品之譯成華文者已甚多，國人對於他的介紹，亦頗不少，茲不贅述。這裏所選譯的日記是從羅恩·

史屈命斯基英譯的託氏日記第一卷中選抄的。

一八九八年一月一日。

兩天過去了。

我在這新年中很淒慘，意興闌珊，身體不舒服，不能工作，胃痛終日不止。

斐陀西夫從維柯倫斯克寄來一信，談「杜柯波」人事（註一）其言甚可感動。

成年人雜誌編者又來一信談自由戀愛。如果有時間，我倒很高興替這個題目寫一篇文章。也許我會寫的。最重要的是要說明這完全由於人們把最大的享樂的可能性擅自取用而不想到結果。此外，他們還宣揚一些已經存在而非凡惡劣的東西。爲什麼沒有外界的約制就能改善一切呢？我自然是贊成絕對自由而反對任何束縛的，但我的意見乃是爲了貞操，而不是爲了快樂。

我祇想到一點，而這似乎是很重要的，那就是：

(一) 我們都以爲我們的責任，我們的天職，是要做許多事情；養育孩子，奮鬥出幸福來，著一本書，發明一個科學的定律，等等。但這一切工作都祇爲了一個目的：要貫徹他自己的生命——要做得使生命成爲和諧的，善良的，有理性的東西。而這工作又必須不是做給別人看，好讓他們留存着你的善良生命之記憶；這應當是做給上帝看的，要把你的靈魂更美善地獻呈給上帝，使你與他更接近，更恭順，更和諧。

(二) 要如此思想——而且尤其是要有這樣的感覺——這是很困難的，因爲人常常爲了世俗的稱讚而入於邪途。但這是可能的，而且是應該的。

幫助我，上帝啊。我有時感覺到這樣，而現在就在實行了。

一月二日。莫斯科。但願我活着。(註二)

今日，已經四日了。

病體稍愈。我要工作了。昨日，晤斯泰索夫及萊賓，咖啡……我那裏還能憶及「多談多憂慮」這句話呢？

收到未經檢查之宣傳小冊一本。

一事須記：即一切生命都是沒有意義的，除非牠的終結是為上帝服務，為上帝的工作服務而使之完成，那是我們所不可幾及的。稍緩我當將這意見寫出來。現在我很忙亂。

親愛的馬夏來了，稍後泰尼亞與莎夏都來了。（註三）

一月五日。莫斯科，倘若我活着。

今日，一月十三日。

一星期餘沒有寫作，而且幾乎一點事情都沒有做。終日發病，精神萎頓。時而安適，時而又很舒服。前天很難過。農民普拉柯夫偕史某，彼某及兩個從都拉地方來的人同來。我覺得很愉快而興奮。一個人總不能老是屈服於自己的範圍中，他必須能常常鑽進上帝及其子民的範圍中去。

我已好久不這樣萎頓了。波夏寄來一信。（註三）作復信寄波夏。又寫信寄伊凡·密來洛維支，采特柯夫，莫特，及菩朗諧。

我還在替白魔（註四）尋找一個滿意的形式，但還沒有得到，雖然是有點近似了。

……今日接到一個關於藝術論的電報。

有幾條簡記，我以為是很重要的。

（一）有些很重要的事情，必須詳細地說明的。組織，無論那一種組織，祇要是逍遙乎任何人類的，個人的，道德的責任以外的組織。世界上一切的罪惡都是從這種組織中產生的。牠們把人類鞭笞到死，牠們摧毀道德，牠們蒙蔽了人類的心志，而無從歸罪。在地獄復活的故事中，這是一個最重要而最新穎的意義。（註五）

（二）我們每個人都是燈中的光，那燈即是我們自己以熱情及習慣渲染了的彩色的燈，那神聖的本質，——愛，上帝之子，把我們封裹進去的。——這樣，我們所看見的一切東西，我們都祇能隔着這燈看出去。人要自己升上去看這些東西，是不可能的；因為在頂上有着同樣的玻璃。

從這玻璃中看出去，我們甚至可以看見上帝。而這玻璃也還是我們自己渲染了顏色的。我們所能辦到的唯一的方法，便是不從這玻璃中看出去，我們集中自己，認清我們自己的光而使牠輝煌。這是超度生命之被欺騙、之苦難、之誘惑的一個好方法。這是愉快的，而且常常是可能做得到的。

我就這樣做，這就是善。

(三) 做夢——這無非是不從玻璃中去看世界而單祇在這玻璃上看世界而已。所看見的乃是交織在這玻璃上的各種形象之交織狀。在睡熟之時，你祇看見了這些玻璃；當你醒來之後，你才能從玻璃中望出去，看見了世界。

(四) 當一個女人戀愛一個男人的時候，她能夠從他身上看出他所沒有的好處來，但當她不屬意於他的時候，她不能從別人的意見之外去看出他的長處來。(然而，我想這也不一定。是真的。

(五) 我寫以下這些話的時候，我以為是很重要的。

基督教徒努力於一種團結，用了基督教的工具——團結精神，謙卑，博愛，以團結他們自己及別人。但另外還有一種人，他們並不懂得這種團結的方法，他們也不相信這方法，可是他們却企圖用別的方法來謀團結（一切人都是要團結的），那就是權力與威脅。對於這些不能懂得基督教徒的團結方法的人，要他們放棄他們的團結方法，那是辦不到的事；但這種非基督教徒要將他們的低級的方法施行之於能懂得而且能運用高級方法的人們，那却是絕對無理的事了。他們說：「你們這些基督教徒，你們會從我們的方法中得到利益的，如果你們沒有被劫掠和殺戮，那是應當感謝我們的。」對於這樣的話，基督教徒的回答是：他們並不需要任何權力所給予他們的東西（這是做一個基督教徒所必需遵守的事實。）

雖然人們不懂得高級的團結方法是合法的，但他們採用那低級的方法却是不合法的，這就是他們為什麼要將他們自己的低級方法視作普通的，唯一的方法，而勉強着那些不必應用這種方法的人去應用牠的緣故了。所以，人道的第一步就在乎此：人們非但要懂得基督教的團結方法，他們還必須瞭解這是一種最高級的方法，一切的人道精神都是努力着向這個方法做

去的，而這目的是必然會得達到的。

(六) 當你精力壯滿的時候，你是活着，那麼你應該爲這個世界而生活着，當你生病的時候，你就是在死了，那就是，你正在開始爲那死後的世界而生活了。所以，無論從那方面說起來，都是工作，當你生病的時候，垂死的時候，你心中聚精會神地想念着死，想念着死後的生，而停止了對於這個世界的一切希望。這兩項都是當然的，而在這兩項中都存在着適合於各自的環境的工作。

我覺得精神上稍微鬆快些。

明日爲一月十四，莫斯科，但願我活着。

今日，十八。

健康稍好。現在天已晚了，寫信。(一) 采特柯夫；(二) 杜薄洛文；(三) 杜薄洛夫斯基；特凡爾；(四) 都拉之 N. I. Kh. (五) 那卡希慈；(六) 伊凡·密采洛維支。

今日，白魔之結構較前更爲清楚了。

一月十九日。莫斯科。

精神萎頓無力。我不能工作。每星期總有好幾次，我記得一切不如意的事情都不過是一種臻於美善的 *Ernahung* 而已。

幫助我，天父啊。來在我心中居住啊。你已經在我心中住着。你已經是「我」了。我的工作祇是爲了要認識你。我現在寫這些話，我心中充滿了希望。但是我當然知道我是誰的。

今日，二月二日。莫斯科。

甚衰弱，落寞。終日非看書即校藝術論。須加註釋處甚多。但我無此精力，抑且無此心緒。終日無事，無信。

明日二月三日，莫斯科，但願我活着。

二月三日，莫斯科。

還是沒有智識方面的生產力。上午，心中忽然想起藝術論中遺漏了三位一體說（Trinity）。未作事，訪格洛特教授。出至印刷所。二時後歸。看書。偃臥。午餐。泰洛伐來，孟希柯夫，波波夫，郭薄諾夫同來，其後——顧倫科，蘇萊爾來。

讀李亞波諾夫作耕人，頗爲感動。

記錄以下諸斷想：

（一）在精神煩憂的時候，我要想祈求上帝的幫助。我可以祈求這種幫助的，但祇能祈求那能夠幫助我而不至於侵犯別人的助力。這種助力就祇是一樣東西，即「愛」是也。任何別種助力，物質的助力，非但會得，而且還必定是與別人的利益相衝突的。祇有「愛」——人心中的愛的擴大，——才是人們可以要求得到以安慰一切，而不與他人的利益相衝突的。「來居住在我們心裏啊。」

(二) 女人並不用語言來表白她們底思想，而是用語言以達到她們底目的，她們在別人的語言中所搜索的也是這個目的。這就是她們所以會得常常瞭解錯人的緣故。這是非常可憎的。

(三) 人生之意義祇有一個，即自臻於美善——使自己之靈魂逐漸崇高。『像我們的天父一樣地美善啊。』

當事情困難的時候，當有什麼事情使你苦惱的時候，應該記得這人生之意義，祇有你就是人生——於是困難者立刻變得容易，而苦惱立刻成為歡悅了。正如富人在聚斂其財富的時候的歡樂一樣，倘若你把你的生命放在這意義上時，你也就會得同樣地歡樂了。要得到這種歡樂，並沒有什麼障礙。一切顯得悲哀的東西，在人生中就像是一種障礙物——其實就是貢獻給你的脚步請你升踏上去的廣闊的階梯。

(四) 如果你有活動的精力，那麼讓牠是一種可愛的精力吧；如果你沒有精力，如果你是很孱弱的，那麼讓你的孱弱是一種可愛的孱弱吧。

(五) 無機物祇是一種我們所不瞭解的生命而已。在蚤虱們眼中，無機物乃是我的指甲尖。援此例言，則我們之所謂惡，也祇是未瞭解的善而已。

(六) 爲上帝及人服務，但是如何服務，以何物服務呢？這可能性容或是不存在的吧？這是不確的，這可能性其實早已給你了——你自己逐漸地改善就是了。

(七) 正如基督所說，人是一個全權使者，他的最重要的職責就是去完成所賦予他的使命，人家對於他作何感想，那是不必管到的。讓人家去對他猜想得很壞吧——有時候這也是必要的。但那使命是必需完成的。

(八) 對於人的觀察，常常判別之爲善的，惡的，智的，愚的，這裏有了一個最普遍的錯誤。人生隨際遇而飄盪，他會遭逢到一切機緣。本來是愚的，他會變成智的，本爲是惡的，他會變成善的，反之，亦復如是。人之所以爲偉大即在於此。因此，人是不能看他現在如何而加以判斷的。你剛下判斷，他已變爲另外一個人了。所以我們不能說——我不愛他因爲你這句話才說出口，他已不復是以前的他了。

(九)……

(十)人生之目的是自臻於美善，故人生之唯一目的乃是那永生的靈魂之完美，這事實已經是真實的了，因為在死的觀念中的任何其他目的都是無意義的。

(十一)如果人考慮一下他的舉動底結果，那麼這舉動之動機一定不是宗教的。

(十二)我膝上的裁紙刀因為重而墜下了，我似乎覺得這是一件活物，於是我戰慄了。爲什麼呢？因為每一個活物都有一種責任，而我恐怕非但沒有完成牠，反而還摧殘了一個活物。

(十三)……這裏就有着整件事情——毀滅了這催眠狀態就得了。

(十四)不希望我們的舉動不被人家知道及稱許，這是不可能的。對於那些沒有上帝的人，他們的舉動是必需要被人家知道而且稱許的。但對於那些心中有上帝的人，他們的舉動倘若被人家知道了，這是一種滿足。一個人心中有沒有上帝，就可以由此證明之。

二月四日。莫斯科，但願我活着。

今日，五日晨。

我一點不想寫作。最近幾天，特別是昨天！我曾思考着人生，覺得人生之目的祇有一個：卽自臻於像上帝那樣的美善，做他所做的事，做他向我們要求的事，那卽是愛；這種愛能夠在我們最有精力的活動的時候引導我們，而當我們最孱弱的時候，我們所能呼吸者，也惟有這種愛。無論什麼時候，當我們遇到了困難和苦惱的事情，祇要記得這種愛，一切的困難和苦惱使都會得消失，而惟有歡樂存留着。

對於一個嚴肅地，真實地應用他的理智的人，一切目的都顯然地於他很接近的。祇有這樣的人才是有理性的：爲滿足上帝，他的良心，和他的高貴的天性（這三者其實就是一樣的東西）底要求而生活的人。如果這是表現之於時間的，那麼這樣的生活就是在替一個人的靈魂預備過渡到另外一個較好的世界中去；如果這是要準確地表現之於時間以外的其他名稱中，那麼這就是把一個人的生活混合之於牠的無時間限制的因素，卽善，愛，上帝。我祇擔憂着一椿事情，卽這種堅強的意識對於我很有利益地起了作用，使我知道，了最合理的，最自由的，最愉快

事情乃是生活在上帝中的生活，我希望這種意識不要硬化了，希望牠不會消失了牠的把我從人生之煩慮中超度出來，給我解放的能力。啊，但願牠對每個人都這樣，但願牠永遠都這樣啊！昨夜在這種見解中我沉思到了許多人生之展露，我覺得很愉快，很舒適。我願靜待着測驗。我將預備着。

以下這些斷片，當我寫下來之後，我就忘記了：

(一) 對於道德的完美之仇敵的議論是少荒謬啊。說一個人，其實是犧牲了他自己，會得爲了別人的利益而犧牲了他的美善，那就是說，一個人爲了要行善事而預備着變爲惡人的。倘若有人懂得，人是爲了這個緣故而在別人面前做出壞的舉動來的，他祇要因此而滿足了他的良心底要求，而並不是爲了某種原因或甚至某人，那麼這種議論是不錯的。爲某種原因或某人盡力，有時候是一致的，而有時倘這是不能與良心底要求相一致的，並不爲某種原因或某人盡力，有時也是一致的，但有時也並不與良心底要求相一致。這些都是個別的情形。

(二) 懷疑到一切罪惡之起源都是由於虛偽的宗教義理，這祇有那未曾思考過社會生

活之每日的現狀底原因的人才會有這種觀念。一切社會生活之現狀底原因都是思想——人民的思想。所以，虛偽的思想怎麼能不在社會秩序上發生很大的影響呢？有些人民在那以虛偽思想為基礎的虛偽的社會秩序中生活得很可以小康；他們自然要擁護這種虛偽的思想，虛偽宗教義理了。

（三）我不能寫作，我就覺得苦痛，於是我自己施以強迫。這多麼愚蠢啊！好像生命是存在於寫作中似的。實則生命根本不存在於一切身外的活動中。生命並不如我之所欲，而是如上帝之所欲。沒有著作，生命反而更充實，更有意義。現在我正在學習不寫作而生活。我自分是做得到。

（四）我曾紀錄過一段斷想，說一個人自臻於美善並不是給他自已預備未來的生活（這是爲了方便，爲了說話的簡單而這樣說的）但所謂自臻於美善，這意思乃是使一個人與生命之基礎更接近些，這生命之基礎是沒有時間的存在，也沒有死亡的，那就是說，使一個人的「自我」逐漸逐漸地遠離了肉體的生命而接近於精神的生命。

(五)伊芙琴妮·伊凡諾維支講到N女士，她這樣說：她祇在人家與她有關涉的時候是性子和靜的。一切與她無關的事情，她都不覺得有趣味，而這種事情如果與別人有了關涉，她是要惱怒的。她似乎擔負着一切與她接近的人底生命，倘若沒有她，大家都好像會得滅亡的。爲了一些輕微的責難，她會得侮辱了每一個人。但在十分鐘以後，她就立刻都忘記了，而且一點沒有懊悔。

這是最高度的爲我主義和瘋狂，但要達到這個境界却有許多階段。最初，是想到我是爲我自己而生活的，爲我自己的享樂，爲名譽，這是絕對的可能的瘋狂。在生活中——不爲自己而生活是不可能的，當被人攻擊的時候而不施以抗禦，當饑餓的時候而不去取食物，這都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以爲人生就是存在在這意義中，而將這種給予你以看出人生諸般不可能之處的思想，加以利用，以伸張你的與別人隔閡的個人生活，這就成爲絕對瘋狂。

(六)一個妻子親近着她的丈夫，對他說了許多以前沒有說過的撫愛的話，丈夫感動了，但這是祇因爲她會做過一些淫猥的事情而已。

(七)約翰·格拉底著個人與社會，他說：當個人變得意志堅強，廉潔，善良，肯幫助鄰人，不虛偽，不苛責別人，有對於他自己的尊嚴的自覺心，易言之，即有一個基督徒的諸般美德的時候，革命便會得豐富了。但如果他知道了他不過是一串原子中間的偶然的一個鏈環，他怎麼還會具有這些品德呢？就一個基督徒的觀點講起來，我們都是上帝的兒子，來執行他的使命的，所以這些品德都是可能有的，是自然的事實上，人沒有這些品德，倒反而像是不可能的事。但在一個物質的世界的觀點上講起來，則這些品德確是不相容的。

現在已經過一點鐘了。我要下樓。明天我得寫點文章。

二月六日。莫斯科，但願我活着。

今日，二月十九。莫斯科。

好久不寫日記了。最初是生病。大約過了五天始覺稍愈。在這幾日中，我校着藝術論，增添了些材料，弄壞第末一章。我決定把卡本特的文章并我的序文送交 *Sieverni Vistnik* 雜誌去發

表，我自己校了這序文。對於這篇論科學的印象正如藝術論的第二十章一樣——很覺得懊悔。我感到這論文是對的是必需的，但我所覺得苦痛者，是因為這議論將使許多人於迷途的善良的人感到傷心。顯然會有 *ooou* 個人不懂得我爲什麼，憑着什麼名義，而要非難科學，他們顯然會表示憤懣的。我當初是應該很和善地寫這篇文章的。在這一點上，我是負罪了。但現在已經太遲了。

上一次的我的日記中，我曾表示過恐怕那把我自己從這人世的生活，這使人不滿意的生活中運轉到上帝面前的生活，我所體驗到的永久的生活中去的意識會得消失了，會得硬化了。但現在已經過了十三天，我依然老是有此感覺，我老是喜悅着，直到現在也還是。

有時我用一點忍耐心，或是聽着會激怒我的談話，辯論，或是不滿意於自己的著作，或是責難別人，或抱怨些別的事情，——忽然我想起這恐怕祇是在我看起來是這樣的，因爲我正如灣着身子在地板上搜尋，倘若挺直身子來，一切不滿意的，會激怒的事情就非但全部消失，而且還能夠助長我克服體質之孱弱的歡喜。

在劇烈的肉體的病痛中，我還沒有經驗到這種歡喜呢。這是應該忍受的嗎？這是必須忍受的。賜我助力啊，上帝。

否則，我就非常愉快了。

我現在也覺得愉快，因為在老年時候，有一個絕對新的，偉大的，摧毀不掉的善良的境界展開着。這並不是一種幻想，這是一種靈魂的轉換，正如氣候之寒燠一樣地，可以清清楚楚地覺得的，這是一種從煩惱，苦痛，而躋於清醒，安康的轉移，這是一種完全依靠我自己的轉移。真的，這就是生長羽翼的地方。當感覺到有什麼困難或苦痛的時候，你立刻動身就走，伸展開你的羽翼來。為什麼不常常振翼而飛呢？我是顯然地還太孱弱；還未曾訓練好；或許是需要一點休息的。

倘若研究一下這情形是不是專發生於老年人，青年人能不能也有這種經驗，這倒是很有趣味的。我想起來，青年人也能有這種經驗的。人必須要使他自己習熟於這種經驗。這實在就是一種祈禱。

「你一定隱匿了一些東西，你一定懼憚一些東西，有一些東西虐待你，有一些東西是你所

缺少的。」——而忽然間，沒有可隱匿的東西，沒有可懼憚的東西，沒有虐待的東西，也沒有了缺少的東西。唯一的事情乃是離開了人間的法庭而進入於上帝的法庭。

啊，祇要這思想能夠支持到死啊！但即使爲了我所曾經經驗到的一切，我已經很感激你了，天父。

記以下諸斷想：

(一) 人們是沒有方法能承認一切物質的東西底非現實性的。「但一張桌子是永遠存在的，即使我走出了這房間，桌子總還在那裏，由一切別人看起來，正如由我看起來一樣的。」——他們總這樣說。好，你假如攥攏兩個手指，而放一個小皮球在手指中間滾過，你定不是顯然地覺得好像有兩個皮球嗎？的確是如此的，我每次以這方法來玩弄一個小皮球的時候，總覺得是兩個皮球，而實在牠們並不是兩個小皮球。以此例言之，桌子之爲桌子，祇是由於我的感覺之攥曲而已。或許這是半張桌子，或許是幾千張桌子——事實上，根本沒有什麼桌子，祇是某種完全不同的東西而已。所以，祇有我的永遠顯現的印象才是真實的，而這種印象乃是由別人的印象所

證實的。

(二)……我將我的產業給孩子們的時候，我的舉止很不好。我應該對他們好一點的。總必須要能夠不違犯了愛，但我那時候却辦不到。

(三)你不是常常驚異於智慧的，善良的人怎麼能夠抵禦暴虐和野蠻的迷信嗎？但祇要想起那竄逐，壓迫和侮辱開始在刺激那些工人階級的時候，你看起來却以為這祇是一種自己保全的感覺。在這一點上就可以解釋了人生之頑強力……

(四)法萊索夫告訴我了馬列柯夫（註六）底主義。一切都是美麗的，一切都是基督徒的：像你的天父一樣地完美啊；但這全部的主義底目的對於人們有影響而不能使人們得到內心的滿足，不能使人們得到一個人生問題之解答，這却還是不好的。因為其致命傷便是影響了別人。

所以我的條件，那是人們以為是虛偽的，或許倒是有唯一的必要的。

(五)……爲了要拂除一個人的罪惡，他必須要……在一切人面前懺悔他的欺騙，說：

饒恕我，我曾欺騙了你……多麼有勁的景象！而且是一個真實的景象。

(六)我們的藝術，因為牠供給了資產階級的娛樂，不僅類似於賣淫，簡直是與賣淫沒有絲毫分別了。

二月二十日。莫斯科。

今日，二月二十五日。莫斯科。

數日未有所記，校改了一些文章。今日寫信在七封以上。但一點文章都不能寫，雖然白魔及祈辭兩文還在繼續構思。

明日為二月二十六日。莫斯科，但願我活着。

不寫日記已有三星期多了。今日為三月十九日。莫斯科。

寫了一切所要寫的信。這一次所寫的都是重要的信。(一)給美國殖民團，(二)給 Po-

terburgskia Viedomosti 報館，關於「杜柯波人」事；（三）給英國各報館，亦爲「杜柯波人」求助；（四）給英國版藝術論作序文——論述檢查之乖誤。

我的內心生活依然如故。正如我所預料的那樣，我的對於上帝，及對於完善之愛的新的生意識却變得遲鈍了，衰弱了，這幾天來，當我需要牠的時候，牠却顯得，即使不是絕對沒有效果，但是比我所希望的效果更少了。

近日的重要事件乃是允許「杜柯波人」的移殖。（註七）

藝術論似乎已完全竣事了。

這幾日來文章寫作得很少。

可是有了許多感想；試錄之於此：

（一）估計人的最大的錯誤，就是把人類分別之爲智，愚，善，惡，強，弱，但人是兼有着一切的品性，是一個流動的東西。這是一件藝術品底最好的題材而且是最重要的，因爲牠毀壞了惡意的評判——而肯定了一切善的可能性。魔鬼的工役，知道了人性中存在着惡，造成了很大的效

果迷信，重刑，戰爭。上帝的工役，倘如他們更相信人性中有善的品性，他們便能造成更大的效果。

(二) 俄國人，日本，英國，德國，他們都要想做中國的主人，鬧意見，發生外交的衝突，甚至還會發生軍事的戰爭。但這一切都祇是爲了要把黃色人種混揉在一種基督徒的羹糊中，這種思想之傳佈及同化正如十字軍及拿破崙戰爭一樣。

(三) 萊蓬這樣寫着：「他們非但要在工廠中尋求食物，並且連工作都將不需要了。」人把這兩種要素，食物與工作，分配得如此之壞，非但不能得到愉快，而且竟成爲一種苦痛，因此個個都想從這種苦痛中獲得解放。如果人們也這樣地誤用了他們的血汗與呼吸這兩種要素，其結果也是同樣的，他們也會用一種人爲的方法找一個改變的辦法的。

(四) 你的壽愈長，則你的餘留的生命愈短。故無盡的生命，即是絕對的沒有生命。

(五) 祇有當你沒有過去未來這些時間觀念的時候，你才是過着一種真的自由的生活，這種生活是沒有什麼阻礙物的。當你回想起過去的時候，（你所曾受的屈辱，拂逆，甚至你自己的弱點），或當你推想到將來：某一件事情會得這樣嗎？或是不至於這樣嗎？這時候你就會有所

不滿，而覺到在困苦了。祇有在一個情形中，你才能夠與上帝融洽而生活於你的聖潔的精神中，那就是不回想過去，不推想將來，而安於現在的生活（即使你所過着的是一種牲畜的生活。）無論何時，你運用你的理智以觀察將來，你就是弱者，就是無價值的人了；但當你運用這理智去做上帝派遣你的使命時，你就是全能的人，你就是自由了，當你一推測到你的行動之結果時，你就可以看得見你自己立刻就變得孱弱，而被剝奪了勇氣。

今日，三月二十一日。莫斯科。

我繼續抄寫文章。身體萎弱已極，但感謝上帝，我很安靜，我生活於現在。我把批評藝術論的書報整理了一下。

（六）社會主義者永遠取消不了貧窮和能力不等的公平。強者智者將永遠利用着弱者愚者。正義和利益的均等，除了基督教義之外，沒有任何別的主義能夠達到的，所謂基督教義，即是否定一己的存在，而認清人生的意義乃為他人服役。

(七) 在第五條中我曾把這意見記錄了下來，但有些不同的地方。人爲了要與上帝生活，依賴上帝而生活，以及生活於上帝中，那麼他必需不爲任何外物所導引。既不爲過去的事物所導引亦不爲將來的事物所導引，祇要生活於現在，祇有在這生活中，才能與上帝相融洽。

(八) 聰明的社會主義者很明白，如果要達到他們的目的，主要的事情乃是提高工人們的智力與體力。但這事情惟有宗教教育才能做得到，他們不明白這一點，於是他們一切的工作都成爲徒勞的了。

(九) 「去尋求上帝之領域及其權能，其餘的人便會得跟着你去。」——這是達到社會主義之目的的唯一法門。

(十) 爲作祈辭而記之斷想：

大家都承認我們所過的生活，並不是我們所應該過的，也不是我們所能夠過的。有些人對於這種生活的救治方法是一種宗教的定命論，或是更壞一些，一種科學的進化的定命論。還有一些人則希望一切事情逐漸地好起來，以爲給自己的安慰，這些都是按步就班的人。另外還有

一些人則確信在一切事情到了極壞的境地，當政府及紳富階級完全統治了每一個工人的時候，則一切事情自然會得重新建設起來的（即社會主義），於是這種勢力將用種種方法給工人們翻個筋斗，這不但是對於一般的工人，而且這是對於一些正直公平的自我犧牲的工人們，使他們因此而指導一切事情趨於沒有錯誤，沒有罪惡之途。此外，還有第四等人，他們主張要改良全局，必須消滅壞人。但他們無從表示壞人的結局如何，也無從表示不壞的人，即使不是好人，從那裏做起。他們會得把每個人都當作壞人而摧殘之，或是在大革命中，他們會把好人壞人一并抓來摧殘之。當你要嚴格地評判起來，則沒有一個人可以算是不錯的。那麼該怎麼辦呢？這祇有一個辦法可以解決：即把人的靈魂施以宗教的變換，而一切理想的救濟方法所以妨害的，就是這種宗教的變換。

（十一）我的肉體就祇是我所能管理的一切存在物中之一片而已。

（十二）整個世界都是我所感覺的東西。但我是什麼呢？這是我所運行的東西。

（十三）寫出一件藝術品來，這是多麼好呢，在這作品裏，一定可以清楚地表現出人類之

流變的本性：同是一個人，他會得一忽兒是個流氓，一忽兒是個天使，一忽兒變做賢哲，一忽兒變做白癡，一忽兒是個壯夫，一忽兒却成爲最無能的人。

(十四) 每一個人，正如一切別人一樣，不能見長於每一件事情，必然能有所特長於某一件事情。他就以這種特長爲對於別人的需索，於是這種特長就使他得到了罪狀。

(十五) 所不能伺候者，並不是「上帝與財神」，而是「財神與上帝」。伺候財神——無論那一種繁華事情——就是一個伺候上帝的障礙。和平、孤寂，甚至無聊，都是伺候上帝的必要條件。在莫斯科，宗教的地講起來，有着許多野蠻人。在巴黎——有着更野蠻的人。

(十六) 英國有一種名字叫做 Peepshow 的玩具：在一小方玻璃背後，一忽兒顯出了這個花樣，一忽兒又變了另一個花樣。這也是表現人物的必要方法——哈琪·莫拉：是一個丈夫，是一個宗教狂……

(十七) 不久以前，我曾得到一個感覺，並不是一個推理，祇是一個感覺——我覺得一切物質的東西，連我自己本身也都在內，都祇是我自己的幻想，都是我的精神之創造物，祇有我的

靈魂是存在的。這是一個很愉快的感覺。

(十八) ……做那與虛偽的宗教教育所做的同樣的事情；這使人們習慣於反對他們的理智。

(十九) 對於世界，有兩種不同的觀察點：(一) 世界是一個固定地存在的東西，那即是說，世界存在在種種固定的形式中；(二) 世界是一個繼續地在變動的東西，結成了一個形式，正在變做某一個東西。照第一個觀察點講起來，人類的生命也就顯得是包含於世界的利益之和平的運用中的固定的東西了。在這個觀察點之下——人對於世界之構造就有了永遠的不滿足了。因為牠不能滿足人類所提出的種種要求。在第二個觀察點之下，則人類的生命是被視為一種本身也在變換，而且幫助着世界之目的底變換及達到的東西。就這種觀察點來看世界，則對於世界之構造是無所謂不滿足的。如果還有不滿足之處，那一定祇是不滿足於他自己，因為他對於這世界之運行沒有貢獻充分的和諧，而且他又不幫助這運行。

(二十) 守財奴的管理慾及貪婪是有誘惑性的，因為牠們是很簡單的。因為一個人所當

思考的人生之任何另一目的，你常常不能清楚地看出牠的結果來。這是如此之簡單的；有了一個勳章，一定會有兩個，有了百萬個勳章，一定會有兩百萬個……

(二十一) 我對伊芙琴尼·伊凡諾維支說，我妒忌他的自由，但他對我說，爲了這自由，甚至爲了那與自由相關連的權威及責任，他感覺到一切事情都很困難。所以，據我看起來，有些人是處在好的境遇裏，另外一些則處在壞的境遇裏，正如強者之於弱者，健康者之於病患者，富人_{之於}貧人。這使我忽然明白了人，在外界的一切歧異，倘設與內心的歧異比起來，那正是不算什麼一回事了。這好比倘若有人從一隻船裏跌落到亞速夫海，黑海，地中海或是大洋裏去，他如果是能游泳的，與他如果是不能游泳的，相較起來，就不算得什麼了。

(二十二) 我與P君談論婦女問題。我以爲婦女問題實在是沒有這回事的。有的祇是全人類的平等之自由這問題。所謂婦女問題祇不過是這問題的一個爭論點而已。

(二十三) 一個人在他自己的良心中犯的罪愈多，即使這罪是隱祕的，他自然而然地愈想尋求別人的罪惡，尤其是對於那些與他自己的罪惡有關係的人。

(二十四) 你一回到過去或一想到將來，你就是離開了上帝，你立刻就變得孤寂，被遺棄，而不自由了。

(二十五) 我曾思考過我自己，關於我自己的傷創，和我自己將來的生命——於是我覺悟了。這是自然而然地會這樣問我自己的：你，你的里奧·尼古拉維支（託爾斯泰）的責任是什麼呢？於是我覺得稍微好些。所以我是被一個卑劣的，愚蠢的，無聊的，色慾的里奧·尼古拉維支所阻攔着的。

(二十六) 當你在想到將來的時候，你就是在猜謎了。如果沒有了忍耐力，你就會碰到這種情形。但這是一種瘋狂！這瘋狂是一定會來的，因為一個人想到將來就是瘋狂的開始。

我把一切都寫完了。現在已經一點多了，二十一日。

明日為三月二十二日。莫斯科，但願我活着。

註一 「杜柯波人」(Dukhobors) 為俄國農民之一種，為宗教共產派。

註二 託爾斯泰日記常在記畢一日後并記次日，且綴英語 If I live 短語之簡文 I. I. L.

註三 託爾斯泰之知友，比利烏柯夫 (Paul Whnovich Birinkov) 託氏死後，比曾爲之作傳記。託氏在日記中常稱之曰波夏。

註四 託爾斯泰之小說，原名 Hadji Murad，曾攝爲電影，譯名「白冤」，故從之。

註五 這意義就是後來在一九〇二年託爾斯泰在他的巨著復活中所採用的。

註六 法萊索夫 (Matol Ivanovich Pharesov) 德譯克拉克西主義小說家及出版家。馬列柯夫 (Alexan-der Kapitonovich Malikov) 創「上帝道」(God-humanity)之說，主張每個人都應當道德地再生而提高上帝所賦於他的聖教。他絕端反對一切與罪惡搏鬥的過激方法。一八七五年，馬列柯夫率其信徒十五人移殖至美國，在干薩斯州建設一根據於其教義之農業公團。二年後，公團潰散，馬列柯夫遂遺歸俄國。死於一九〇四年，年六十二。

註七 這時候俄國政府允許杜柯波人移到國外去。故託爾斯泰爲他們寫信給歐美各國，請他們予以種種幫助。

喬治桑日記



影 小 者 作

喬治·桑 (George Sand 1804—1876) 十九世紀法國女作家，浪漫主義的健者，

著作有鬼治緣因狄安娜等。她與並世文人阿爾弗萊特·牟賽及音樂家曉邦的先後戀愛事件，一向爲文壇所豔稱。本書中所譯的日記，乃是她在失戀於牟賽的時候所記，體裁介乎書信日記，與隨筆之間。一種狂熱的戀情，充滿於字裏行間，真是罕有的戀愛日記。因爲字數不多，故全譯了過來。

I

一八三四年十一月巴黎。

自星期六至星期日的晚上記。

你不愛我。你一點也不再愛我了。我不能給自己欺瞞過這個真相。昨夜，當我們倆在一起的時候，我覺得身子很壞。你一留心到這個，你就走了。不錯，你離我而去是應該的，因為昨天晚上你也太累了。但是今天，你沒有一個音信來。你甚至也不差個人來問候問候我。我盼望着你。我等候着你，一分鐘一分鐘地，從早晨十一點鐘直到半夜裏。這是怎麼一個日子啊！每一次鐘鳴的時候，

我總是驚跳起來。感謝上帝，使我有這心病。我只盼望能夠就死了啊！你的比從前更多的感覺來戀愛我，而我也以比從前更多的感覺來戀愛你。我從來沒有戀愛過任何別人，我也從來沒有這樣地愛過你。

但我同時也以我整個的身心來戀愛你——而你之於我甚至連友誼也沒有感覺到。今晚燈時我寫信給你，你却不復我一信。他們告訴我的信差說你已經出去了；然而你却不來看看我，即使祇有五分鐘。你必定回家得很遲。天哪！這一晚上你在那裏呢？啊！我們兩人之間的關係是一切都完了。你總之是不再愛我的了。

倘若我再留在這裏，我知道我就會使你覺得下賤和可憎了。是的，你心裏的確要我離開這裏的。就在那天晚上，你還微笑着，好像很懷疑似地說：「唉！你不想走了嗎？」你難道這樣性地要和我說再會嗎？別煩惱罷。我在四天之後就要走了，我們彼此將永遠不再相見了。請饒恕我，因為我使你耽受了苦痛；你的仇恨已經充分地報復了；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比我更薄命的了。

一八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星期二晚。巴黎。

今晚我到戲院裏去，在那裏我認識了那漂亮少年特萊克呂慈。演的是第一場公演的哀那（註一）——無聊，煩雜得很！裴洛茲（註二）簡直在戲院裏睡熟了，倒像睡在他自己牀上一樣的舒服。人們在他的禮服燕尾上踐踏着，踏着他的帽子，他的脚。他祇醒了一醒，叫一聲「好上帝啊！」就又睡熟了。

至於我呢，我是個不幸的孩子，他們全都釘着我看，有人說：「你看，那不是喬治·桑嗎？讓我看看！把她指給我看！她在那裏？」我又聽得一位老太太說：「唉，她真是長得很俊俏的。」一位謙恭的外交官——這是從他的背心看出來的——從他的單眼鏡裏看着我，說道：「天哪，她是多麼美麗啊！」在一星期以前，我聽了這些話一定會覺得很高興。但是現在可不同了！世界上沒有一個人的誇獎會使我感到一些兒愉快了。

今天早上我給特拉克洛阿（註三）坐着畫像。當我們談話的時候，我吸着他的和美的紙

煙。他送了我一些。倘若我能夠將這些紙煙送給你，親愛的孩子，牠們一定能給你愉快好一會兒的。但是我却不敢。特拉克洛阿給我看他收藏的谷雅畫本。當我們談論到繪畫的時候，他提起阿爾弗萊（註四）他對我說如果阿爾弗萊自己希望着從事於繪畫，他一定能夠成爲一個大畫家的。我相信這話是真的。我想這偉大的特拉克洛阿一定歡喜臨摹阿爾弗萊稿本中的那些小畫稿的。

至於我呢，我正在給自己娛樂——給自己娛樂嗎？——我正在忙着奴役似地臨摹一些谷雅的美婦人。當我動身的時候，我將把這些臨本送給我的可憐的戀人。或許他不會得拒絕的。我知道他喜歡這種婦人。倘若我能夠得到這些姿容中的任何一個，使之成爲我的姿容，於是在夜間出去巡行於牆根路角，直到尋着了他才住，這又多好啊！他一定認不出這是薄命的喬治，他一定會戀愛我的，即使祇有一小時的時光。

不！我不能克服牠！好！那麼，我必須學會怎樣去忍受這些戀愛的苦痛。親愛的上帝啊，憑着你對於我的意志做罷。今天早晨我會把我的苦痛講給特拉克洛阿聽——因爲我講不出別的話。

來啊——他給我了一些很好的勸告——這是，並不是什麼鼓勵。他說：「憑着你要怎麼就怎麼做好了。當我處了那個地位，我是沒有什麼高傲心的。我並不是一個羅馬人。我是把我自己委棄之於失望的。牠緊抓着我，威壓着我而咬嚼着我的生活力。但當牠壓足了之後，牠自己覺得厭倦，牠就會離開我而放我安靜了。」

我的失望會不會離開我呢？一天一天地猛烈起來了。那顆平常向我張開着的心現在是完全向我緊閉着了——啊，這孤寂的恐怕啊！

有時我想到他家裏去，拉着他的門鈴直到把鈴索都拉斷。有時我想像着我躺在他房門外，等候他出來。我很願意倒在他腳邊——不是在腳邊，那未免是癡狂了——可是我願意投身在他的懷抱裏，於是哭出來：「爲什麼你要拒絕愛我呢？你愛我呀！」

是的，實在是還愛我的，但是你却羞於愛我了。你愛我，而這使你苦痛了。你不愛我真是大大地憐惜我了。

阿爾弗萊，你知道我是愛你的，我是除了你之外決不再愛別人的。吻我罷，別爭論了，給我講

些甜蜜的話罷，撫愛我罷，因為你是除了我的短頭髮和這幾天內顯現出來的頰上的皺紋之外，覺得我是可愛的。當你的熱情消歇了，而感覺到憤怒的時候，你儘管很壞地對待我，驅逐我出去，但千萬不要說這些什麼「最後一次」的可怕的話啊。

你要我受多少苦，我都願意忍受，但是祇要你許我到你那裏來，即使祇有每星期一次也好，爲了那些眼淚，那些親吻，這些都是把生命帶回給我的東西。

你不能！你是多麼地厭倦我，又多麼快的從你的戀愛中復原了啊，我現在所受到的冤屈，比之於在威尼市時，我慰藉我自己的時候，你所爲我而忍受的冤屈自然更大得多。那時候，你並不愛我，理智，自負心，和傲氣對我說：「你是不錯的。」現在你那一定說我那時是錯的。但是，我的愛人，這一切都是屬於過去的了。現在是依然很好很美麗呀。

我愛你。爲了要被你所愛，我願意擔受任何苦楚。然而你離絕我了，可憐的靈魂呀，你是發狂了……驕傲主宰了你。當然你是應該可以驕傲的，而且你的驕傲是美麗的，因為你有一個美麗的靈魂。但是倘使你能夠讓理智鎮靜了你的驕傲，牠就會對你說：「愛這個可憐的女人罷！你現

在知道你將不很愛她了，那麼你害怕着些什麼呢？她不會是最可憐的人的。在兩個戀人中間，誰愛得最少，誰受苦得最少。所以，現在正是愛這個女人的好時光了。」

他錯了，他不算錯嗎，我的上帝，現在，當我的靈魂已經很純淨了，而我的堅強的意志又第一次地失去了牠的權能的時候，他却離絕我了，這不是他錯了嗎？決裂了的可是我的意志嗎？我不知道，而且我還願意永遠不知道。關於牠們的理論和社會的原理，我又關心些什麼呢！我覺得，這就是了。我愛，我的愛情之力量會得把我載到天涯海角。但沒有一個人需要牠啊！……你說，「一個女人不能同時愛兩個男子。」當然這是我所曾遭逢到的事情。但這祇是曾經有過一次，決不會再有的。你瘋狂似地說：「明天她又要做這事情了；因為昨天她會做過這事情！」你是應該說得恰然相反的。我難道是個蠢人或鈍貨嗎？我難道沒有從我的過失而擔受苦痛嗎？難道對於像我這樣的女人，不能有有價值的教訓嗎？我難道不已經是三十歲的人，而且有完全的自主權嗎？是的，天上的上帝啊，我覺得我已是這樣的人了。我還能夠使一個男子愉快而驕矜，祇要他願意幫助我。我要一雙堅強的手臂來抱持我，一顆沒有虛榮的心來接受我，扶養我。如果我曾經找到

過這樣一個人，我現在也不會得弄到如此地步了。但是這種有主宰力的男子都像蟲蛀了的橡樹，牠的外表都是很使人憎厭的。

而你詩人，可愛的，你底芳香沉醉了我，醜毒了我。你真是太和藹，太機敏了。當我想接近你一些的時候，在我的嘴唇能接觸你之前，你就消溶在空中了。你正如印度和中國的那些繁茂的灌木，微風一吹，就灣下來了。我們從來不能從這些樹木的柔弱的幹上取得堅固的棟梁之材，以建造房屋。我們嘗着牠們的花蜜，我們漸漸地陶醉於牠們的香氣，在這種影響之下，我們漸至於酣睡和長逝。

而且，我也不喜歡那些有權力的男子，因為他們都太野蠻了。我痛恨他們的卑怯和虛偽。我痛恨他們的自鳴得意。他們在他們的罪惡之理論上蒙了一大篇道德的規則。但是他們會得不經意地犯一個罪惡。一個動作，究竟應當稱讚之如神聖呢，還是應當貶之為可恨的，這常常是取決於此動作之後的效果，或取決之於機會。我有一次看見一個可憐的女郎，在扼死了她底嬰孩之後，跪着哭道：「我的上帝，我感謝你，因為你給我勇氣，使我扼死了這個女孩子，倘若她活在世

上命裏一定要受許多苦楚的。」她簡直用一個殉道者的情緒來上斷頭臺了。

宣說你的大道理罷！給你自已打算打算罷，可憐的女人。你現在寫苦，但不經心到你在寫些什麼。你一點也不知道什麼，一點也不，你所知道的祇是你已經戀愛得足夠死於戀愛了。

星期五

李茨德今天對我說，惟有上帝才是應該受人愛的。這話或許是真的，但當一個女人戀愛着一個男子的時候，那是很難於再去愛上帝的。這是如此之不相同啊。李茨德還說，他所曾感到的唯一的深切的同情心是對於拉孟奈先生的，他又說人間世的愛決不會侵佔了他。

他真是很幸運的，這和善的小基督徒啊！

今天早晨，我看見亨利。（註五）他對我說，我們是用頭腦和感覺戀愛的，心對於戀愛祇佔據了很小的地位。兩點鐘時候，我看見阿拉爾太太。她對我說我們必須用策略去對付男子，應當

假裝着發怒，以使他們回來。在這些人中間，祇有聖伯符（註六）一個，他倒並不說這種蠢話來使我傷心。我問他戀愛的意義，他回說：「這意義就是眼淚；如果你哭了，你就戀愛了。」

是的，親愛的朋友，我戀愛了，我以發怒來為我的幫助，也是徒然的事。我戀愛，我將死於戀愛，除非上帝能顯現一個神蹟來援救我，或許他會將我的從事著作或虔信宗教的志願還給我。我應該去找尋聖姊馬爾達了。

夜半

我不能工作。啊，寂寞啊，寂寞啊！我不能作文，又不能祈禱。聖伯符說我需要散散心和誰去散心呢？這一切的人們都是些怎樣的人？當他們談了一點鐘我所沒有注意過的事情，他們就覺得失望了。他們祇是些來來往往的影子。我是孤獨的，永遠孤獨的。我要自殺了。誰可以有權來阻止我呢？

啊，我的可憐的孩子們，你的母親是多麼不幸啊！

II

巴黎——星期六夜半記。

我剛從戲院裏回來。我真給煩囂得要死了。我不舒服了一整天了。蒲谷蘭讀給我聽了一些特·邁特爾先生的文章。在他讀給我聽的那些文字中，我祇記得這三行：「在印度，有幾省地方，那裏的百姓常常立誓以自殺來報答菩薩，倘若菩薩對於他們的祈禱給予了恩寵的答復。那些實踐這個誓約的人大概都從一個山崖上捨身而下的，那山崖名字叫做——」

啊，上帝，上帝，祇要你能夠把你從我這裏取去的那些幸福的日子還我一天，我就很願意遵守這誓約了；但我一定會不再重獲我的失去了的幸福而就死去的！

音樂對於我決然是很壞的，而戲院又使我煩惱。到戲院裏去的那些人都如此之蠢啊。他們都顯得好像很安靜，但是很不經意似的。有些人顯得很幸福。而我呢，我坐在他們旁邊，感覺到好像有一條毒蛇在嚼我的心，我孤獨地坐在那裏，戴着我的水手帽（註七）看看自己混雜在那些全穿着玄色禮服的男子們中間，覺得有些悲哀起來。我現在也還在傷心。我的頭髮已經剪短了。（註八）我的眼睛底下顯着很深的圈子，我的臉頰凹陷進去了。我顯得好像老態龍鍾了。在我上邊全坐着那些金髮美人，白的白，紅的紅，裝飾着珠寶和烏羽，披着華麗的蜷髮，拿着花束，呈露着皓皙的肩膀。而我呢，我是什麼樣人，可憐的喬治啊！

是的，樓上就是方泰西（註九）將要選擇他第二朵花的獵豔場啊。可憐的人，你爲什麼不能愛我呢？依據了邏輯，依據了男子們的衡量，這無疑地是不錯的。但是你，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於知道這些女人中間，有沒有一個能像我現在那樣地愛他啊！

癡人，你把我拋撇在我生命中最美麗的境地中了，現在，我的愛情是顯得最真實，最熱烈，而最充滿着苦難了！

你已經破壞了一個婦人的驕矜。你已經把她推墮在你腳下。這對於你難道不算一回事嗎？知道她快要死了，難道還不算一回事嗎？——但是他不知道。——

你說謊，你知道你說謊，當你責罵我是做作的時候，你簡直一點沒有憐憫心的。我爲什麼要這樣做作呢？如果我願忌到人們的議論，我早就走了，因爲我相信你能給我辯護的。我難道還不算信賴你的正直嗎？

如果我離開了巴黎，他們一定會說我已經很狼狽了，而你，阿爾弗萊，我相信，你一定會替我辯護的。這樣，比之於留在這裏，給那些美麗的婦人以訾議我的權利，說我之改換男裝是爲了要在半夜裏跑進你的房間，而屈膝在你面前，總多少有一點顏面。誰把這消息傳佈得這樣快的呢？自然這決不會是你的。你會得在那些婦人面前譏笑我嗎？不會的，但是又如何解釋他們的輕視，他們的嘲笑呢！有人告訴我，在桃爾芬·嘉伊夫人（註十）家裏，這些婦人都在講談我的瑣事，而他回答道：「或許你的話並不完全錯的。」但是你，阿爾弗萊，當我在意大利的時候，你曾寫信給我，「啼罷，我的美麗的鷄，你永遠不會使我反對基督了。」啊，那些信於我已經不再保存着了，

我對着那些信哭泣，我吻着，我把牠們按在胸前，當別人不瞧見的時候！我這樣地愛這些信，現在我不再能得到了。

在某一信中，他對我說，「但是即使你從頭到底就欺哄了我，你也不會辜負我的，因為我們是互相遠離着，而且你也不會給我有什麼戀愛的表白過。」他把欺哄人的婦人與辜負人的婦人做了一個區別。但後來他又造出一種理論來，對於他的不向我表示溫存有所辯護。他說我之不會給他有戀愛的表白是因為恐怕他要向別人（註十一）去誇傲，「她又委身於我了。」是的，他曾這樣地怪我。

上帝啊，你知道我會不會懷着這種思想，在我一生中會不會卑屈到如此之下賤！你知道我究竟曾否說過別的哄人的話沒有？（除了那些爲了要不使阿爾弗萊苦痛而說的謊話之外。）親愛的上帝啊，爲什麼你把我安置在一個這樣可怕的境地中呢，在這種境地中，是必需要說謊的，否則，說出了真實話來就會得害死一個人的。爲什麼，當理智、意識和生命三者平衡的時候，你何以不從這種危險的境地保護我呢？你知道我們這些可憐的人類是什麼。爲什麼你還會讓我

們失去我們自己，摧殘我們自己呢？只有你有能力足以免除我的失敗和過錯，因為人類的瞭解能夠尋找到一切牠所要尋找的東西。只有你知道真相，只有你能夠安慰我，使我復原。

那麼快些處死我吧，殘忍的主啊！難道我還自贖得不夠嗎？我已經有好幾個悠長的星期在恐怖與顫慄中過去的。我所曾說過的謊話像一塊紅熱的鐵似的燒灼着我底嘴唇。屢次地我跪下在那些冰冷的教堂裏，瘋狂似的祈禱着，而我的牙齒也冷得震叩作聲了。前天晚上，在聖須爾辟思教堂裏，當我向你這樣祈禱的時候，「你要拋棄我而不顧惜我嗎？你要把我置於極刑嗎？難道一點都不能平你的怒意嗎？」——從我心的深處有一個聲音回答我，「懺悔，懺悔了然後死。」

哎，第二天我就懺悔了，但已經太遲了。而我又不能死，因為我們不是死於煩憂的人，我們是生於煩憂的人。我們該會繼續受苦難下去。我們是一滴一滴地飲着這苦難之杯的。整個的漫漫長夜，我們是被苦痛與眼淚調養着的，到了天明，我們便睡熟了，昏沉得沒有了知覺，祇有讓噩夢來蹂躪了。

昨夜，我夢見他在我身邊，他擁抱着我。我快活得發了昏，就此醒來。這是一個什麼夢？我的上

帝！這在我身邊的髑髏，（註十二）這我將不再駐足的陰沉的房間，這我將不再偃息的牀！我禁不住哭了。可憐的蘇菲（註十三）我給予她的是怎樣的夜啊！

我不能再這樣地受苦了！一點都沒有好處。我已經三十歲了，我還是美麗的——至少我總能够恢復從前的容顏，如果我停止了哭泣。我周圍有着許多比我自己更有價值的男子，他們一定很願意給我以友誼的；這些人是預備獲得我，像我現在這樣的一個人不說謊，不撒嬌。在聽我懺悔了我一切的過失之後，他們一定會要我的。

祇要能夠使我再愛別人就好了。我的上帝，請把我在威尼市那時所有的猛烈的生氣還我啊！把那在失望中間像發怒一般地侵襲了我的對於人生的本能的愛還給我啊。讓我再戀愛罷。啊！這個人方以為把我撕得粉碎是有趣味的事呢。他從我的煩憂中得到愉快。他飲着我的眼淚而笑了。那麼讓我死罷。

不，不，我不願意死。我要戀愛。我要再變得年輕，我要活着！但這一切溫和的企望都已成爲死灰了。上帝啊，你爲什麼拋棄我呢？我犯了罪沒有呢？貪生難道就是罪惡嗎？一個男子來對一個女

人說：「你曾被人家遺棄了，嘲弄了，拋撇了，踐踏在人家腳底下；你也許是應該受這些磨難的。你一點沒有將你過去的一切告訴我。我並不知道你，但我發現了你的受苦，於是我愛你了。我的希望便是將我自己呈獻給你。你自己安慰安慰罷，活下去罷，我希望能拯救你。我願意幫助你完成你對於這個病人的責任；你將跟着他到他的目的地去，但你將不再愛他，你得回到我這兒來。我相信你。」如果有一個男子來對一個女人這樣說，這對於她算不算是有罪的呢？倘若他——被他的感情之急躁，或爲了要證明對於她的崇拜的慾望所驅動——竟大大地愛撫她，流着情淚；倘若他始則勇敢，終於謙卑，以企圖突然地襲取她的感情，又怎麼樣呢？啊，你不知道連續數小時的被崇拜，被糾纏，被懇求是怎麼一回事呢？有些男子從來不做這種事情，從來不執拗地追求一個女人的。他們是更驕傲些，更溫文些地追求着女人，而等待着勝利的。至於我呢，我所曾遇到的唯一的男子，是要女人自己委身給他的。那意大利人！上帝知道爲什麼他的第一句話沒有把我嚇得叫起來！爲什麼我會屈服呢？爲什麼爲什麼？我可知道我知道你會爲了他而斷絕了我，而你曾處罰我的不經意的過失，像法官處罰一個故意殺人犯那樣的嚴重；況且，犯逆倫案的人也不

過受了一次大辟，而我却十個星期以來，每天都在受死刑，現在我是正在一分鐘一分鐘地死去。這真是一個太長久的苦楚。殘酷的孩子啊，你爲什麼在恨我之後又愛我啊？每星期在你心中脹滿了的究竟是些什麼神祕啊？

爲什麼這些惡感會漸漸地增高，爲什麼有這種厭惡，憎恨，惱怒，冷淡，和輕蔑的揶揄，而又繼之以這些突兀的眼淚與溫情呢？我生命中的魔蠍啊！不幸的戀愛啊！我願意把我所經驗過的一切給予你的孤冷的戀愛的一日，但決不再多些了，決不再多些了！這是不可怕了啊。我簡直不能相信啊，我要走了。我要走——不啊！無論我受了多少苦難，我決不走的。聖伯符也主張我應該在這裏住下去。

後來，你在威尼市又愛我了。那可是我的罪孽嗎？這是我的失望啊。我能夠解釋嗎？（註十四）如果我那時這樣做了，你決不會再答應我看護你的，你一定會得在忍受我的調護的時候憤恨而死的。但是沒有了我，你會得怎樣呢，可憐的垂死的鴿兒？我永遠不能夠審察你從疾病中受到怎樣的苦痛，而在我這方面呢，又一點沒有分你的苦痛。你說我欺哄了你。那時候我是處於兩個

男子之間，一個說：「回到我這裏來罷，我將彌補我對不起你的地方，我將愛你，沒有你，我就要死了。」同時，另外一個又在我耳朵邊說：「聽我的話，你是我的；你現在不能離棄我了。說謊。上帝要這樣的。上帝將赦免你的。」

啊，可憐的女人，可憐的女人，那時候她就應該死了！

III (註十五)

但是這個可憐的虛榮男子啊！從我開始承認以後，你對待我得怎樣啊！你要打我，你恐怕我，說要向全世界宣稱我曾經是一個娼——可是那時候如果我不說謊，你病中的發怒一定會害死你的。以後的幾天中，如果我不繼續着說謊，你也會憂傷而死的。你難道以為真有人以說謊為快樂嗎？天下沒有比這種罪更痛苦的了。這是他們的人間地獄啊。

你也覺得失掉了一個曾經愛過你，而你自己至今還戀愛着的人的尊敬，這是多麼可怕嗎？

你看我對待那個人這樣的不同啊！當他走了的時候，我可曾努力想保留一下他的尊敬嗎？我可曾對他說過謊嗎？我可曾厭煩於推諉嗎？我可曾設法阻止他不變作我的敵人嗎？而他難道不會盡其能力來造作許多傷害我的事情嗎？

……滿心裏只有你。我幾乎希望你明天再待我很殘酷，因為這樣以後的幾天你就會很溫和地待我了。這是你的老牌氣，可憐的小蘆管兒，掙扎於憤怒與溫和的中間，傷害了我，然後又治療我，冤屈地辱罵了我，然後再認了錯，因為你不由不看出了真相。你是像一匹羊似的溫和，然而有着一頭獅子的氣質。但是這許多人參加到我們中間來，而你對於我所施之於你的「毀損」終於還不肯放棄了懷恨。你也不能把你所感受到的憐憫心根本除去。

可憐的阿爾弗萊，如果沒有人知道，你會得饒恕我的！但是在你之外還有達戴先生。如果你回到我這兒來，他一定會得用他的蠢惡的口吻說：「好天爺，多麼軟弱啊！」達戴他自己喝醉了酒的時候，倒在岱牙賽小姐的腳膝上哭起來！還有許多別的事情。你聽着這個又聽了那個。你

又聽了人家告訴你，人們在某一個美術的沙龍裏怎樣地講着我們。如果你回到我這兒來，你知道這些女人會得怎樣驚叫起來！多麼可怕的感動啊！多麼可怕的笑話啊！因此你寧願安於瘋狂與憂愁了。況且，當你的確已經被愛過了之後，又何需乎寬宥呢？

當你雖去威尼市的時候，如果我那時知道了你已對我有真的愛情，如果我知道你那時也正如我現在一樣地感受着痛苦，我一定很願意斫去了我的那隻使你怫然的手，我一定會對你說：「把牠投入海裏去罷，讓這裏流出來的血去洗淨那另外一隻手罷。」然後請携着我的淨善的手引我到天涯海角去罷。」倘若你能夠接受我這贖罪的辦法，我是至今還願意向你贖罪的。你能不能呀？

但我這些謔語是在對誰說呀？對你，我的房間的牆壁呀，你響應着我的啜泣！對你，嚴肅而沉默的畫像呀！對你，可怖的髑髏呀，你充滿了比殺死那軀體的毒劑更有效力的毒劑！或則可是在對你說嗎，既聾且啞的基督！我是徒然地說了，徒然地哭了，徒然地自己憐惜着自己，只有你才能

原宥我。請你的慈悲讓我的侵襲了憂愁的心忘掉了一切罷。

啊，把我的愛人還我呀，我將虔敬你。我的雙膝將跪穿了教堂裏的鋪石。

星期四晨

昨天裴洛慈對我講的關於李茨德先生的那些話多麼無聊啊？阿爾弗萊會得告訴他嗎？阿爾弗萊會得有一刻兒竟相信我和李茨德先生戀愛了嗎？他會得到現在還相信這事嗎？啊，我的愛人，祇要你能妒忌我，我將多麼快活地把這些人多撇開了啊！但是你並不是妒忌。你假裝着相信一些你所不相信的事情，以便你可以更快些解釋了你與我的關係。這是殘酷的，如果我能夠愛李達德先生，我早就爲了憤恨你的應諾而愛上他了。但是我不能愛他啊。達德先生，你對於這事情作何解法？現在正是運用你所妒忌着的邏輯的時候了。

前天我會聽到了一些邏輯。我很高興我向來不喜歡菠蘿因爲我如果喜歡了牠，我就要喫

牠了，而我可喫不下菠菜。

再講到邏輯，不久以前，在諾昂，我和我的朋友，那個高盧人（註十六）飲着酒，他縱讀着那被殺的路易·斐利普的時候，我說，「你的聲音很危險。如果我不知道你是怎樣一個好人，我一定要以爲你是一個歹人的，如果我不愛你，我就會恨你的。」

這就是運用邏輯。請邏輯的罷，你是能夠運用邏輯的人。至於我呢，我受苦而哭泣。如果我能做任何別的事情，我決不會哭泣，也不會受苦了。

告訴我，你以爲什麼是使一個婦人忠實的最穩當的方法呢？你能用道德的教訓來駕馭她嗎？啊，不能的，我的愛人，除了被戀愛所守護着的心以外，沒有一顆心是靠得住的。但是，這就有了這樣的問題了——一切的丈夫們就都要這樣地議論起來——如果我們必須祇倚賴着戀愛，那麼我們便永遠不能使我們的妻子忠實了。這真不錯，我的愛人，你祇要有一次失掉了她的愛，你之心，你就沒有別的方法能駕馭一個婦人了。

裴洛慈勸我拒絕了李慈德。爲什麼我要拒絕他呢？爲了誰呢？當我們倆在一起的時候，我幾

乎以爲他對於我已經在墮入情網了，或是他已準備着要愛我了。如果我早能夠答應了他，我也許已經鼓勵了他這樣做了。你那時的情形，我正在要告訴他——這意思是說我要使他了解——這是不必想起的事。於是，忽然地，當他第三次到我這裏來的時候，我清清楚楚地看出了我已經很蠢鈍地抱持了一種不必要的德性。李慈德除了上帝和聖處女之外不再愛別的人。而聖處女是與我絲毫沒有相似處的。

卓絕的青年人呀！倘若他的虔信是忠誠的，我很尊敬他。倘若這是一種矯作，我將永遠不知道這裏的區別。但無論如何，我爲什麼該拒絕他呢？我怎麼能這樣做？又有什麼理由能說呢？

況且，這又是完全沒重要的事！對於我，除了一種堅決的思想，一個最後的希望，此外一切都不是實在的。這希望實在爲了你而很和順的，可憐的喬治——你是這樣地渴望着被愛，而現在是這樣地謙和的人啊。

在我對面，掛着瑪格達侖（註十七）的畫像。她哭着，而我也和她一起哭着。她的頭髮多麼美妙啊！我就是剪短了頭髮，但是戴着她的十字架及死神之頭的瑪格達侖呀。你這樣悲慘地注

視着的這髑髏，可憐的罪人呀，牠並不如我桌上的這個髑髏那樣地給你一個恐怖的教訓。你愛着基督，他說：「她的罪孽已被饒恕了，因為她已經愛了許多。」

我也愛着，但是我還沒有被饒恕。如果你的基督在微笑着饒恕我，而允許我聽到這些有希望的話，我是多麼高興地肯將我這舒適的房間和溫暖的衣服與你的荒野和襤褸的衣服交換呀？對於我的罪孽，他甚至也不說一句：「讓這個女人走近來，許她給我洗腳罷。」

正如我曾告訴過你的那樣，裴洛慈我有一個決定的主意，我要得回阿爾弗萊底友情和尊敬。這是要費一點時候的；至少要六個月，或許還得多些。我願意牠得費了我畢生的時候。這是支持我的生命的唯一希望，這是侵入了我這可憐的頭腦裏的唯一的^{主意}。這就是我何以不離開巴黎的緣故，因為當我走遠了之後——正如他自己曾經洗過的那樣——他將以為我是在做一些使他懷疑的失檢的舉動。留在這裏，讓他能看守我和判斷我，這是對於我自己的唯一正當辦法。所以，你看，我不願意使我自己孤寂起來而生活於隱遁中。那是在他看出來一定以為是浪漫了或是發瘋了的。他要懷疑我能否那樣孤寂地生活着。第一步我就走出到外邊去，他會得以

爲我是被誘惑了，而且他還會決定我已屈服了。況且，誰知道這是不能證實的呢？修道院生活，隱遁主義，苦行主義，這些都會得加強了官感。我爲什麼要以這危險的孤居生活來加強我的官感呢——我是生活在男子們中間，一向不意識到官感的人呀！

雖然他如果肯給我表示一點點感情，而每天來看我一次，我就很願意像一個修道女那樣地生活着。然而他決不會來的，或是即使他來了，這也必然是照常的那種輕蔑的神氣，那是從他的戀愛氣分中發生出來的一種反應。

不，我必需給我留一個時期的可以作爲我的經歷的記錄。我必需顯示一個足以向他證明我能夠愛，能夠受苦，能夠低首下心的經歷。

我的計劃是使我周圍都環繞着那些氣質高尚的名人。我不想選那些有權勢的人，我願意與藝術家們結伴：李茨德，特拉克洛阿，貝留茨，梅也俾爾。我不曉得還該選那幾個人。我將與他們在一處，正如一男子在男子們中間一樣。

自然，人們要說閒話了。他們一定會反對我這種友誼的可能性。他們會嘲笑我。阿爾弗萊會

得聽到這種譏諷而得到一個錯誤的印象。他會得斷絕了我。如果他還沒有一個情婦的話，他就會得立刻找一個情婦。但真理會得勝利的——啊，我的上帝，你比我懂得多呢！謊話固然會得傳出去。但是，同樣地，好的事實也一樣會使人家相信的。那些在我周圍的人會得替我辯護的。他們會替我的行為說句公道話。自然，如果他們不是畜生或小人，他們自然會替我說的。如果他竟是這種人，那麼他們就會被人家知道是這種人，而他們所造作出來的假話也就不會有人相信了。我看我必需仔細地看他們的性格而揀選一些朋友。

在我能夠再多找一些錢的時候，我就要再自辦伙食，而在家裏喫飯了。於是每天晚上，我將請兩三個朋友來喫飯，像從前一樣。我將辛勤地工作，我將多出去。我必須散散心，堅強我對於失望的抵抗力。

在我這種健全的端莊的生活，過得足夠證明我能夠支持下去以後，啊，我的愛人，我就要到你這裏去請你握我的手。我將不再以嫉妬和迫害來使你苦痛了。我已經懂得當一個人不再愛的時候，他就不再愛了。但我必須得到你的友誼，我之需要你的友誼，是爲了要禁受那在我個人

心中的戀愛，而不使牠傷害我。

啊，祇要我今天能夠得到你的友誼就好了！我是這樣焦渴地希望得到你的友誼啊！這對於我將是怎樣一個美好的世界啊！如果我能夠常常收到你幾行書疏，答應我隨時送一點東西給你，那從賽納河邊買來的四個銅子的小雕像，或是我自己捲的紙煙，或是一頭烏，一個玩具，無論什麼東西都好，總之是足以排遣我的憂愁和寂寞的。是的，無論什麼東西，祇要能夠使我想像到你在收到這些愚蠢的贈品的時候會得想起我一會兒，我就滿足了。

不，這並不是有什麼計較，也不是什麼處世的謹慎，也不是對於人們的說閒話有所害怕。天哪，並不是這些緣故！我正要把我的事情告訴給全世界。每個人都知道，每個人都談論着，每個人都訕笑我。但那並不重要，比起我的宏大的憂愁來，給人家當做笑柄，這事情已經是很小的一種煩惱了。讓我的敵人們去快樂罷，我情願受苦。我簡直不常想到他們，當我想到他們的時候，這就是我在憐憫他們，因為他們用這種奇怪的方法去獲得他們的快樂。

真的，我並不曾請你來看望我一次，以表示我並不是一個被拋棄了的可憐的婦人。在上次

我看見你的時候，是你自己願意這樣的。我可曾接受你這意思嗎？給我一句公平話啊。

但你現在不會聽見我的話。你現在正酣睡着，因為現在是早晨十一點鐘。

是的，我是應該希望得到你的友誼的。但是你不許我使你相信我的好意見。如果我現在到你這裏來作這樣的請求，一定會發生風波，一場無終止的風波，而他們會吵得你生病的。至於我——天呀，我是與其一無所得，毋寧受一個重大的打擊的。一無所得——這是天下最可怕的事。這是我的贖罪的方法，不要讓別人再要求你了。麻衣和灰塵（註十八）茹素，鞭策的梢，這些都使悔罪的人去思索如何計劃的唯一的刑具。他們還沒有看出我所受的痛楚。我住在離開我所愛的那人祇有三步路。但我被拒絕去見他，我不得不自己矜持着，守着沉默，裝着歡笑，照常地飲食！

還有妬忌。我需要許多時候才能達到不被妬忌的勇氣。哎，我的上帝，你使我擔受了我所沒有夢想到的苦痛。但我的憂愁將被推下到我的心之深淵裏去。不久以前，我和他在斑松家裏喫飯，我才懂得一個人在妬忌心的影響之下，真是多麼卑劣，多麼不義，多麼愚蠢。他很足以使人景

仰地說起一個女人，他說我一定想傷害她的。這正是醜惡的如牠的愚蠢一樣。

不，不啊，上帝，切不要使我變做一個非人性的無靈魂的人啊！

熱情的能力是兼有着殘忍及神聖兩種性格的。愛情的苦難應該是上升的，不該是下降的。這裏驕傲是很有用處的。來罷，我的驕傲，來證明你的價值和身份罷。

也許那個女人幫助他，安慰他，也許她教導他堅信戀愛。我呢，哎，我祇教了他否認戀愛。 *Mora*

culpa 阿爾弗萊，我要著一本書。你將看到這本書並不是一部復仇的東西，而是對於我自己的
一種可怕的譴責。上天的諸神聖啊——你犯了罪，你怎樣受着苦難啊！

IV

我的死時臨近了。每天過完的時候，響着一次喪鐘，在四天之後，最後一次的喪鐘將穿過了那給予生命的空氣而顫震在我周遭。一個墳墓將要開放了，我的青春和熱情將永遠地消逝在

這墳墓裏。以後我將變做怎樣的人呢！悲哀的幽影呀，你將流浪在那一個溪岸邊上呢？你將穿行於那一個永恆地寒冷的廣漠的境域裏呢？

自殺了情感而偷生於絕望的死域中，是比服毒更需要勇氣的。啊，我的孩子，你永遠不會知道我是怎樣地愛你啊。

我已委身於這種活着的死亡了。上帝，爲什麼你要喚醒我呢？爲什麼你差遣這可愛的美麗的孩子的臉之幻影來惹擾我呢？我的焦熱的夜之幻魔，死之天使，命定的戀愛，我的命運呀！我怎樣地至今還愛你呀。暗殺者！讓你的親嘴燃燒我！讓我完全地被你消損了罷！於是把我的屍灰散在天風裏，牠們將使那些供給你歡樂的花更繁榮的。

吞嚙着我的心的這種火焰是什麼東西呀？牠正如一個火山在我心裏爆發着。啊，上帝，憐憫你的可憐的生物罷！爲什麼別人能死？爲什麼我不能死於我的悲哀之重荷？他們說憂愁會得自己消竭的，受傷的心會變得感覺遲鈍的。我的這顆心什麼時候才會不撕扯我呢？牠什麼時候才會得衰萎下來而讓我得到一點平靜呢？

藍色的眼睛呀，你將不再看我了。可愛的頭，我將永遠看不見你在甜蜜的疲倦中偎倚着我了。溫暖的，柔軟的肉體呀，你將永遠不再擁着我，像愛利莎把擁着那死了的孩子，使牠重生一樣。你也不再會像基督碰着乾路恩的女兒的手，而說着「小孩子，起來罷，」那樣地碰着我了。永別了，黃金之髮呀，永別了，皓白之肩呀；從前曾經有過一會屬於我的一切呀，永別了。從此以後，在你的熱情之夜裏，我將被逼得去到森林中抱着松樹的巨幹或石塊，高喊着你的名字，當我夢想着我的歡樂的時候，我將暈倒在潮冷的地上。

爲什麼這個凝住的人像永遠留在我腦子裏？在一切的對於理智的反叛之後，一切的真理的酌議之後，在一個受傷的自我的一切掙扎之後，爲什麼你這神聖的肖像還會得顯現在我和我房間裏的牆壁中間？

爲什麼凡是和我講話的人，他們的臉兒會得忽然地消隱在雪堆裏，而我忽然地在他們每個人的肩膀上看到了我所愛的人的頭啊？爲什麼我必須把我的歡樂或恐怖的呼喊抑制在心裏啊？在狂囈的時候繚繞在我床頭的又是些什麼夢兆啊？難道在那我所愛的人身上有着一個

魔鬼——一個將糾纏我，磨難我，直到我的戀愛終盡的時候的魔鬼嗎？

在我骨髓中燃燒着的是一種什麼天災所降下的熱病啊？我究竟做了什麼錯事，而要處罰我在心裏感覺到這樣猛烈的戀情啊？爲什麼我的血都變成了火？爲什麼在死的一刹那間我懂得了一種比男人更熱情的擁抱？那一種憤怒刺激了你，所以你要把我推擠到棺木裏去，而你自己則享用了我的肉又吸飲了我的血？

你願意我自殺嗎？你說你要禁止的。如果這種情焰繼續着銷燬我，我又將成爲怎樣的呢？如果我不能有一夜不爲了你而高聲地哭泣，那麼當我永遠地失去了你的時候，我又將怎樣呢？我是不是將如修道女一樣地被慾望銷燬得臉色蒼白嗎？我要不要發起瘋來使這屋子裏的人都被我的狂叫所驚醒嗎？是的，你心裏是希望我自殺了的。

是爲什麼我不該自殺呢？在想到了拋棄我的孩子們的時候所感受到的悲痛，使我的心都碎了，這種悲痛會得在上帝面前給我所要鑄成的錯誤行爲贖罪的。我的女兒，她會不會因爲我死而受苦的呢？很少很少。我的兒子……我的可憐的孩子，你將苦痛地哭着，而你的靈魂將永遠

地受了傷創。當他們告訴他：「你的母親死了。」啊，那些眼淚，我的小寶貝的那種嗚咽啊！爲什麼因了他們而煩腦着呢？我將不再會得看見他們，我將不再知道我的兒子的眼淚了。但是，現在，他們先已深入了我的心裏；我已經想起他們了，我的孩子的熱淚啊，牠正如流下在我的臉上啊。可憐的小寶貝！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孩子時代的悲哀；那是與現代的悲哀差不多同樣地強烈的。當一個陌生人溫和地告訴你；說你的母親已經去世了，你於是就得孤獨地穿過了那些冷靜的長廊，悄悄地獨自走回去。不啊，我不願自殺的，除非我的狂易剝奪了我的理智；正如以前發生了好幾次的幾乎到了死的邊上的情形那樣。但是阿伯拉罕的天使伸出着他的劍在拯救我的孩子。好好地看守着我罷，孤兒的上帝啊。驅逐了那些可怖的誘惑罷。把我從這些着魔似的時候中超度出來罷，那使我感覺到我的孩子已沒有了存在的時候，那除了我自己的戀愛及絕望之外不再管到其他的時候。那使我很願意把心都扯出來的殘酷的時候。前天晚上，我夢見我把他葬在一些磚石底下。啊，可憐的小心肝啊，你要被活埋着了。當那墳頭石以牠的重量壓死你的時候，你將怎樣地受苦啊。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啊！我希望你有一天讀這段文字，而知道我是怎樣地愛

着你。啊，我的眼淚，我心裏的眼淚啊，你沾漬了這紙葉，也許有一天他的眼淚會得在他的名字近旁尋到你的痕跡的。

星期六

今天早晨，我在居斯達夫·巴彼家裏遇見了茹爾·桑度。他見了我並不窘急，而他的態度也顯得很溫恭有禮。我們立刻就彼此解釋起來。因為要他認錯，我先認錯了。我開始就提到那據說是他說對我很含惡意的話。我承認在最初的時候我確是覺得很傷心很不快，而且我會胡亂地錯怪了幾個密切的朋友，尤其是巴彼，他是決不肯說出我當時會怎樣說的。我後來又說，我願意承認他的解釋有些固然是不免於誇張，但有些倒是真確的。我並沒有說明這些話是誰傳給我聽的。不幸得很，我這些話說得太使他折服了。他反而拒絕承認一切的事，而且絕口不承認他曾說過一句關於我的話。他的反辯說得很用力，可是一點不忠實相。最後他又否認他曾與卜朗

許，或弗萊靡比亞，這些人講和起來抵抗我。他並沒有看見他們過。他看了他們所寄的那幾篇文章，就很不舒服了。這些話我都是真的。他給我了證據，於是我們講到別的事情上去了。我在抽紙煙的時候溫着我的腳。那時居斯達夫·巴就照常的說他的雙關諧話了。茹爾這個人，當他顯得很坦白而自然的時候，的確是非常仔細謹慎的人。我和他握着手，對他說，我們不要再相見了，因為高興講我們的閒話的人太多了，但我請求他當我們在旁人面前相遇的時候，他不要再避開我，他該走上前來和我友誼地說些寒暄話。他問我可不可以去到索朗琪的學校裏去看他。我很客氣地答應他了。

這一次的會晤我很得到了些安慰。當兩個人戀愛了的時候，他們就不再是朋友了，這是可怕的。無論是爲了好或壞，他們都彼此祇有戀愛了。啊，親愛的上帝，爲什麼人的情感要這樣地變換，而爲了一個新的目的就把同樣神聖的火投進了靈魂裏去呢？或許在每一個人生中，祇能有一個最大的愛。那麼在我的生命中，那一次是這最大的愛呢？奧萊蓮嗎？在我心中之心裏，這似乎是最美麗的了。但戀愛而沒有結合，這是神祕的，殘缺的。初戀是最理想的，——而最後的戀愛却

是最真實而不可逃避的。這就是此刻正在危害我的東西了。

難道我必須這樣年輕就死去嗎？親愛的上帝，救救我呀！祇要我能歸依到宗教裏去就好了。祇要我能夠信仰基督，像修道女那樣地信仰着他就好了！

註一 哀那尼 (Ernani) 維克多·雨果所著的劇本，這是浪漫主義的第一個劇本，這一次公演曾經起了一

個很大的爭鬭，在浪漫運動史上是一個大事件。此劇有曾虛白中譯本，前真美善書店出版。

註二 裴洛惹 (Buloz) 兩世界評論的編輯。

註三 特拉克洛阿 (Delacroix) 當時的名畫家。

註四 阿爾弗萊即牟賽的名字。

註五 此亨利係指其時旅居在巴黎的德國詩人亨利·海涅 (Heinrich Heine)。

註六 聖伯符 (Saint Beuve) 當時的大批評家。

註七 水手帽 (bousingot) 是當時流行的一種女帽。

註八 喬治·桑曾剪下了她的頭髮送給阿爾弗萊·牟賽，這也是當時浪漫主義的流行的戀愛方法。

註九 方泰西 (Fantasis) 是牟賽在一八三四年所著的一齣喜劇，喬治·桑在戲院裏，仰看樓上包廂中許多盛裝豔服的女子，在她的失戀的心情中想起來，她以為牟賽一定會從這些女人中去挑選他的新戀人的。所以她在日記中這樣地洩露了她當時的心理。

註十 嘉伊夫人 (Dolphine Gay) 當時的一個女作家，她的沙龍是當時文人學士羣集之地。

註十一 此句中之「他」，係指牟賽，「別人」係指柏諧洛。

註十二 這觸髅是她房間裏的擺設品。

註十三 蘇非是她的女婢。

註十四 這是說牟賽疑心她在與他決裂之後，她曾愛了別人，她則矢言始終愛着牟賽。

註十五 此日記殘缺第一頁，故不全。

註十六 此指阿爾封斯·弗婁里 (Alphonse Fleury)。

註十七 從良之妓女，見聖經路加福音。

註十八 表示悲哀或懺悔之狀，東方猶太民俗，服喪者身着麻衣，髮上塗灰塵，或坐於灰中。

果
庚
日
記



影 小 者 作

果庚 (Paul Gauguin) 法國近代大畫家，他的書以歸返人類原始生活爲題旨。故所作大都爲蠻荒中之初民景物。日記一卷 “*Noua Noa*”，久已膾炙人口。死後其子愛爾爾·果庚又出其晚年寓居馬蓋薩斯島時之日記（一九〇三年一月至二月）刊行之，是爲其絕筆矣。本集所載，卽從此日記選出，惟全書未排比月日，故祇擇其較有趣味者譯之，不若本集其他各選本之悉依原來月日而不加刪節也。

漫無秩序的散亂的札記，正如夢一樣，正如一個以許多段片拼續起來的人生一樣，因為還有別人也有着份兒，所以對於美的東西的愛好，也可以在別人家裏看得出來。有許多東西，當寫作出來的時候是很稚氣的，有些則是一個人的閒暇底結果，有些是可愛的（雖然也許是愚笨的）思想之歸類——在不顧一切惡劣迴憶的時候，有些光線一直刺射到我底藝術的中心去。如果說一件藝術品乃是一件憑着機會而成的東西，那麼這一切的札記都變得是無用的了。

我相信那引導着我的工作——我的一部分工作——的思想乃是很神祕地與其他整千種思想，有些是我自己的，有些是別人的，相連系着的。有許多日子我耗費在閒想中，從這種閒想中，我常常想起許多很長的貫串着的種種研究，但常常是沒有什麼效果的，而且更常常是很麻煩的；一陣黑雲剛把遼遠的天涯遮暗了，我靈魂裏感覺到一陣紛亂，使我不能做任何事情。如果

在別的時候，太陽十分光亮，山境異常清朗，我將依戀着如此這般的工作，或是幻想，或是讀一點兒書，我想我必須寫一點簡短的記錄，使牠的記憶永遠地存在着。

有時我回想到一直從前去，一直想到那巴戴儂底馬匹以前去，想到我孩子時代的那匹名字叫做達達的很好的木馬。

我曾與哥洛畫中的水中仙女盤桓着，在維爾·達佛萊聖林中跳舞。

×

紅蝦（一八八六年冬季的一個故事）

雪在開始降下來了，冬季到了。我將一點不掩飾你，這祇不過是下雪罷了。窮人都很困苦。是那些地主們是不會懂得這些事的。

在這十二月的嚴寒的日子，在我們這美好的巴黎城裏的萊比克路上，行路的人都比平常更忽忽一些，一點沒有緩步巡遊的想頭。在這許多行人中間，有一個衣衫襤褸的戰慄着的人，正在急急忙忙地走向外馬路去。他把身子裹在一件羊皮外衣裏，戴着一頂兔子皮的帽子，生着一

簇剛硬的紅鬚子。他的神氣看上去好像是個牛販子。

不要祇看了他半眼；雖然天氣是這樣的冷，但你可不要忽略過了他的雪白而柔和的手，和那雙非常清澈而帶着孩子似的天真的藍眼睛。這一定是一個可憐的乞丐吧。

他的名字叫做文桑·梵·谷訶 (Vincent Van Gogh.)

他急急忙忙地跑進了一家專賣破銅爛鐵，野蠻人的箭，和廉價的油畫的小舖子裏去。可憐的藝術家呀！你把你的靈魂之一部分放進在這張你預備賣掉了的畫布裏去了！

這是一小幅靜物畫，在一紙紅色的紙上畫着一些紅色的蝦。

「你能不能付這張畫一點錢，幫我付了房租？」

「天哪我的朋友，我的生意也難做呀。他們要向我買廉價的米葉 (Millets) 呢！况且，你自己明白。」那老闆說，「你的畫又不時行。現在時行的是文藝復興的東西。好吧，人們說你很有天才，我應得給你幫這個忙。來吧，這裏有一百個銅子兒。」

於是圓圓的銅子兒在櫃台上叮響着。梵·谷訶一聲不響地收了這些錢，謝了那老闆一聲，

便走了出門。他很苦痛地順着萊比克路走了回去。當他差不多走到他的寓所的時候，一個窮苦的婦人，剛從聖·拉薩爾教堂出來，對這位當家微笑着，希望得到他的施捨。那隻美麗的柔白的手於是從那外衣袋裏伸了出來。梵·谷訶是一個讀書人，他正想着那可憐的愛麗莎姑娘，於是他的那個五法郎的大銅元就變做了這個窮婦人底財產。好像對於他的行善感到非常羞恥似地，他餓着肚子迅速地逃走了。

總有這麼一天會來的，好像牠已經來了似地我看見牠了。我走進了拍賣行的第九號畫廊。當我走進去的時候，那拍賣行中的人正在叫拍一組畫。「四百法郎，『紅蝦』四百五十五！來吧，諸位，這還該多值些錢呢！」沒有人說什麼話。「定了！『紅蝦』文桑·梵·谷訶畫的。」

x

有人說我是打彈子的無敵手，而我只是一個法國人。美國人都很憤怒，他們提議請我到美國去比賽一次。我接受了。人們賭了巨額的錢。

我乘輪赴美，途中風浪很大，所有的乘客都嚇慌了。在一頓完美的晚餐之後，我打着呵欠，去

睡覺了。

在一間闊大的華麗的房間裏（美國式的華麗）著名的比賽舉行了。我的對手先打。他打到一百五十分。美國高興了。

於是我打，慢慢地，舒緩地，妥，妥！美國絕望了，忽然一陣叫喊聲震聳了屋子。我的心一點也不跳動，我依然慢慢地，舒緩地打着，妥，妥！二百，三百。

美國敗了。

於是我仍舊打着呵欠；彈球蜿蜒着，妥，妥！

他們說我很高興了。或許是的。

×

千萬不要對一個來懇你幫忙的人有所勸告或責難，尤其是當你倘若並不幫他的忙的時
候。

你千萬不要踏着一個有學問的傻子底脚。被他咬一口是醫都醫不好的。

×

在大洋洲，一個女人說：「我不知道我愛不愛他，因為我還沒有和他睡過。」這是由佔有而後才得到名義的。

在歐洲，一個女人就這樣說了：「我一向愛他的，自從我和他睡過以後，我就不再愛他了。」或是：「我祇有在與他一塊兒的時候才愛他的。」

即使在結婚以前祇不過十分鐘，一個女人忽然不願意委身了，你就可以決定她是在出賣她自己了。

但是她缺乏自信力嗎？那麼這該是輪到說你缺乏自信力了。

一個當家的婦人和她的僕人生了一個孩子；另外還有一個男人來遺棄了那孩子。可憐的婦人！這事情可不是很糟嗎？但是那僕人却說他才真的是被遺棄者呢！

一個愚蠢的婦人說她不願意結婚，因為她希望她底孩子是她一個人的。這真是母愛的唯

我主義了。

所以說「這是我的孩子，」是很容易的事。但說「這是我們的孩子，」這可得費多少代價
啊。

×

問：「怎麼！你看見有人溺在水裏而不去救嗎？」

答：「可是他並沒有求我去救他。」

×

格言！這些都是不切實用的東西。牠們都不過是在談話的時候，使人們可以有一個機會說
一句：「喂，這是一個哲學家！」

×

人們說，「有其父，必有其子。」可是孩子決不能替他們的父親底過錯負責的。我窮得連一
個銅子都沒有，這是我父親底過錯。

俗歌有云：「如果我父親是個忘八，這都因為我母親願意這樣。」

×

當你到了二十二歲的時候，有許多事情是很難辦的：挑選一個職業，挑選一個妻子。一切的職業都是好的，但你却不能說，「一切的女人都是好的。」

×

我曾經在什麼地方記載過，在巴黎看書並不在樹林裏讀書一樣，這個意見是到如今也沒有改變過的。

在巴黎，一個人永遠是在匆急中。在一家飯店裏，喫着東西的時候，我除了新聞紙之外是什麼都不能看進去的。在郵政局裏，我當時把收到的信都拆開來看，但後來我還得把牠們再看過一遍。在火車裏，我總是看「三鎗手」的。在家裏則看字典。在另一方面，我從來不看那些已經看過人家的批評的書籍。因此，對於我，廣告是沒有效力的。在看到了招貼之後，我所最喜歡做的，乃是去試試那鮑尼布士芥末看。這裏，我又是在對你說謊了，因為我實在是並不喜歡喫芥末的。

但是，警告者，警備之意也！

除了在一些很靠得住的地方以外，我勸你千萬不要想看愛侖·頗的小說。無論你是怎樣地大膽（正如魏爾淪所說的）在沒有能表現你的大膽以前，你就先受了報應了。尤其是在看見了一個 Otilon Redon 以後，千萬不要想就去睡覺。

讓我來告訴你們一個真實的故事。

有一回，我的妻和我都在火爐邊看書。門外天氣非常之冷。我的妻正在看愛侖·頗的小說「黑貓」，我是在看巴爾倍·陀萊維萊的小說「犯罪中的幸運」。

爐中的火快要熄了，而外邊又很冷。該當有人去取煤纔好。於是我的妻走到這小屋子底地窖裏去。我們這座小屋子是向那畫家郁裴·杜伐爾租借的。

在階梯上，一隻黑貓猛地竄了出來，我的妻已嚇了一跳。但在略微躊躇一下之後，她仍舊走了下去。她才裝了兩罐煤，就看見從煤堆裏滾出一個髑髏來。我的妻嚇慌了手脚，把東西都丟在地窖裏，奔上階梯來，逃到房間裏就昏倒了。於是我走下去，當我裝滿了煤的時候，我掘出了全副

的人骨。

這是那畫家郁裴·杜伐爾所用的穿好的人骨。後來因為牠摔散了，所以就把它拋在地窖裏的。

你看，這事情是非常簡單的；然而其巧合却又非常之奇怪。當心着愛侖·頗呀！回到我自己所看的書上去的時候，想起了那黑貓，我不禁想起那非常出色的故事——巴爾倍·陀萊維萊底「犯罪中的幸運」——的楔子裏的那頭豹來了。

還有，在看書的時候，人常常能夠發現書中所敘述的故事彷彿是自己所曾遇到過的一樣。我有時常在星期二到那著名詩人斯蒂芳·馬拉梅家裏去。有一個星期二，他們談著公社（Commune）的事情，我也說了許多話。

在這公社的事情以後，我從蒲爾市回來，走進了馬查蘭咖啡館。在一隻桌子上，我看見了一個軍官，神氣的紳士，他非常之像我的一位舊同學，於是我很注意地看了他一晌，他便撚着鬚髭，傲慢地問我：

「我可欠你什麼嗎？」

「對不起，」我回答，「你可曾在洛里亞爾住過嗎？我底名字是保羅·果庚。」

他說：「我的名字是唐乃蓬。」

我們立刻就彼此記起來了，於是互相談着各人的經歷。他是一個曾從聖西爾軍事學校畢業出來的軍官，曾經被普魯士人捉去當俘虜，以後又曾在從凡爾賽進軍巴黎的時候統率過一大隊步兵。他帶着他的隊伍取道香賽里遂大道，走過貢高爾特方場，而走向聖拉查爾站的時候，他們碰到一座囚犯們建築着的防寨。在這些囚犯中間，有一個很勇敢的巴黎小浪子，大約有三歲光景，他手裏拿着一管鎗，於是給捉住了。

「對不起，隊長，」這小流氓說，「在我死以前，我希望去和我那可憐的祖父說一聲再會，他就住在那座你看得見的屋子裏的攔樓上，你不用不放心，我不會耽擱得長久的。」

「那麼，滾你的罷！」

我幾幾乎想去扭握這仁慈的老同學唐乃蓬的手了，然而我忍耐住了，於是他繼續下去：

「我們走上前去，一直走向克里希大柵門去。但在我們走到那裏以前，那小孩子已經來了，他氣喘地叫着，『我在這裏了，隊長！』」

於是果庚不覺好奇起來，問道：「那麼你怎麼辦呢？」

「哦，」他說，「我鎗斃了他。你總懂得我的做軍官的責任……」

從那時起我才相信我懂得了這著名的「軍人之良心」是怎樣的東西了。當侍者走過的時候，我會了鈔，一句話也不說，忽忽地立刻就走，我差不多完全惱亂了。

斯戴芳·馬拉梅要找一部維克多·雨果底最偉大的著作，於是用了他那魔術師一般的聲音，他開始高聲地讀着我剛才告訴你的故事，祇是在結末的地方，爲了尊重人道的緣故，雨果並沒有把那少年英雄鎗斃掉。

我覺得非常之窘，恐怕他們會以爲我是欺騙了他們。可幸的是，正經的人都能夠互相了解的，他們會不了解嗎？

祇是一本封面上印着拉馬丁這個名字的書就使我想起了我的那位從來不肯失去一個

誦讀“*Jocelyne*”的機會的母親來。

書啊！這是什麼回憶啊！

我可以對你說，特·莎特男爵的書，我却並不感到興味，但這倒並非爲了道德的緣故，天知道！

X

我曾在前線的一個海濱繪畫。有一個從南方來的憲兵，他疑心我是一個間諜，對我這從奧萊昂來的人問道：「你是法國人嗎？」

「怎麼，當然是的。」

「那可奇怪，你沒有法國人的聲調呀。」（譯者按，此句原文爲 *Vous n'avez pas l'accent français*

而憲兵將 *l'accent* 一字讀如 *l'akesent*，根本連他自己也沒有法國人的聲調了。）

X

在意大利人街上的一個展覽會中，我看見了一個奇怪的人頭，我不知道怎樣我心中忽然

好像發生了什麼似的，我爲什麼在一幅畫前面會得聽出奇妙的樂曲來。這是畫的一個醫生的頭，很蒼白，眼睛並不望着你，他並不看着你，但是在聽着你。

在展覽品目錄上，我看見是這樣寫着：「樂聖華格納爾，雷諾阿畫。」

×

一個很醜的女人對我說，「我不喜歡岱迦，因爲他畫了這許多難看的女人。」於是她接着說道：「你可曾在沙龍裏看見諧爾凡克思給我畫的畫像嗎？」

一幅卡洛羅·杜朗畫的穿衣服的人像是粗俗的；一幅岱迦畫的裸體像是純潔的。但她是在浴缸裏洗澡呢！

正因爲如此，所以她是純潔的。

但你看得見那浴缸，那水筒，那臉盆呢！

這一切東西都是家常的。

批評總喜歡剝奪種種東西，但這完全是另外一樁事情。

x

在一家乳酪店裏，我喫着青菜肉餅。我旁邊鄰座上有一個英國人，他問我這叫做什麼。“Qu'est ce que tu dis?”（你說什麼？）我問他。後來侍者走過來了，於是這年輕的英國人就問他要一客 Qu'est ce que tu dis。

我從來沒有想到我竟會這樣滑稽的。

x

老畫師高洛在達佛萊城：「哦，馬諦歐神父，這張畫你中意嗎？」
「啊，是的，很中意了，這些石礮畫得真像。」
可是那些石礮原來都是牛。

x

爲藝術而藝術，有什麼不可以？
爲人生而藝術，有什麼不可以？

爲娛樂而藝術，有什麼不可以？

這些都沒有關係，只要是藝術就行了。

x

我的仁慈的在奧里昂的伯父，人們叫他齊齊，因爲他的名字叫做伊西陀，而他又生得非常矮小。他常常告訴我，當我從比魯回來，住在祖父家裏的時候的故事，那時我才祇七歲呢。

他們時常看見我在那大花園裏，把沙儘往身上投撒着。「喂，小保爾，你在那裏幹什麼呀？」他們問了，於是，我依舊更凶猛地撒弄着沙，回說道：「寶寶頑皮呀！」

在小孩子的時代，我已經斷定了我自己是怎樣一個人，而感覺到該當使人們知道我了。有一次，他們看見我一動也不動地站在一株胡桃樹下，靜悄悄地很專心的樣子。那胡桃樹是與一株無花果樹並排地點綴着那園子之一隅的。

「你在那裏幹什麼呀，小保爾？」

「我在等胡桃落下來。」那時我正在開始學說法國話，因爲我是慣說了西班牙話的，所以

我的發音很有點像做作的樣子。

有一天我拿着一柄刀削着玩，雕刻着沒有劍刃的劍鐔，種種的想頭都是大人們所不懂得的一位仁慈的老婦人，她是我們的朋友，就驚叫起來：「他會成一個偉大的雕刻家呢！」不幸，這老婦人並沒有成爲一個預言家。

他們把我送進一個奧里鄒的學校裏去讀書。那學校裏的先生說：「這孩子不是白癡，就是天才。」可是我現在既不是白癡，也並不成爲天才。

有一天，我帶了一些彩色的大玻璃片到家裏。我母親發怒着問我這些東西從那裏得來的。我低着頭說是拿我的皮球去交易來的。

「什麼，孩子，做賣買！」

「做賣買」這個字在我母親的心裏好像是很可羞恥的。可憐的母親！她錯了，然而她在這種意義之下，也是不錯的，那就是使我在孩子時代，就懂得了有許多東西是不能賣了的。

在十一歲上，我進了初等學校，我在那裏得到了很快的進步。

我在水星雜誌上看見了許多著作家對於這種初等教育的意見，他們都以為以後最好能免除了這種教育。

我却不想如特·雷尼亥先生那樣，說這種教育對於我的智慧的培養一點沒有好處；我是剛巧相反，我以為這種教育對於我很有好處。

此外，我相信我是在那裏，在我的幼年時代，懂得了憎恨虛偽，做作，搬弄是非的，我也是從那裏懂得了厭惡一切與我的本能、心志及理智相反的東西的。我又在那裏學會了一點 Escobar 的精神，那是一種在奮鬥的時候連可以忽略都還談不到的力。我在那裏養成了集中於自我的習慣，不停地留心着我的先生們懂得些什麼，而以他們所負的一切責任來給我自己製造玩具及憂愁。

但我的情形是特殊；從一般人講起來，我想這種經驗確是很危險的。

×

這裏，在馬蓋薩斯的亞都亞那地方，在我的窗外，一切都在漸漸暗下來了。跳舞已經停止了，

溫柔的樂曲也早經寂然了。但這裏却並不寧靜。風聲漸漸加強地從樹枝間吼起來，那偉大的跳舞開始了，一陣颶風鼓足了牠的翼翅飛以着。奧林卑斯（Olympus）也來參加了這陣騷動；必特大神（Jupiter）又把他的雷電轟照下來，鐵坦神（Titans）從石磯上滾下來；江流都湧了。

龐大的波羅密樹都摧倒了，椰子樹灣着弓拂掃着地面了。一切都在飛奔，石塊，樹木，屍體，都流盪到海裏去了。這是憤怒着的天神底多麼狂熱的饗宴啊！

太陽回來了；高高的椰子樹又挺直着了；人也這樣。狂大的慘痛過去了；歡樂回來了；海又像孩子們地微笑着了。

昨天的現實變成了一個寓言，人們都忘記了牠。

洛克威爾肯脫日記



影 小 者 作

洛克威爾·肯脫 (Rockwell Kent) 是現代美國文藝家中最富有美國特性的一人。因為他的教育，他的藝術觀，他的成就，都純粹是美國的。他是一個畫家，但他的名譽却不僅是一個畫家。在畫之外他同時又是現代第一流的木刻家，文學家，旅行家。他曾寫了三本遊記：荒島記遊 (1920)，航行記 (1924)，N by E (1930)，均有他自己的木刻畫作為裝飾。這裏所譯的一節即是荒島遊記中的一部分。

十月一日，星期二。

今天下雨了。我們起先做了些我們的有趣味的小工作，當微雨降下來的時候，我們正在運用橫截鋸。以後我們就進屋子裏去做藝術家的工作了，洛克威爾畫他的水彩畫，而我則畫我的油畫。洛克威爾在這裏已經畫了許多很好的風景及使他驚異的東西了。

撲的一聲，貯藏我新造的酵母的瓶塞子彈上了屋頂。這種釀造也佔據了我們今天一部分的工作。勿布（註：一種釀酒中之植物，）蕃薯，麥粉，糖，葡萄乾和酵母，煨熟濾淨，分瓶盛貯。今天我們也造成了第一種的：

狐島麥餅

「其法：用玉蜀黍糊兩杯，在鹽水中燉若干時。（鹽水至少須曾煮熬過三四小時者。）俟其沸滾欲乾，就沸餘鹽水中加水及牛乳，激凌兩杯，溶入乳餅少許，然後與麥粉混和，傾入焙鍋，再用乳餅塗於其上，置爐上烤黃之。」

我們願意把這美味的發明供獻於世，祇有一個條件，就是無論在什麼地方，菜單上必須印着「狐島麥餅」這個名字。

今天我自己造了一隻安樂椅。其舒服正如其美觀一樣。

我每天讀「愛爾蘭文學史」，今天才讀「台特爾傳說」(Dietre Saga) 這必然是世界上最美麗最完善的故事了。在這裏，當想到我們及我們的世界，乃是我們所悅意的人物及地方的時候，我們簡直不大想到我們是與任何時候或任何文化有多大關係的了。洛克威爾已成爲一個穴居人，帶了一柄石斧和一張以一條樹根爲弦的赤楊木弓，在那些原始的森林中狩獵着。在我看起來，這簡直是在愛爾蘭的英雄時代了。

十月二日，星期三。

淫雨不止。兩個藝術家工作了大半天，洛克威爾在他的畫本上畫了幾幅新的奇獸寫生。我們洗了一個浴，浴後我把好幾個星期以來積着的衣服洗淨了。晚上奧爾遜來談甚久。他真是一

個很好的說故事人，他的經驗是講不完的，今天一天就這樣地過去了——雨還是單調地在屋頂上流着。

十月三日，星期四。

今日太陽初出時氣候甚晴和，九時有雪，其後遂時有陣雨矣。我們仍從事於橫截鋸工作，并以最艱苦之工作自爲限制，終底於成。我清除了一個小林藪，南方之山色，遂顯佳景。下午又伐去巨樹一株。張天幕作畫，覺女神之靈感又彷彿在我身上了。

奧爾遜，洛克威爾與我，攜槓杆滑車，把近來被雨水注滿了的三艘船都翻轉來倒空了。我們已不怕冰凍了。山上已積了雪，四週的綠色都已消失了，寒凍的季節已經快來了。

洛克威爾是永遠很有趣，很勤奮，很快活的，在他洗浴之後，他顯得更爲美麗。

十月四日，星期五。

今天是一個可愛的晴和的日子，天淨無雲，刮着北風。這使人們有了生命！我們倆黎明即起，在早餐之前就先運用了斧斤，早餐後我們就伐下了兩株大樹（阿拉斯加這一帶的樹木是不能和美國西部的樹木相比擬的，兩尺就要算是大的直徑了。）於是我隨便的畫了一會，對藍的風濤激盪的海，殷紅色的山，積雪的羣峯，及黃金色的清晨的天宇。

洛克威爾和我都不能抑制我們的興致，於是我們爬上那斜峻的山坡去，我們從我們的壑兩地往上去，隨即回頭來一看，那海灣，那湖，和我們的那個半峽，都像一幅地圖似的展現在底下。那些高峻的崖壁常常使我們挫沒了興致，但是我們終於找到了一條爬上那在我們頭頂的山嶺上去的路。這山嶺正如一座小亭，一個圓形的遮滿了青苔的小丘，繞着一圈纖細的枝幹很乾淨的樹木；在這樹林之外，就祇是那在九百尺之下的汪洋大海了。下山的時候，在山坡上我們走過了一個豪豬陷阱。我們與那被捕的豪豬玩弄了一會兒，後來又讓牠爬上了一株樹。奧爾遜主張要把牠帶回去充晚餐食物。據說這些豪豬的滋味是很好的。

下午我們又運用了一會兒鋸子。洛克威爾畫着畫，我也畫了兩幀速寫，其中有一幀很好。落

日時的夕暮比白晝更爲明亮。我們來到阿拉斯加就是爲了這樣的日子啊！

十月五日，星期六。

今日做了許多瑣碎的工作，是很辛苦的一天。獨自個鋸伐了一株樹——以罰洛克威爾！因爲他不勤奮。把小屋的東邊——那最後一邊，用東西堵塞了隙縫。作畫，焙麵餅，又給我自己建造了一所戶外設備，可以舒服地在那裏畫速寫。我帶着我的以木匣子底板代用的畫板，和我的畫，在那裏坐了一會兒。洛克威爾把他所受的責罰記在心上，下午他便讀了十頁書。今天整天的陰暗，但空氣很清淨蕭爽。在安宋氏的角島環航記上載着，在這些緯度間，好天氣是很少繼續着的。在這同樣的北緯度間，也許這是不錯的。

十月七日，星期一。

昨日未寫日記——因無事可記，惟天雨耳。「天雨，如在地獄中」奧爾遜的日記裏一定這

樣寫着——而且今天也必如此。

風雨現在更猛烈了。風吹擊着我們的小屋，始而從西來，繼而從北，從東，從南，四面八方的來了。屋頂在交流的狂雨之下沸滾似地響着，這就叫做“Willys”，一隻繫得不牢的船，真會得被這風雨打得滴溜溜的轉。奧爾遜進來看我們好幾次，孤寂的老年人！當他進來的時候，我停止了繪畫，一直和他講閒話。洛克威爾很喜歡他來閒談，以為消遣。洛克威爾的興致是不會窮盡的。他每天以最深的趣味畫幾小時畫，讀一會兒書，再玩兒一會——與他自己講閒話。

我們常常打架，洛克威爾用盡了他的力氣來打我，我也以自衛的力量來還打他。我們有許多時候要洗碗盞，於是有了比賽，洗滌的人，我，克服了揩拭的人。洛克威爾在這比賽中，笑得倒在地板上。不等到我打他，洛克威爾的快活是不會完全的。我抓着了這掙扎着的傢伙，把他摔倒了，想抓着他的手脚，以便儘量地打他一頓。這樣的事，有時我用了一根燃料用的木材來做的。洛克威爾是愈受傷愈高興的——高興到一種我們從來沒有達到過的境界。

每天的玩意兒真是很多！我的工作大部分都是伏案作畫。昨日今日，我畫了許多很好的東

西，我的畫意也奔湊而來，應接不暇。在每天的工作中，烹飪差不多是最不麻煩的事情。我們過着一種非常淳樸的生活，那是會得使一個胡佛總統的代表非常狼狽地從門邊逃跑了的。以下就是我們每日的食譜：

早餐（每日一律）

燕麥糊

哈哈

麵包及花生牛油

午餐

荳（各式荳類，各式烹調）

或狐島麥餅

或索麵

洛克威爾·肯脫日記

或豌豆

或煮蔬菜

(大麥, 蘿蔔, 葱, 番薯)

及

番薯或飯

及(常備)

梅脯或杏脯或蘋果脯

晚餐

(每日一律)

芋粉

麥粉麵包加花生牛油或果醬

父用茶，子用牛乳

有時進水果一道——熱水菓，朱古律，

或奧爾遜贈送之羊乳果餅。

讓我們在這裏記載着，到今天爲止，我們都還不曾生過一次小病，——祇覺得身體愈矯健，精神愈興旺。

十月八日，星期二。

雨！但這使我們並不感覺到異樣。每個人都興致極好。屋子裏很溫暖，很乾燥，我們有許多食物，許多工作。

奧爾遜的小漁船，又浸滿了水，於是我們給她翻轉來斜放着。我綑挺了畫布，上了油，完成了安遜的世界環航記的插繪，那是一本出色的書。下午天色漸清明，太陽也出來了，我們便立刻再

從事於斧鋸的工作——却又被一陣急雨趕進了屋內。我希望明天是晴和的天氣。可是——

十月九日，星期三。

好天氣依舊像從前那樣地還隔得很遠，祇有在一個寒冷而多雪的下午或夕暮時分，西方的天上才有一些光芒，似乎表示着天氣的變換。奧爾遜說今晚那些狐狸都不要喫東西，這是天氣快要轉好的表記——因為狐狸們常常是在天氣壞的時候要喫，而在天氣好的時候禁食的。上午天仍下雨，我們都在室內工作。午餐後我們把那堆積在與我們的小屋相並的岸邊上的木材搬近到奧爾遜的小屋旁邊去——這祇是要使我們能得到一個較好的觀賞海水的景色而已。我們鋸了一會兒木材，並且把我們以前所鋸好的預備過冬的木材都堆蓋好了。一共五十堆短短的燃料，足夠一個半月的用處。我作畫至傍晚，完成了兩幀很好的速寫。

晚間甚寒。因為在前兩天，那最近我們這裏的山上已經積了雪，一直到山腰邊。至於遠一些的山嶺上，即是在幾星期以前早就白皚皚的了。這些山都顯得很美麗，招引着人們去攀陟；而在

那些柔滑的白茫茫的雪地上溜行。但是走近去時，人們就會看見有無從登陟的巉巖及崖罅，以及砭骨的風及刺肉的冷氣了。洛克威爾今天寫完了他第二部書「穴居人」。

午夜的氣候報告：星出來了，在一片淨無雲翳的天空中閃爍着。

十月十日，星期四。

今日又雨整天地沉悶，但是很清明。這對於我們的意義就是一整天的苦工。我們把那些在奧爾遜的小屋及我們的小屋之間的木材清理了一下，從我們的屋外場地上把一大堆樹枝搬到了海邊去，又把另外一大堆樹枝燃燒了。當天色黑下來之後，這真是一個奇觀。這是一叢大火光穩靜地照耀着四周的樹林。在不絕地下注着的雨中牠還是燃燒着。我們鋸了一會兒樹木——我們總是鋸伐得比我們的消費更多一點的。洛克威爾差不多工作了一整天，所以上床的時候已經非常之疲乏了。我給他讀了一小時書。他喜歡聽念詩。

我們費盡苦心地造了一個捕捉鵲子的裝置，但是我們却被那鵲子所屈服了。牠繞着那網

羅走着，又很聰明地凝視着，忽然飛了進去，飛到足以攫取到一片誘餌的地方就立刻啣了那誘餌，回身飛跑了。今天又畫了一幀很好的速寫。但是在初次試用我杜製的畫布的時候，發覺牠還需要上一些油。工作！工作！

十月十一日，星期五。

今天我們本該到西華德去的。雖然天下雨，但是天氣很溫靜。奧爾遜願意把我們載過海峽去到達「該隱之頭」；但是在早晨正要出發的時候，却下起雨來了，我們一直等到下午，才出發了半里路，引擎壞了，終於祇得倒靄地把船划回家去，我推着奧爾遜及其摩托船，洛克威爾划着我們的小平底船。如果不是時間太遲了，我們還得繼續行程的。

我們今天捕獲了一頭鵲子。我看見有一頭飛進奧爾遜的披屋裏去，趕緊跑去把門關上，於是捕獲了。現在牠已經被關在一個籠子裏，放在我們的屋簷下的特製的棚架上了。牠是一頭多嘴的鳥，憤怒地喫着東西，但牠是一頭小鳥，我們希望能教牠講各種美麗的話。奧爾遜說牠們是

自然而然地會得賭咒不說的，因此洛克威爾終於不悅意了。

祇要天氣會好就行了！今夜天氣很好，星光燦爛——但是我們永遠担保不了這氣候之不變。我們現在已經一切都預備好了，專等明天早晨出發了。

十月十二日，星期六。

在我們這島上，今天是一個溫和可愛的日子，但在海灣裏却起着北風，那是會使我們到西華德島上去的航程艱難得多的。但我們依然收拾攏了東西等候着動身出發。我們一等到第一個好機會就要動身的。今天早晨，奧爾遜已把四周樹林中的枝柯採伐清楚，一直到離地十一二尺的光景。現在是，在我們和我們的在海灣外的羣山之間，祇有着些修長的、乾淨的樹幹了。下午大半時間，我都消磨在作畫上。我的杜做的畫布還是很不行——很粗很有吸收性。我們給那頭鵝子造了一個大籠子，牠在那個小籠子裏老是跳個不停。現在牠可很舒服了。

洛克威爾今天說他願意常常住在這裏。他說等他年紀長大了之後，他要帶着他的兒女們

和我——如果那時我還沒有死，來住在這裏。心裏想着旅行西華德島這事情，所以寫文字也很困難，工作也很困難。奧遜爾說今天是星期日。我想他是不错的。無論如何我總已失去了一日了。

十月十三日，星期日。

（我依舊保守着我的紀年表，直到我們發現我們站立在西華德島上的時候。）今天是一個異常美麗的日子，但刮着猛厲的西北風。我將來總要有一天畫一張大幅的畫，以讚揚這西北風，把牠作為清淨的，壯健的，豐富的生活之合體，每一種年青東西的快樂，在牠的翼翅上負帶着力，而牠又是勝利的意志。在孟歇根的時候，也在這樣的日子，我記得是怎樣的，那時好像每一個生物都必須從牠的屋子，或洞窟或巢穴裏出來呼吸着這清淨的空氣而歡樂着，那時人們可以站在山頂上瞭望着碧海之外的那些無盡的景色中的遼遠的陸地及各種有趣味的風物，辨認着遠處的船舶和遠處的藍色的島嶼，在陸地上，還有那輝煌的城市和那些美麗得使人的精神要越過這好幾里的距離而用一種新的愉快要求着全世界的人都住到這遼遠的山中去的森

林和牧場。——此外，在這樣的日子，有一個藝術家從他的岩洞中爬出來，用他的手遮着他的半翁的眼，用一個呻吟聲來敬禮了這白晝。「人怎麼能作畫呢？」他說，「天氣這樣的明朗！這兒沒有了神祕，沒有了美。」於是他這位愛霧的人爬了回去，去等待大地的病魔回來。

今天早晨，那鵲子歌唱了——或是說牠在念詩；牠在牠喉嚨裏做着很奇怪的愉快的喧聲——但牠却是在一個籠子裏！我們發狂地工作着，這就是我們的休息了。直到五點三十分，奧爾遜終於歇手了，他說：「哦，你們已做了一整天工了。」後來我又畫了一幅速寫，修剪了三株小樅樹；於是，天色黑下來了，我們去預備晚餐。

但是我們什麼時候到西華德島去呢？我的行囊已經裝好了。奧爾遜每天都去試試他的摩托船，風大概快要小下來了。我們曾看牠吹過我們的草原，把水追趕得像在一條送水溝裏似的。今天牠却是輕和地拂拭過這草原了。

洛克威爾到樹林裏去散步了一回，他在這種漫遊中得到了一个愉快的時光，在灌木叢中發現山羊毛，追蹤着豪豬的腳跡一直尋到牠們的洞穴口。而今天他却居然看見豪豬了。他常常

會帶着諸如此類的奇怪的發現或新的興致回來的。今天他還練習着寫文章，他說如果他能夠寫作的話，他一定要把他夢見過的那些奇怪的故事記下來的。這種故事一定能夠寫成好幾卷呢。

十月十五日，星期二。

昨天我們就離島了。天雖多雪，但很安靜，間或下一點雨。奧爾遜用纜把我們拖到「該隱之頭。」我們在那裏玩了好一會兒，洛克威爾像一個習慣的舟子似地划着船，實則他現在也很可以當得起這樣的稱呼了。我們在那八月間留置着那破壞的引擎的帳篷邊，停留了一會兒，把那帳篷帶走了，並且還採取了一點在那地方生着的蕪菁和半打美麗的萵苣。

晚間又下着雨，吹着東南風。我們在郵政局長家裏玩了好久，我和着郵政局長的小姐，給她吹笛子。彼此都很高興，直到午夜，我們還彈奏着悲多汝，巴赫，海頓，格勒克，蔡可夫斯基，直到像在自己家裏似的盡歡而散。於是洛克威爾睜着他的朦朧欲睡的眼睛，喫了一塊杏餅和一杯牛乳。

於是我們帶了兩瓶蜜漬菓回家了。我讀了一會兒來信，就上床了。但那時風狂雨橫，使我擔心着我的船老是睡不着。終於穿衣起身到岸邊去。我們的平底小船很平安地繫泊着，可是已經給雨水浸得沉低了不少。費了很大的力氣，我才得把她拖上了岸。

今天又不停地下着雨。我去買了一些零星糧食，登記了以便分配。

今天那引擎又恢復牠的轉動了，我們將憑着牠的動力而回到狐島上去，我一點不懂得引擎的事情，但是在我們這航程中唯一的危險部分開始之前，我有八里路的时间可以研究牠。今晚洛克威爾和我在一個年輕人家裏玩，我們對於這個人覺得意氣很相投，這人另外有一個年青的做機師的德國朋友，我對他也很喜歡。所以我們四個人高聲歌唱了一個晚上，圍坐在一堆巨大的火焰邊，這座屋子是用木材疊起來的，坐落在城外的郊野邊上。這裏有許多像這所屋子及其優待客人的爐火那樣的好地方，顯得即使在西華德島的商業性的荒地中也有着牠的綠洲。現在我們已回到我們的房間裏來了。洛克威爾已經熟睡在床上。現在已經過了午夜了。我此刻正想念着那些在家裏的好朋友，我祝他們的晚安。

十月十七日，星期四。

昨日在西華德，正如以前每天一樣地過去了。我們不是在旅館裏寫信，就是在街上一家家店鋪裏瀏覽。天下着雨，刮着東南風。晚上我們和那德國人在一起。我們和他計劃了一種與西華德通消息的信號，尤其是用以報告我大戰和平的消息。如果我能用一架望遠鏡看得出，他將在城中最高的屋頂上裝置一盞光度最強的電燈，於是用了他所熟習而教了我的摩氏符號，我就可以在指定的日子得到各種消息了。

今夜洛克威爾和我走了四分之一里路，在我們的海邊上，走到一個望得見西華德的地方，於是在那裏燃燒了一堆火。鮑謨，那個德國人，我們推想起來，一定在那裏用了一個望遠鏡看見了我們。在星期日晚上，如果天晴我們要瞭望他那邊的電光了。所困難者乃是不容易從別的多電光裏辨認出來耳。

我們是今天早晨九點四十五分離開西華德的，我們的小船差不多連我們在內，共載了近

一千磅的重量。那小小的三匹半馬力的汽油船非常迅速地行駛着，在兩點一刻稍微過頭一點就到了我們的島上了。今天氣候很平靜，當我們行過「該隱之頭」的時候，開始刮北風了。我們在島上晤見一個來客，本來還有兩個客人，但他在前一夜已經到西華德去了。他們都是在星期那一天被粗暴的海所逼迫得放棄了繞航西方的海岬這計劃而回轉來的。那仍舊逗留在我們這島上的老頭兒，今天晚上告訴我們說，他在阿拉絲加的二十年間，從來沒有遇到這樣壞的天氣過。這倒是好消息。在西華德島上，山上都戴了雪，離開城市的地平線還不到幾百尺。我今天很疲乏了。今天就這樣地結束了。當我到西華德的時候，我的日記所記的日子居然證明了沒有錯。啊，我幾乎忘掉了我們的大損失了。那鵝子已經死在他的籠子裏了。我們看見了牠，我相信一定是給風雨所害殺的。因為奧爾遜不留心，沒有給牠一些遮蔽。洛克威爾一上岸就跑到那裏，很悲傷地哭泣着，但後來他想出把牠好好地埋葬了，並且在牠的墳上豎一個木十字架，才得到了許多慰安。

十月十八日，星期五。

“Guter Mond, du gehst so stille

Durch die Abend wolken hin.”

夜景是出乎意外的美麗。滿個海灣都浸飽了月光，而在這慘白的光輝中間，積雪的羣山顯得比那些雪更潔白。那圓月的幾乎就在我們頭頂上，從樹梢頭射下光來到我們的墾地上，使那些蒼老的殘枝斷幹蒙着一片靜寂的光輝，愈顯得可愛。雖然時候已近十點鐘了，洛克威爾却還醒着。今天他的生日——這是我們給他選定的。他所得到的的一件禮物，乃是一本廉價版的胡特氏著的插繪本「自然史」，這本書使他的頭腦裏充滿了他的對於那些可愛的野獸的夢想。今晚我開始教他唱歌。我們試着勃拉姆的“Wiegenlied”，小有成就，於是再試唱“Schlaf, Kindlein, Schlaf”，成績更好一些。這些歌和許多其他的德國歌，都是翻譯成英文的，都是我給他買的那本歌集裏的。我希望我能有毅力和時間使洛克威爾在這方面能夠成功。

三個來客現在都在奧爾遜的小屋裏了，因為那兩個到西華德去的人今天已經回來了。這

兩人年紀都輕些，其中的一個名字叫愛姆斯惠勒的，乃是這裏的著名嚮導。今晚我和他們很有趣地談了一晚。奧爾遜今天告訴我他的年紀已經有七十一歲了。新鮮麵包的香味在我們的小屋裏散發着，因為我今天焙了麵包。焙麵包，伐樹木，縫補破襪，整理小屋，造柵架，還有其他的許多例行工作，這就是我全日的工作了；我心裏覺得這是很沒有益處的一天，我將畫一些畫，然後再上床睡覺。

十月十九日，星期六。

今日天氣忽而陰冷多雪，忽而晴朗，陽光照徹；早晨刮風，下午便極沉靜，故翠山皆倒影入海。那些來客都已去了，我很高興，並不是說他們這些人都很惹厭，但在這些地方有了別人，多少總破壞了我們的安靜。愛姆斯惠勒給奧爾遜宰了一頭山羊，所以現在我們這裏就少了一頭了。今天我伐倒了一株大樹，以後就磨着鋸子，預備把牠鋸開來。今晚的夕陽非常美麗，後來沒入了牠的在光亮的青空中的輝爛的般紅色的雲霞裏去了。我們將沒有幾天能看見這太陽了；牠現在

向着靠近我們的草原的南邊落下去了。

洛克威爾每天用功着他的野獸書。去給他的那些用他想出來的有趣的方法，想像出來的奇怪的野獸定一個絕對新穎而原始的名字。他閉着眼睛定出了一個名字，或一組字母。自然而然地，當他睜開眼睛來時，這結果是很可驚異的。

十月二十日，星期日。

今天是一個美麗，晴朗，寒冷，刮猛烈的西北風的日子。我整天地忙着作畫伐木，時輟時作地交互着。在這種天氣裏，人不能不想出去，然而到了外邊，你又禁不住這樣的冷氣和風。

洛克威爾和我方才，八點鐘，從海灣邊回來，我們在那裏看西華德的燈光。但是我們一點也辨不出什麼意義。月亮已經升了上來，照耀着山頭——可是我們和我們的草原却依舊沉沒在暗夜的幽陰裏。這是很戲劇的，在我們頭上的樅樹林增強了幽影的黑暗，而在那樹林上面，那些山峯的大石面却都閃着月光，而天空中也顯着白晝一般的光亮。奧爾遜帶了些山羊排骨來給

我們佐晚餐。我們不能再要求喫小羊肉了。

今天下午，一艘小摩托船出現在海灣中，好像想行駛向西華德去。前進了一些路，風又威逼着她退了回來。我們最後一次看見她的時候，她好像正在想到我們這島上或其他的島上躲避一下，所以正在堅決地向內海駛行着。今天雖然在內海裏是很平靜，但是在海灣外却是一個狂風之夜。所以今天是我們必須守警的一個冒險時期。當我們從海灣上望出去，瞭望着那被一點陸地所遮蔽着的大熊冰河的時候，我們可以看見北風刮着那冰河的效果，一陣白色的冰花吹向海中去了。這情形正如一陣被風激了水而飛起來的微細的水花。

十月二十一日，星期一。

現在已經很遲了，我祇能稍微記一點。今天天氣還是很奇怪的，一個真正的金藍色的刮西北風的日子。我畫了些畫，鋸了些木材，還給自己造成了一隻六脚的鋸木架子。奧爾遜以為我已經把冬天用的木材都鋸好了，——但據我看來還差得遠呢。洛克威爾把今天大部分的時間都

花費在他的野獸書上，畫了許多奇怪而美麗的鳥雀。今天早晨，地上凍了一層堅硬的皮。整天沒有融解，到了夜裏，天氣又轉得非常冷。冬季終於來，那漫漫的冬季呀。太陽一天一天地向着山那邊遠遠地退隱下去。我以一種恐慌的情緒看着太陽之消逝。昨晚我們所看見的那艘想尋找避風處的小船，今天是一點也看不到什麼了。我們相信這些人一定在我們這島上的別的草原中了。

有島武郎日記



影 小 者 作

有島武郎，日本現代文人，生於明治十一年（一八七八）。學問範圍甚博，於歷史、經濟、文學均有造詣。曾任東北帝國大學農科大學英語講師。明治四十三年，三十三歲，與其弟有島生馬及友人里見淳共創刊同人誌「白樺」，以提倡文學上之自然主義，是爲氏文學事業之始。嗣後陸續在各雜誌上發表作品甚多，先後刊有武郎著作集十三輯。大正十一年（一九二二）四十五歲，發刊個人雜誌「泉」。翌年六月八日，與戀人波多野秋子同自經於信州輕井澤三笠山之別墅淨月菴階下之一室，震驚文壇。本集所選之日記係高明譯自新潮社版有島武郎全集第十卷。

一九一六年（大正五年，於東京）

三月二十六日 晴。有很久功夫不寫日記了；從今天起，決心又寫日記。我所以停寫，是因為我想我在單是把我的生涯的無聊的事件記下來之外，毫無動機，並且即使記下了，也是無益。就像這樣，不知道有多少日子，多少年頭，都從我的記憶裏永不再返地消去了。我覺得失去了這個，有點可惜，於是決心重新開始寫日記，把我眼睛和心的前面所發生的主要的事件記下來。

壬生馬（註：他的弟弟；即有島生馬。——譯者）從昨天起，和我們住在一起。他近來是和他的家族一同在大磯住着。陪着他到上野去（昨天）看了水彩畫的展覽會。那展覽會，在蒐集老舊的大家（在日本人之外，也添加着當時住在日本的外國人的）的作品，把牠們照年代順排起給我們看的點上，是很有興趣的。Wagner，五世田，小山，淺井，高橋，河村，渡邊，伊藤等（雖然

極少）是藉他們的初期的作品而被顯示了。在那些作品裏面，可以看到藝術家對自然之峻嚴，和忠實；在那一點上，是凌駕於一切現代藝術家的努力的。自稱「被一切因襲所解放，不停追求自然之神祕的人」的現代藝術家，是不知不覺地陷入着因各國各時代的藝術研究之蓄積而發達了的技巧之陷窞！在他們自覺非牢牢站在自己立場上不可的時候，他們已經不問情願不情願地被像陷窞等候狐狸一樣地等候着他們的因襲所染透了。只要我們不把五官從我們的體內除出，真的原始狀態，便不能達到。我們唯有借着天才，才能看到完全新的世界。我們在藝術和其他的研究上，愈是進步，跳出因襲的泥滯這件事，也愈是困難！

傷風，咽和鼻作痛，受錢屋醫生的治療。今天早晨，安子的信來了。她好像不知不覺被病苦弄得十分焦躁。她像是注意到了死的輕微的腳聲，而興奮着。她說：兒童時代的回憶不斷地湧起，她感得一切事情在不久之中都要歸於無。又說：雖說是短促的沒有事件的生涯，可是一想到牠將和牠的閱歷的所有者一同消去，便不禁湧起意想不到的恐怖。真是一個可憐的女子啊！想把她從死裏救出的我的願望，是跟着她接近——的深淵，而變得強起來。運命，再在她上面笑一次。

慈悲的笑吧！並且把他們——她的丈夫和孩子們領導到像從前一樣幸福的結合吧！

受石黑的訪問。他到現在還沒有適當的職業。

風停了（在現在，正午）並且和暖的日光，照耀着屋頂和庭園。行光在戶外和太郎玩着。

我非把我的生活完全變換一下不可。近來尤其強烈地感覺着這個。不過要打破結合我和老的兩親的環境，是不可能的。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一件令人經受不住般難過的事。也許非再就像這樣兩三年不可吧？

三月二十七日 月曜。晴。微微有一點風。

父親「北方思潮社」的渡邊（芳雄）各來信一封。父親像是非常中意於熱海的和暖的氣候。渡邊又來叫我替他的雜誌寫一點文章。我預備寫一篇東西給他。早晨，嘉和方來訪。她們和行郎互相教授着。

發見在第十五銀行還有若干存款；我想儘那錢所允許地買書。究竟買了的書能讀不能讀，

連想也沒有去想。於是，下午逛書店，疲乏極了，幸而滿足雜亂無章的好奇心的書極少，所以剩下了很多錢。我省下錢來，祇是爲要滿足無益的欲望。可是我却買了幾本排在書架上可以誇耀的書。

Greenfields, E. B.——“The Landscape Painting and modern Dutch Artists”

Way, T. R. & Dennis, G. R.——“The Art of James McNeill Whistler”

Ibsen, Henrik——“Love's Comedy”

Verhaeren, Emile——“The Cloister”

Bergson, Henri——“Laughter”

Merzjowski——“Forerunners”

Ellis, Haverock——“Studies in Psychology of sex”

Maupassant——“Jean et Pierre”

及其他（在收到時寫吧）

不知道爲什麼精神有點不大好。也許有點神經衰弱的關係吧？夜裏就寢之後，幾乎也是醒着的時候多。若不更注意自己的健康，一定有一天要把健康完全失去了！

今天晚上，大島（豐）和橋浦（末雄）要來。因爲我們每禮拜六，都做着惠特曼的研究。毅一來訪。行光和美代到神尾處去了。現在他已回來，可以聽到他在庭中搖籃裏玩着的聲音。

昨天，爲了改正婦人同志會規則事，名叫中島的人來訪。

Flammurion——“Mysterious Psychic Force,”

Koss, Janet——“Lives of The Early Medieis”

Gibbon——“羅馬史”

Henry James——“A Small Boy and Others”

Goethe——“Faust”

James——“宗教的體驗之諸形相”

Nietzsche——“善惡之彼岸”

傍晚，有微熱，覺得頭痛。可是讀書讀得很晚。因為讀書的疲倦，又身體不大好，睡到床上去後，過了不能眠的一夜。

三月二十八日 晴。有風。熱度高到三十七度八分，心裏有點難過。決定臥床不起。受了野田醫生的診察；多半沒事。始讀比耶爾和若望，在近午讀了。這書的讀後感極好，有許多地方很能動人。甚至使我感得熱也沒有了。得在讀女之一生時之上地理解了莫巴桑的天才和識見。他不是立脚於淺薄的感傷主義和無聊的人生觀那樣的人。他似乎對一切人，甚至植物和器具，都抱着同樣的同情心。否，也許說他對於跑進他的廣闊而尖銳的眼界之中的一切東西都不表示絲毫同情，會是更深刻的見解吧？和上帝不給他自己所創造的東西以絲毫注意一樣，他也不管他所處理的東西會變成怎樣。比方說，他講到一個事件，那事件是正確地隨着運命之流而發展着，作者是不管那事件的結果會變得怎樣的。他之通於自然，就像這樣地完全。也許有人要說吧——

在描寫人生的時候，有能和運命並行般的洞察力，便沒有同情心的必要。在快讀到這小說的結末的時候，我們不能不耽於在觸及人生之真相時常常遭遇的那悲喜交集的深思。在這裏所被造出的，乃是人生之一斷片本身。附在小說上的序，也是有趣的讀物。從正午到夜深，讀了羅馬史的少許，和愛利斯的性心理研究的全部。尤其後者，給了我很多知識和暗示。知道了關於性的生活之女性心理，歇斯的里和性的本能之關係等事實。若能好好地處理後者，也許可以成爲奇珍的文學作品的。我獲得了有用於某女子的 Glimpse 的諸點。

壬生馬訪問了他的兩親，和到熱海去的山內夫婦一同回了大磯。

午後，愛子來訪。她非常悲歎從前的「田中阿勝女士」現在的倉知夫人之死。我也很清楚她記憶着她。不僅記憶着我們住在橫濱的時候，她時常來看妹妹。那時候，我雖是十歲前後的小孩，心中却時時想念着她。就到現在，有些場面，我還能歷歷想出。那是一個下雨天，我們男孩子，在二門前的庭中玩着。這時候，一個瘦瘦的，以年齡而言（她是和我同年）身材要算高大的少女，拿着一把美麗的陽傘，向這邊走來。我裝着沒有看見她。這時其他的孩子們，開始私語說，有一個

美麗的少女走進來了。我像是輕蔑他們之注意異性似地，眇了他們一眼。至於她，則也自有道理，遇到希罕似的許多少年的視線，面龐變成通紅，在大雨之中，向孩子們這邊，斜拿着陽傘，跑進了二門。妹妹跑出二門來迎接她。她看見了妹妹，像是字紙似地拋去適合於像她那樣的少女攜帶的那美麗而華貴的陽傘，溫和而親暱地來抱她的年幼的朋友。我儘是看着這個情景，甚至不管年月的拭消的力，反而愈來愈鮮明地，我那時牢牢凝視着這情景。這情景，從那時候起，一直是我愛好的東西。啊啊，現在消滅在什麼地方了呢？

夜，獨眠。行光和美代一起睡了。夢多。

三月二十九日 陰。寒。嘉子來，逛熱海去了。安子，宮原，佐藤小姐，來信。宮原關於我的首途的批評，很有被教示處。非常滿足。他指出我的作品作為我的生活記錄，並不打動讀者的心，而是作為我的智的記錄而打動着讀者的心，並且以為作者和病人們的關係極冗漫而模糊。作者是避去「沒入於可憐的病人的生活。」這事遠離着他們，忽略了自己被安插的環境而說着自己所

高興說的話，正是如此！這正說中了我的弱點。我並非忽略周圍的可憐的情勢，而是太熱中於自己內心的拯救了。該寫得更進入一些就好。

茂子似乎漸漸離開着從前的信仰。她的精神狀態，顯然有着和戀愛亢奮的歇斯的里相似之處。她說她對實生活的一切東西都已失去興趣，在簡直不能達到的範圍裏求着慰安，並且希望在前會見基督，讓基督告訴她什麼是她的唯一的天職。

信子打電話來，說她的母校舉行畢業禮，今天晚上要去參加祝賀會。我說倘若可以，下半年到我這裏來一趟好不好？她回答說：就這麼辦吧？無意說出了這話，我獨覺得苦悶。究竟我打算把她怎樣呢？她的趣味，全然和我不同。我們是住在完全兩樣的世界。我們至少我，除了在她落入淒涼的不幸之際互相安慰的朦朧的記憶之外，互相絲毫魅力也不感得。我毋寧是討厭她來！（十二點鐘）不過，輕鬆地喫一頓中飯也好！

午後，讀吉蓬，睡一回中覺，而消磨過了。我不斷地提防着她要來。夜裏，大島來。我們並沒有做惠特曼的研究，却談話直至十時。據說他非常受着神學校的宣教師們的壓逼，因為他們以為他

所做的事，和普通的學生有些異樣。他說他不能廝身於各學校所規定的規則那樣的生活之中。他不參加會堂裏的每天的集會，而和一些朋友發起了另外一個祈禱會。有一位女宣教師曾經用了所有手段，勸他受洗禮，有時候在上課的時候，並且忠告甚至把已受洗禮的人和未受洗禮的人分兩種方法看待的人，要更照料孩子們一點。因此她每年都能獲得三四十個改心者，而在對本部的她的報告上添加了重要性；而在另外一方面，在為增高普及基督教的功績而利用過了這些少年之後，便不對他們花費任何特別的注意了。大島覺得她這種無情的態度非常可怕。他把這層意思直率地對她說了。因為這一類問題已經聚得很多，一般宣教師大大考慮了一番；結果，以「派去長野繼續傳道」的似乎極有道理的口實，把大島攆走了。他對這體裁很好的迫害，已不能忍受，決心到同志社去。（固然我知道，照規定的學課試驗，他沒有及格。雖然他說自己回答得很充分，是教師叫他不及格的；不過試驗失敗，總是事實。）我是直至某種程度地同情着他。因為他需錢繼續讀書，便替他寫了一封介紹信給河野夫人。我們談着談着，前後討論到了善和美的關係。我說：善是帶着民主的性質的東西，只要精神上沒有缺陷，誰都可以藉努力而達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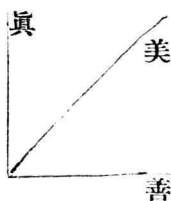
善。至於美，却不然。美是站在貴族的根基上。有美的觀念的人，是一生下來便有着的。那是不能靠訓練，教育，而增進的天生的感情。而這兩個人類活動的強的點和弱的點，也在於此。善，在只要願望誰都可以獲得的點上，是一般人類的最高的所有物，它可以強烈地要求人完盡他的 *good*，以完全地獲得它。不過因為善是一件極普通的東西，所以就當牠和看見米和麵包一樣，也不要緊。它是生活所必要不可缺少的一樣道具。不過必然地，它不是顯示人類生存的豐饒，喜悅的東西。

內心憧憬着超越我們的日常，現在的生活的某樣較高的東西而生活着的人，是不能滿足於雖然可以在人類社會的混沌中作我們的沒有錯兒的嚴格的嚮導，但是對於為發見超越的東西——即不至墮入千篇一律的生活而達到的高的能力——而努力的人類的本能這問題，却全然是無能力的善的。於是，作為其拯救的力，有「美」這樣東西。稟有美的充分的觀念的人，可以把天上的陰處，換句話說，便是直到如今被隱藏着的東西，顯示給人看。此外的人，則瞧着這個，看着隱藏在他們所遠不能及的地方的東西裏面的性質而驚愕。因此，在美的領域中，只存在着無條件地施與的支配者，和接受的乞丐。「藝術家是王者，同時也是乞丐」這句話，在這一點

上，乃是真理。所以真正的藝術家，應被當作天特別賜給人類的東西而尊崇，應被視為人類文化的高貴的完成品。這個，正是藝術家的厲害的地方；而同時，不能吸引沒有天賦之才的人們，不能博得人望，乃是其弱點。

善和美的相剋，有許多時候，使我們發生不少麻煩，終於使我們必不得已抱起二元的人生觀來。不過，照我的意見，這個事實，乃起因於「善的標準時常照既成的觀念被思考，而現實的意識却牢牢地存在於我們自身的生來的靈魂中」這事實。所以若是除去直到如今已被造成的我們善的觀念，而在自己的靈魂中重新清淨一下，那末這形似相反的二要素，便會像同一根基上生出的葉和花一般，調和而為一對的東西給我們的二元的無能的力以活動和統一。

美，換句話說，便是作為善和真的幸福的結婚之結果，而為人類產生的愛子。



她終於沒有來。我覺得就鬚鬚得了救；而在另外一方面，在心的深處，也感得了微微的寂寞。受了岳父神尾的訪問。夜，暖，很舒服。

三月三十日 快晴。熱氣退，離床。母親，信子，來信。信子寄來她對我的首途和弗郎賽斯的臉的批評。是極淺薄的觀察。上午教行郎英文。

午餐後，去看志賀。但家人皆外出。於是坐着電車，到日本橋俱樂部去看 Soun 的作品展覽會。不過據門房說，已於二十六日終止了。因為天氣極好，散步很舒服，於是從濱町向永代橋走去。那裏，是我完全未知的場所。在沿河岸，發見了一家掛着「鹿子屋」的招牌的人家。因為店名很有趣，便張望了一回；這時我看見一個年青的姑娘在和年紀相仿的女人談着話。在小而暗的房間的牆上，掛着一個漂亮的鹿子。真是美麗的場面！

我也沒有想到該向那邊轉灣，只是沿着大街小巷向前走着。比之我住着的那一帶，這裏是

作完全不同之感。從在濠和溝上架着的橋上看來的景緻，尤其有趣。因為已經很疲乏，並且也逛厭了，便走進銀座的台灣咖啡店，喝着發強烈的香味的茶，恢復了精神。但是這裏的侍者對客人却太客氣了，以至非但不能安靜地休息，而且被弄得很不安。

晚餐後，隆三來看我，做着無聊的談話，消磨了一晚。

三月三十一日 陰。有一點冷。爲不快活的情緒所襲，從睡中醒來——也許是昨天散了一回步所以發起熱來的徵候吧？但是我還是照着昨天的計劃，去訪問了安子。昨天，接到了她一張明信片，上面怪我長遠沒有去看她，並且說不知道我近狀如何，不勝懸念。我覺得很對她不住，並且決定無論如何，都去看她一次。安子的身體很不好，但是她却說，這幾天每天早晨都出汗，滿身淋淋，這是熱度高的徵候。六點鐘模樣歸宅。

夜裏，大島和他的叔父（山內彌一郎）來訪。山內氏對於自己的肺病的暗示，做了奇特的談話。他曾和可怕的病苦戰鬥過十五年功夫。並且據說一些親戚都替他担心着，怕他要早死。但

是他幾次都逃過了危期。他決心儘可能當心地遵守自己造出的方法，以除去疾病。他不僅靠醫生的治療，也採取了適度的運動，和適度的榮養，爲止咳而講求了他特殊的方法。其結果極佳。他現在簡直和痊愈了的一樣，事情也能夠稱心如意地做了。大島告訴我，昨天他去看過河野夫人，夫人是在床上睡倒着。

四月一日 終日雨。坐着上午十點十七分的火車，到鎌倉去。先在長谷訪問了角田氏。很久以前，氏的夫人，曾經寫給我一封信，說因爲高熱和腸捻轉，氏的病狀一天壞似着一天。去年夏天在海岸會見他的時候，他還是好好的。現在，却病得簡直不認識了。偶然，知道了夫人是杉野氏的姪女的事。此人似是一個極好的，思慮深遠的婦人。家中全體的样子，似甚貧乏，看看他們的淒慘的境遇，我不覺淚下。

其次，訪問了河野夫人。看樣子她像是非常苦惱着。但是我們還是談得很久。並且我漸漸看出，她由和我的意見不合的舊習慣，被偏見所束縛着。真是一件可悲的事啊！歸根結蒂人是孤獨

的。人在思想，智力的點上愈進步，愈接近過着孤獨的生活的人的世界。雪子小姐已是一個美麗而聰明的少女了。

此後又去千代田看千代子。那是一個寂寞的夜。爲寫宣言而住在那裏時的回憶，仍舊成爲激烈的情緒回到我心頭來。夜裏很晚地歸宅。車中讀新小說，壬生馬的後來，寫得十分出色，那是一篇色彩華麗的故事，以不絕的興趣，而吸住着讀者的心。他的作品，給我以近似於莫巴桑的作品的印象。

四月二日 晴。寫信給安子。什麼事情也沒有。

四月三日 晴。微微有一點風。早晨，是消磨在法文的學習，和少許的讀書上了。午餐後，訪山本，會到了愛子和她的母親得到了寫出愛子的名字作爲大和同志會的代表的同意。此後又訪問神尾。晚餐後，父親往平塚回來，告訴我：安子的病狀稍爲壞了一點，她是爲自己的沉重的病狀

而惱悶着。

夜裏學習法文，寫信給佐藤學長，佐山，佐藤夫人，河野夫人。

接本野夏子來函。（門牌未寫出）她說她以滿腔的情熱，讀了我的首途，又說我替她表現了她自己字眼不夠，沒有能表現的事。我不知道她是屬於那一種類的女人。不過，總之，我的作品在一些地方被做着和我同樣的心的鼓動的人們讀着這件事，乃是給我添加勇氣的事。我立刻給她寫了一封回信。給千代，也寫了一封信。

壬生馬雖已從大磯回來，不過因為去赴中村的宴會了，所以未能會見。

四月四日 陰。風很大。森本從巴爾奇莫亞寄了一封信來。裏面附有三張高大而恰慚相地成長了的他的孩子們的照片。學習法文，直至正午。從宮原處寄來小說的原稿，讀了。他雖有把握事件的要領的能力，却不像有大不了的才能。

四月五日 從今天起，行光開始到幼稚園去（雙葉幼稚園）是我帶他去的。去時他並不會怎樣害羞。此後又和壬生馬一同到平塚去。安子這幾天像是有點不好。熱度升高了；幾乎每天早晨都出着汗。可憐的女人！留在那裏，直到四點鐘；後來到大磯了去。和壬生馬打彈子，信子女士像是好得多了。英夫做着建於我孫子的家的設計，而消磨了一個晚上。

四月六日 晴。八時離大磯，再訪安子。在她桌上，有給我的信。其中她責備我荒怠爲親者的寶貴的義務，比方說，孩子從學校回來時，也不派人去接。這個，刺了我的心的深處。行光帶着許多話頭，心想把在學校的真正的第一次的經驗告訴爸爸，而回家來時，我却不在那裏；我是多麼沒有心腸的人啊！即使愛過了頭，或是做了錯誤的愛法，我也不怎樣感得後悔的。但是，在當愛而沒有表示愛的這個時候，却發覺自己心中有下劣而無情的惡魔居在着，並且煩惱，甚至覺得自己不配做一個男子。離開安子的地方以後，我心中極度地被苦惱着，幾乎坐都坐不牢。我感到就髣髴遇到了最後的審判。因此，一到東京，我立刻取道幼稚園，雖然懷着「我的孩子一定不在那裏」

的預感——覺得「孩子一定因爲父親對那大事件取了過於冷淡的態度，所以失望了，今天沒有上學」却終於走進了大門。但是事實却並不是這樣。我發見他正坐在一張長櫬上，看着圖畫書。我是怎樣從那燃燒般的不安裏得救了啊！我撫他的頭。他掉過臉來，看見了我，非常高興，莞然笑着。啊啊，這就不要緊了！

回到家裏，立刻拿起筆來，寫了一封信給安子，把這事實一五一十地告訴她，以稍安她心。啊，這樣不當心自己的兒子，是多麼不懇切的卑鄙的事啊！今後讓我成爲再沒有這樣不懇切的大人吧！在到學校會到行光以前的我的心的緊張的，確有着脅迫人心之處；若是借什麼人的巧妙而有同情之筆描寫一下，那也許會成爲一篇出色的故事吧？

英夫和隆三來會。隆三在初三那天，遇到了和腳踏車相撞的災難。從那天晚上起，他的人就不大舒服。我想他可以到熱海去，在那裏安靜地住一陣。

原，信子等來信。父親在十五以前，也許不會回來吧？

據父親信上說，原的最大的一個兒子，又私逃了。我可以明白地感到原的苦悶。要是兒子瞎

跑了兩三天之後後悔歸來，就好了。

沿着鐵道，桃花開得很美麗。麥甚至長到五六寸高。桑樹的桠枝，柔和地發着紅，快活地生長着。那是沒法掩藏的春之徵候！

旅行的途中，讀維爾哈倫的“Croister”。因為他所描寫的場景微微離開着我們的生活，所以沒有立刻迫近我們的魅力。不過他的趣旨和他的詩的情熱，我却很能理解。我也許會馬上把它讀完吧？

夜裏，既不做事，也不讀書，空過了。

四月七日 晴。像是真正的春天。

前午，拚命學習法文，非常有趣地讀完了“Croister”。接到信的明信片，上面說她到火車站去送了叔父N博士的行，看見他年紀大了，感得非常寂寞。因為春已到來，一些女人似乎都為自己所不知道的奇特的衝動所動，而帶着瘋狂的樣子。

昨天，森本寄來了「巴爾底莫亞·桑」報。報上記着說教育 Billy Sunday 的事；據說他吸引着不少人，在他的會合裏，每次都到一萬五千人。似乎是一個很有聲望的演說家。可是看到「開完會之後他禱告上帝求上帝祝福巴爾底莫亞市」這段記事，我却不禁發生了一點感想。他做着「願上帝祝福契沙披克河畔的城市」的禱告，此後把禱告暫時中止，轉向新聞記者席這邊問道：「我說契沙披克；不要緊嗎？」雖然禱告的時候並不是不可以和人講話，但是這種小孩似的，無邪氣的行爲，却不合我的好尚；牠甚至叫我對這有聲望的上帝的僕人生起嫌惡之情。我內心是不是狂信的清教徒呢？

大島來了一張明信片，據說他住在京都很舒適。

午後，出於意料之外地，橘夫人來訪。她看來很年青，很幸福。她固有的——嫩相（不是樣樣都很老練的樣子）的地方，乃是她的魅力。兩個人也沒有什麼話說，談得很沒有勁。對她的訪問未能予以相當的親切，真是覺得對不住她之至。

讀亨利·傑姆斯的“International Episode”的日譯。他的描寫非常巧妙準確地把握着

人性。不過他自持較人性爲高，而玩弄着人性。在和他天賦相同的莫巴桑的時候，是把他的天賦估價得較自己所有的無論什麼東西都高，而熱心地，並且以「我的作品都是靠藝術家的強烈的熱情而躍動着」的確信，利用着他的天賦。但是在傑姆斯的時候，却多少害羞着「僅僅是一個藝術家」這事；雖然減低身分做着小說家，却没有拋棄「是一個紳士，一個學者」的天生的地位。所以夏目（漱石）氏的所謂「低徊趣味」這樣東西，他是有着很多；以至他的作品，也極少觸及真實而波動着的人生的斷面，而盡是包藏着一些沒有顧忌的愉快的俏皮話；實不禁令人生厭。這似乎是英國小說通有的缺點。

夜，爲札幌農科大學的校歌集寫序文。

暇時讀舊日記。大學時代的我的感傷主義和無學，使我覺得難爲情，甚至快要落淚，便把日記拋到火中去了。啊啊，倘若能夠把過去一概抹殺，而更激烈，更強勁地活下去那有多麼好啊！我不得不站住腳來想。